

來巡視例。

徽州紳衿起義師禦清。都司林棟請督自統鄉兵五百名往援。其弟同知林貞奉旨提兵援徽。亦見急難。近聞徽郡有金聲等。軍聲已振。林棟所募鄉勇。果否精壯。著兵部察實。議給糧餉衣仗。

勅諭庸庸伯黃斌卿。君臣孚信者真。則在近有如父子天倫之喜。在遠更有舉目身遇之感。卿今遠出。朕亦必取卿之親人。近朕左右。功成帶礪茅土之是酬。乃先朝應與之恩。而不與卿乎。卿兩弟准即借襲金吾。卿子二人。朕為改與欽名。長日世爵。次日世勳。以兆卿家世世昌盛。為我中興世臣之意。

按斌卿。肅人。先以倭功叨世廕。旋以水師戰功。又叨世廕。茲賜上方劍。令統水師。八月初二。從福甯出甯。紹金衢等處。合兵進剿。恢復南都。因其懇請移廕。故有此諭。

勅汀州副總兵陳秀。授南贛建昌。加兵二千五百名。以汀庫現在銀一萬兩。准給陳

思文大紀 卷二 十一

秀召募。務令兵精餉節。以益金湯。

檄參將周之濬領兵一千五百名。即日汀受事。進勦武平。

加陳秀總兵官。督鎮江西。仍從定清侯。差官催郭靖速到。准以原銜加一級。與陳秀協勦。

給勅書一道。旗牌八面。與掛口海將軍印左都督陳豹。

約時鎮漳泉興汀惠潮六府。戮力行間。非此無以重事權。而聯臂指。蓋定清侯鄭鴻遠為之口口也。

以兵科給事中張家玉。監水勝伯鄭彩軍。復命兵部多發割付。以為家玉鼓舞人才之用。不宜吝。亦不宜濫。濫則人視之太輕。弊且有甚於吝。真煌煌天語也。

二十八日。先發御營右先鋒水勝伯鄭彩。統領大兵。蘇杉關接應。收拾撫建等處。為恢復要著。以彰天討。

時益瀋潰圍而出。因象兵之口。恬不知怪。建昌遂為賊有。南豐廣昌。亦獻策投

降。撫臣具疏認罪。且言楚督何騰蛟。集兵三十萬。拓地數千里。已至荆岳。憐臣夙昔之交。聯絡之義。以見地見兵待陛下之用。然陛下之所以用騰蛟者。必由建贛始。達星沙。若不急出動兵。救還建贛。為通遠湘楚之路。使賊得襲二郡而據之。則騰蛟隔在異域。即有強兵壯馬。廣地豐糧。聲教不及。何由為陛下用乎。一絲千鈞。所關極重。惟勿以臣言之濫。遂棄天下之重也。故決意師出杉關。派定執駕官員三十名。仍令工部多添石青翠色於天層上。始稱翠華之名。

疑缺

原任巡撫鎮常蘇松沿海地方督理糧餉管理靖虜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楊文聰慶賀表。有云。一人有慶。新開一統之祥。八郡無疆。大普八紘之瑞。正直隆華之伊始。甯云劫運之方終。慶洽華彝。歡騰朝野。蓋自統肇神堯。必以陶唐為祖。功開神禹。還從明德興基。淮水戈楨。寶劍直開新日月。滌陽鞭指。鐵衣重換舊江山。掃電轟雷。當年奏捷。櫛風沐雨。屢世辛勤。三百年德澤在人心。比於商周。咸謂

思文大紀 卷二 十三

過矣。十三宗太阿。已手。賢於鸞舞。不亦遠乎。兵農禮樂。本朝之軌。則實詳。內外華彝。大明之疆界。自整。時當末季。邊防撤而胡馬渡。彼陰山。禍至近郊。朝政濁而蛇虺噬乎上國。抱有君無臣之痛。三策何人。深出主入奴之悲。南京胥賊。王綱掃地。帝統在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乘乾御宇。撥亂救民。萬載瞻依。兆協白水真人之地。六龍騰服。祥起赤符。帝子之靈。日生滄海。浴玻璃。九萬里而神龍出。雲縹。武夷開錦繡。五百年而王者興。地裂天崩。翻聖水。幾至於六字無民。雲輿霞蔚。錢塘。因之而八方得主。克勤克儉。大禹之無間。然至孝至仁。周文之有敬止。似三聖侯。清彝穴。向北揮鞭。如百川爭赴。谷王。在東立極。黃龍痛飲。腥羶掃淨。比甲武王之甲子。更自昭明。白鳳鳴岐。肅穆重臨。想漢光武之乙酉。於今為烈。臣質本鷲胎之賤。謬司虎豹之關。然志本報韓。子房之椎未墜。奈天不祚漢。曹沐之駭空存。念此膝一屈。不復伸。敢斬賊頭。南走越。雖寸心既枯。猶不死。願隨馬足。北吞胡。况春從天上。衰衣曾錫翠雲裘。香自日邊。瓊食共分青玉案。當茲彌天。預。賴龍文待

以不死之科。若使隨地自全。俾羊裘得遂再生之日。感極而十行俱下。喜深而五體齊捐。伏願乾坤再造。水犀百萬下蛟門。南北並收。龍虎一聲還鳳闕。采薇作誦。慶中國之有聖人。天保興歌。卽外彝知戴天子。卜年卜世。從茲爲有道之長。永福永康。自此賀無窮之歷矣。云云。

思文大紀卷三

十五日。上午午門外。以親征事祭告天地。駕回升殿。行常朝禮。

十六日。祭告太廟。

十七日。禱祭。

命工部造大銀鉞斧四把。柄上龍頭。柄末龍尾。鉞上龍吞口。硃柄畫金龍纏柄。長五尺。

十八日。駕出洪山橋。饒正先鋒鄭鴻遠副先鋒鄭彩。登壇授鉞。工部先期於洪山橋之陽。搭一木臺。高一丈。方一丈。四圍木欄。上設上帝牌一位。太祖牌一位。上先御翼善冠。至臺所。百官吉服。行一拜三叩頭禮。左右侍班。武臣各戎裝。侍衛先鋒吉服入。就位。行四拜禮。畢。趨出。易戎衣。上服武弁服。陞臺。先於神牌前行五拜禮。畢。

上立於神牌位之西稍前。南面。鴻臚官贊授鉞。御先鋒北西跪。兵部官取鉞跪。上命授鉞兵部官承旨。立於御先鋒之東。以鉞授御先鋒。先鋒以鉞授執事者。退立於西。鴻臚官贊叩頭。興。上東向揖御先鋒。賜錢。光祿官及內員傳賜錢酒。御先鋒跪受錢。候上誠勞軍畢。贊叩頭謝恩。興。趨立臺下之左以俟。上親御甲冑。於臺上號令出征將士。御先鋒率諸將士跪聽號令。叩頭畢。遂按部伍。建旌旗。鳴金鼓。揚兵就道。執鉞官奉鉞在御先鋒前行。上解甲冑。仍御翼善冠袍回鑾。

按是日風雨晦冥。幾不成禮。太祖神牌吹倒。御先鋒又有墜馬之患。識者知爲不祥之兆云。

勅諭行在勳部等衙門。同出征兵部侍郎吳震。交戶部侍郎王觀光。既各有選用。府州縣官催糧之責。各准以原官同帶吏禮之銜。兵更。戶亦兼兵。俱各遵勅行事。吳震交出征兵部侍郎。帶管出征吏戶禮三侍郎事。王觀光以出征戶部侍郎。帶管吏兵禮三侍郎事。張家玉以出征兵給事。帶管出征吏戶禮三科事。陳履

貞亦改出征兵給事。帶管出征吏戶禮三科事。蓋軍中事必便宜。難以千里請旨。出征吏部科銜者。取其便於府縣官無官補官。有貪必懲。有廉必舉也。出征戶部科銜者。取其便為兩助到處催餉。令兵不饑寒也。出征兵部科銜者。取其軍中令知國法。不許一切害民冒功等事也。出征禮部科銜者。取其若有叛逃誤國之人。願原悔過。立功贖死。即許以實殺真寇實取陷城。即准便宜赦罪錄功。併直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俱得先行旌表。復奏恤恩。併違有髮為順民無髮為難民之勅命也。內閣即以此意。各給勅書四道與之。

中官歸旨命司禮監。覓女厨十名。務要選備精潔婦女。用價平買。不許勒騙。上竟却之。曰不可輕選。失朕大信。朕甯自苦。以慰民心。

十九日。遣平彝侯鄭芝龍。恭詣太廟宗廟行禮。

按會典皇后將調宗廟。致齋三日。齋滿。皇帝先遣官用牲率行事。告以皇后將祇見之意。茲立后已五日矣。

思文大紀 卷三

二十日。皇后廟見。內外執事。俱着太常寺備行。以內官人數不多。且皆不諳大禮也。二十七日。丙午。大祀天於南郊。

先是。太常寺奏致齋。進銅人。上具皮弁服。出陞座傳制。以口日大祀天地於南郊。爾文武百官咸致齋三日。太常寺光祿寺官奏省牲祭。分爲一十四壇。內丹墀四壇。日一壇。月一壇。星一壇。辰一壇。東五壇。五嶽一壇。五鎮一壇。風雲雷雨一壇。太歲一壇。陵寢諸山一壇。天下神祇一壇。仍定分獻官一十四員。

嚴禁水口驛立膳夫名目令居民津貼。

命閣部宋繼祥蘇觀生。監試考選推官。臣趙最周之變等五員。內臣魯奇王進朝。專供筆硯。上親臨軒策之。

策題曰。朕遜稱皇王之道。深慨後世之君臣。一自悍秦盡掃古制。世道人心。爲之遞降。歷代之受患。莫過於羣臣朋黨之最大。於今兩京之覆。二帝之傷。皆此故也。

前漢之黨。鑿于弘石。馴成于谷杜。以文飾欺。及四十八萬之額。致開新莽之奸。黨害亦已甚烈矣。後漢之黨。起於細微。清濁分鑿。遂有桓靈之禍。然俊蔚顧及之標。是非損益。可得而論歟。西漢之黨。同歟否歟。唐黨始於憲宗。究竟牛李何別歟。豈河北賊更易於黨賊歟。唐文宗之言。是歟非歟。末流至南牙北牙。各結強鎮以亡唐。其可爲龜鑑者。可得其概歟。宋之分黨。本于熙甯。成于元祐。核于哲徵之季。然仁宗年亦有戒朋黨論朋黨之紛紜。何以其時稱治歟。大明開天黨。鑿於神廟之季。東林魏黨。門戶馬黨。交激遞變。而有如此之痛效矣。朕今志在蕩平。盡去諸黨之名。惟在廷嚴說謊之條。在外正貪婪之罰。蓋人主之心隱。即人臣之黨符也。邇日在廷。似猶有不醒之迷。欲啟水火之戰。朕甚懼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令文武

真和衷而共濟乎。且魏口之狠貪橫惡。是其本罪。名之以逆。甚不稱情。乃其黨亦快指東林而洩憤。始於忿友。終於怨君。一隅若復中興。必此肺腸盡去。去之道。何蘇。標本以何爲治。朕今亦日去寇易。去黨難。然黨不去。寇不驅也。審矣爾等胸

思文大紀 卷三

中。成說久著。此其傾忠之日也。其慷慨直陳。以觀獻齋。寸晷之際。上帝臨汝矣。肫肫待爾。其恭承朕命焉。

又賦詩一首云。西風問天地。山巖眺紫雲。物外何所有。願此希夷心。出處一故我。四海撤冲襟。嘯歌亦赤願。溪面吹法云。空洞千萬古。總如寸一眞。善聽呦呦鹿。遠調在疏林。我思將可見。實易有同心。秋日山居信筆。

論諸賢館欽選賢才之號。惟召對過。然後該提督官具本。請明某人准用此號。入館不得濫用。

下天興府通判周續祖於獄。准內閣撰勅書各一道。禮部鑄關防各一顆。與撫臣楊文驄父子。楊文驄文曰。恢復南京聯絡浙直部院關防。楊鼎卿文曰。協復南京整理浙兵督鎮關防。楊文驄給與欽令官銜曰。欽命恢京勦清聯合直浙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協同御營左右先鋒招討勦鎮合濟中興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鼎卿銜曰。欽差恢復

錄招討勦鎮合濟中興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鼎卿銜曰。欽差恢復

南京協理直浙軍餉太子太傅左軍都督府左都督。

時蕭序伯黃斌卿。途遇文聰慶賀登極章疏。并繳鎮東伯方國安總督朱大典

東陽縣生員趙忠禎各禮與文聰者。斌卿為上之。故有是命。

勅諭文聰曰。爾夙負英才。博綜多藝。朕在京口。屢相接對。深所面識。數月以來。頓成

奇變。朕在嘉興。聞爾在蘇殺寇於羣心潰散之時。朕曾款賞。不負識監。靖口奉朕

間關至閩。監國登極。力肩危紓。誓惟動民雪恥。焦勞晝夜不遑。錢塘遇鼎。朕以

故人之子待之。元助鴻遠。前後奏朕。浙東賴爾先弭未萌之隱害。復振久泛之人

心。朕大悅慰。業即欽授爾以兵部侍郎。職理浙東。鼎卿亦進官銜。今覽奏賀。並詳

敘吳越情形。則爾父子即朕之大耿小耿矣。雲龍風虎。各有其時。丈夫相厚。豈有

已乎。其益懋厥績。協同助輔。先清東浙之塵。繼掃臨安之寇。朕若早見孝陵。定許

破格開報云。

思文大紀卷三

四

思文大紀卷三

五

時勳進有數十箋。亦有混奏冒名者。左都督禮部事何楷。奏請大內當日所收表

箋。以憑驗對。屬增附來。庶庶剛忠抑覲。於大典為有光矣。後又有以童生而入泮

者。

副總兵楊武烈守備元體中等。恢復新城。獲從逆新盧兩偽令。奉旨各加職銜一級。

以見將士用命之效。

命禮部察議。旌表閩縣永雨里民女林楚玉。以未嫁室女殉夫。足勵遺俗。南北進賢

冠之叩獻。彝寇者。聞之當汗顏。

准遼藩長陽王。移入福甯州公館。暫安宮眷。其一切屬給。着道臣王孚。州臣徐丙晉

酌議具奏。國儲匱乏。雖不能厚。亦不可缺。

黃斌卿至福甯上疏。道王窮困之狀。賢能之聲。故准移入。

戶部侍郎李長倩。參其委署侯邑。封印不開。竟往水口製鹽。以致百姓輸納糧餉。

無權可投。後又申救。不允。竟坐贓銀二百兩。

命浙江道試監察御史林之蕃。聯絡嘉興。並賈勳諭二舊輔臣錢士升。家臣徐石麒。

監行不

監察御史吳春枝。糾劾不職邵武通判陳主讓。古田知縣吳士燧。汀州知府王國冕。

奉旨各官贓私可恨。皆紗帽下虎狼也。若不嚴懲。民生何賴。都革了職。該撫速解

來京。究問追贓充餉。

令兵部主事徐州彥頌。詔於四川。

州彥。重慶人。初為光澤令。以墨聲下獄。登極宥罪。授以駕前職銜。捧詔于役。

贈四川撫臣陳士奇。兵部左侍郎。廢一子入監讀書。

士奇。漳浦人。字兮甫。號平人。富於文藝。言論侃侃。天啟乙丑成進士。當成都破時。

士奇已交代出居。猶罵賊不屈。身被百創。磔死階前。與蜀王同日被難。足見其平

日之所學云。或有尤其雅好講道疏於軍旅者。

建甯府浦城縣四區三十二里百姓。保留本縣知縣鄭為虹。加監察御史銜。久任以

造福浦民。有十不可去浦之疏。上命吏部察議。後以御史巡仙霞關。

詔授晉江縣學生員蘇峽為翰林院待詔。懇辭不受。

勅行在吏部。方今中興事重。政務繁多。惟舊輔臣黃景昉。受簡先帝。敏慎弘亮。才堪

款時。舊輔臣高弘圖。直道壯節。望重具瞻。即著吏部補本起用。仍著中書舍人陳

翔遠。官前去晉江。教聘二輔臣來。

命大僕寺少卿監察御史林蘭友。巡按江西。兼費勸諭往江西。聯絡倡義之師。并詹

事劉同升。兵部右侍郎勅書關防。復諭之曰。爾此行。着顯破情面。明暨擔當。大展

忠誠。令人指日。如此行事。方是中興之驄馬。如此激揚。方是天子之法臣。爾是朕

親簡之人。爾之不善。即朕不明。爾之有為。亦朕善用。江民憔悴於食政久矣。切切

以朕先教後刑。先請後發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貪必杖。大貪必殺。真能代朕行

此十六字。始不負人君耳目之寄。根心而行。休說謊話。至論切諭。想着記著。

勅諭內閣。陳燕翼既改翰苑。朕自登極。監國兩月。政令全無紀載。後世何徵。即着燕翼專理中興史賦。准同協理史事。劉以修。輪值和衷堂。與間機務。以便編摩。即日傳行入直。又賦詩一絕云。上帝文章在日新。玉堂秋粉敢詞臣。直流千載乾坤經。方見儒天自有真。其篤好斯文出於天性如此。

吏部左侍郎王志道。進本朝實錄。

發銀牌一面。令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頒與本科添設給事中。掌印朱作楨。旌其直言。

以何九雲爲翰林院編修。

九雲。字口憐。晉江人。癸未進士。庶吉士。大司空喬遠子。文行俱優。王兆熊劾其從逆。家臣曾櫻疏薦之。有旨云。九雲名家子弟。有品有學。兩京日期甚明。何得一概素詆。即着消洗冤情。速令前來供職。纂修成廟實錄。不得再有託陳。不許人言再爲評議。

思文大紀卷三

六

上定馬士英爲罪輔爲逆輔。

時士英欲入關。有爲左袒贊成者。廷議依違。禮部尙書黃錦以爲言。故定其罪爲逆。

按太常寺卿曹學佺。著有罪輔不可入關公揭。曲盡其議。故爾中止。只許其圖功自贖。

上游巡撫吳聞禮。緝獲奸細一名周元章。解京正法。勅守關將士。毋得盤詰失時。致生奸宄。

給各守關兵十一月餉。

勅上下游巡撫選練精兵四千。以備親征用。視兵精脆。爲該撫功過。錢糧卽於所屬調用。不得吝視。

召對閩縣八十五歲老人周良屏於便殿。訪地方利病。稱旨。以考選推官周之變爲翰林院編修。

御批對策云。之變此作。畢竟是老作家。學識兩到。允堪詞令之選。以太常寺卿曹學佺爲禮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特勅纂修成廟實錄。國史總裁。專設蘭臺館以處之。

吏部主事王兆熊。亟舉十義士林。化照張綸黃弘光。姚毓靈。梁春。張伯彥。姚毓靈。薛濱。鄭邦良。陳鴻謨等。住富室大家。倡義勸輸。上以國用不足。從之。并諭十人。當體王兆熊爲國真誠。超卓清品。矢慎矢公。不得一毫錯負。功成日。從優議敘。贈原四川巡撫都御史邵捷春。兵部左侍郎。予祭二壇。減牛造罪。

公字肇復。號劍津。侯官人。萬歷己未進士。官吏部員外郎。清通簡要。有嫉之者。出參四川行省。有功於蜀。再起四川副使。時草寇張獻忠作亂。省城謀內應。公緝獲奸細宗人某某。保全閩省。蜀王疏薦之。遂超轉巡撫。真有鎖鑰北門。非準不可者。適與同年督臣楊嗣昌議論不合。需索兵餉。不遺餘力。公答曰。吾兵吾餉。僅足辦蜀。不堪達迎。遂失嗣昌意。值二邑失事。嗣昌特疏糾之。緹騎入蜀。蜀民泣擁。不與

思文大紀卷三

七

閉關者。一月餘。復率百餘人伏闕。蜀王公疏繼之。公日諭百姓。豈有王命而可以私意請者。爾輩爲此。吾罪愈大矣。乃與緹騎謀約私遁。至半路。始得閉關就逮。緹騎亦憐其寬。抵京下獄。遂飲藥卒。長子鳴俊。上疏鳴情。遂有是命。鳴俊因而助餉銀三千兩。上賜以金扁曰。義冠閩臣。復官武選。耶云。諭吏部曰。公道天地之元氣。無時不流注於兩間。惟在朝廷則治。在草野則亂。好惡合則安。是非分則危。朕覽邵捷春撫蜀。羣情號呼事節。爲之愴然。雖近來飾說紛紜。究竟真假難昧。朕今運啟中興。惟在大明公道。奏內捐助三千。并求雪父冤。雖孝子之用心。豈古今之通義。邵捷春若情真罪當。則雖百萬赤金。豈可翻易一事。若實蒙冤。則朕爲天地神人之主。前後百世之公道。亦朕分所當明。況近事乎。況明臣乎。云云。

加陞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一級。以爲直言者勸。時燕翼因賜旌直銀牌於朱作楨。遂陳十事。上答之云。所奏十事。國是人心。無不洞悉。真中興第一名疏也。朕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省覽。關朕躬的。朕自省察。關

於文武各衙門的。着實舉行。陳燕翼昌言不諱。着加陞一級。以勸直言者。疏曰。臣以崇禎甲戌進士。筮仕廣東程鄉縣。六年行取。苦乏資斧。不得抵京。不得已乃乞丐於一二同事故人。遠巡後至。遂釋初次考期。壬午十一月。口部門。始獲先帝烈皇帝召對於德政殿。寒月霜夜。燈燭煒煌。遭遇先帝變身案外。視臣者再。問臣者二。果脯茗酪。捧出內家。至今念言。五情空熱。然猶爲權力所阨。僅循次補臣工垣。時周延儒柄政。爵列恩倖。咸出其門。臣嫉其所爲。自春徂冬。不肯投刺一謁其面。入垣卽極言其賢官鬻爵。并羈縻廟督脫門生范志完縱彘入口之罪。同列咋舌。聞諸閣臣先帝日假臣疏於袖中。絕不發票。其念臣至此。其得不與熊開元杖者。開元言顯而臣言隱耳。然終以建言決泮不應殺功。力駁臺臣黃澍之疏。票擬處分。計臣爾時在垣。不滿五月。然臣雖請而先帝猶手臣疏。日昃延儒。爾時閣臣吳姓等。家臣鄭三俊。忠臣劉宗周等。咸是臣議。或有謂其慷慨陳言。或據忠憤者。或有謂其真孤鳳之鳴。勝讀出師表者。臣奉使抵家。察胸直氣。道路榮之。無何

思文大紀 卷三

八

里中精神之禍起。通國縮朒。臣以諫垣餘氣。折衷直言。幾遭摺抵。今願瞻里中。尙不免談虎變色。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於臣里者。一也。臣以癸未仲冬抵里。甲申之役。天地反覆。豈意自全。無何南中臺省。祁彪佳李沾等。交章薦臣。尙望安皇帝起臣原官。賜臣環於七月。入朝於十一月。先後局面。判若隔世。遙想當年論謝。偶出一時意氣。豈復意謝後來。有借題翻身。回心皈正。抗阻王命一事。前後公案。各分兩重。聞今歲舉兵東下。過師池陽。搜索舊銜。鄭三俊不遺餘力。蓋三俊亦贊勸謝者。觀其搜索三俊計。必不肯忘臣。言官論人。自其職掌。當年殿上之爭。遂貽後來舟中之敵。親識家族。相持爲戒。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於朝廷者。二也。陛下龍飛海甸。每事留意。臣科凡奉該科記著并會覈議之旨者。屢矣。臣雖頑鈍。人非木石。甯不感奮。然其所建者。率強半臣里中人。官情如火。燥進如飴。片言彈駁。卽恨深寇讐者也。猶憶費擘之後。陛下欲覈用一人。臣餉憑部議。半字未加。邇來蒙恩得意之後。遽修前郟。扯臣殿廷。裂帶批頰。臣於此舉。未着片子。猶橫遭侮辱。若此

若真言之。禍起旋踵。是臣之直氣。所不敢行於朝廷者。三也。然雖如是。臣竊觀陛下兩月來用人行政。臣未嘗頃刻不憂心及之。出王游衍。未嘗一刻不在陛下左右。而冀効忠於萬一也。臣猶憶宋臣蘇軾之告其君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用人太驟。臣少學於蘇氏。師其忠鯁。竊不揣。亦以此言進。陛下精神意量。可以囊括海內。學問文章。可以灌注百王。機權驅駕。可以羅絡高光。所願少進者。重之一字耳。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老氏亦言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君子知微知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凡若是者。言皆不貴示人以太靈。而使邪佞輩爲可測也。陛下擁六合權借闔中爲漢中耳。普天推戴。悉主悉臣。何分厚薄。何論遠近先後。凡爲人臣斤道此者。爲梯榮計耳。君子薄之。臣竊意此後凡擁戴與同盟等字面。雖陛下厚恩。不忘故人私語。然規格已狹。且近文士習氣。不宜數出帝王口中。是臣之直言

思文大紀 卷三

九

所欲効忠者。一也。定清動侯。一見決策。奉駕來闕。使明朝再造。海國莫安。不受兵革。功在社稷。伊誰之力。然尙餘後來一步。爲恢復復仇之舉。始覺竿頭更進。圓滿無憾。今日報功。自當稍留餘地。微寓持盈保泰之意。使延世勳臣。有百年億世之量。而後氣局悠長。可與帶礪同久。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二也。祖宗用人。從來銓部反覺無權。一人之身。俟用缺舍。候重候輕。莫可憑信。夫人之材質。生下已定。非有裏背旁側。可任人那移塗改之理。今一官安頓。或至數易。果其爲人擇官。抑真如不得已。使營進者咸懷躁心。而掄材者轉無持操。遐邇觀聽。仰窺聖意。直欲三五盛王數百年中所不及措手大業。而數月了之。其搏掄規局。眞可謂目空古今。然時會機緣。緩急先後。詎能一一應手。如一專未常。多益爲累。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四也。在昔光武起事南陽。肅宗卽位靈武。咸皆於草莽中立國。惟是君臣上下。搏心戢志。專意治兵。度於他務。亦皆不暇旁及。今漫漶數時。若似皆以陞官雜務。耗其專營。而於用兵吃緊時日。反坐無事。表裏匪類。物力亦爲裁汰。

是臣之直言所欲效忠者五也。先帝勵精十七年。值彝寇交訌。中外多故。屬望廷臣。鮮有當意者。於是不得已而旁求之。保舉授特用副榜等科。明經選舉。幾半天下。欽授破格。差擬國初。而究竟邊腹行間。賜劍秉鉞。俄頃驟貴之徒。迄未有半人隻士。出手奇傑。如古班超陳湯等輩。翻空絕域。塞應明詔者。而反以苦心輕信之過。爲人所用。方面大耳美鬚豐下者。卽爲將材。舌滑唇油走空如鷲者。卽爲邊材。金指顯列。糜費無算。官之痛心。陛下試觀從古皇皇汲汲乞官營進之中。豈有眞品。南陽高臥。惟恐人知。東山提鼻。相戒不免。尙能勉強一出。差有所立。今流品混淆。攪同油麵。辨析窮研。如鑲空影。無已。亦惟擇精良無偽。踏實做者。假以歲月。寬以文網。庶幾積久。自見成功。其紙上鋪張。口中夸大者。悉不可聽。是臣之直言所欲效忠者。六也。吏道以貪廉爲歸。臣節以順逆爲案。計典間雜私怨。是矣。而祖宗深意。豈因以一二概許全翻。北案或有傳聞疑似。而先帝精爽。決不忍以賊孽重污聖化。近日南都馬士英。阮大鍼。陳鑑。張振。劉應賓。輩。借四鎮以挾制朝廷。

思文大紀 卷三十一

翻盡計典。用盡從逆者。而國隨之。當時臣具有中興政。自可爲人心不容壞盡一疏。醜詆已甚。而若輩掩耳盜鈴。不恤也。已事無及。可爲哽噎。若是者。非欲陛下既往。但欲慎將來耳。不然。是乾坤之兩番改易倒置。而祇爲羣諸不逞者。熒灰起用之地也。無怪乎有識者痛恨。謂南北兩陷。皆諸奸黨怨望失職。利其深入。以爲自己出頭伸眉之日。非過論也。是臣之直言所欲效忠者。七也。自五月逆寇渡江以來。雖所在蹂躪。而直浙江右等處。士紳百姓。亦皆各有義憤。發破產募兵舉動。差足振醒羣情。倡激忠義。而閩之乘輿所在。自二勳二伯閉部先聲之外。別無一旅。足以佐發。中軍一鏞一穎。動皆仰給朝廷。筒髮而櫛。數米而炊。幾成市道。夫江右之與兩越。譬之人身。則亦行在京師之兩臂也。一臂痿痺。則置之而若罔聞。一臂靈活。則用之而惟恐不敵。萬一右臂不仁。左臂其能起乎。且安知無天功可貪。而徘徊觀望於一試者。臣竊以爲今日團練鄉兵一著。在在郡縣。所宜專責一人。著實舉行。而上游與近京城鄉。尤宜全力飭治。以官兵不及。凡所在街巷村落。

實令公舉一頭目人。自連結布置。如捍怨敵。庶幾先聲可奪。奸魄不然。徒貪目前官爵近便之可樂。鄉居室家三窟之可戀。而先後糜爛。究竟同觀。淫掠焚屠。遐邇不免。此在眉睫。願諸臣不察耳。先臣董應舉有云。殺運將至。人心先愚。惟大聖人起而救之。是臣之直言所欲效忠者八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計其初時。高風未播。亦不過富春一釣。徒耳。試之以事。安知不與樊英股浩同讎。惟爾時漢帝容之列諸外臣。使之高視千仞。以隱助王化。夫以帝王之勢。屈官一故口。人何啻口口。而孰知東漢之所得者爲已多乎。方今廢籍白丁。所在城市。乞播登壇。投拜門牆。苟負人形。粗識句讀。或能僱倩代筆上疏者。咸思擢授做官。一隅幾何。堪此橫溢。卽如中書舍人。唐制以爲宰相宣麻先兆。何等貴重。而今若販夫傭豎。皆得隨意濫叨。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爾來南京。有都督量成斗職。方地下走之語。可爲痛戒。夫構壻之內。豈有鸞鳳。口口之旁。安口日月。士人惟負此一具氣骨。頂立天地。若其平居。不能自勝於利祿富貴。又何怪其一遇賊寇。靡然屈膝。目今開國之初。

思文大紀 卷三十一

承兩朝末流。廉恥頹喪之後。但宜首以濯磨士大夫氣骨爲復仇先務。不然。未有不能自勝而不自覺者。是臣之直言所欲效忠者九也。我朝立法。所繇遠過漢唐。度越前世者。其最大莫如尊禮孔孟一事。使人緣括之陋。以親見聖賢。階制科之榮。以荷擔學脈。所以列聖真儒輩出。如河東崇仁。餘干新會。姚江泰州。盱江。吉水諸賢。間出於時。鼓吹休明。揚挖聖化。故其一時門牆派衍。泉流末口。人皆曉然知心性之所自來。名教之必可樂。其服官居鄉。一切不苟。而超然能自勝於塵垢之外。出處窮達。各成本領。神祖中葉以後。學脈寔微。然猶若曉曉晨星。耿耿未散。自魏忠賢焚棄書院之後。賢士大夫。相戒不談。而斷然不濡首利欲。爲安心立命之奧。其高者乃以氣魄聞。見空慧難毒當之。然施之經濟。世道人心。遠不相中。臣竊觀陛下洞達昭融。毫無粉飾。澹泊確苦。安若窮士。宜有得於光明緝熙之學識。誠千古道學宗主。口因此時會所急。急出一劑療之。以臣久閱人間機械。沈溺蔽鋼已深。一旦驟口之證。願思之。傳。格格難入。第一於孟子浩然曾子反身處。指其

入路。而揭之以一誠。庶有救正。昔劉安世學於司馬。張九成致於孝宗。惟此一字。朱熹亦云吾平生所學。惟正心誠意四字。豈隱默不以告君。後世迂之。然當時張德遠輩。實用四字不著。嗟乎。今日君臣上下。皆能克去己私。實實體此四字。而有不能滅賊破逆者。臣不信也。是臣之直言所效効忠者十也。凡此十事。皆臣懷之。兩月來積誠欲獻。徒以日不暇給。慎鬱至今。茲因陛下旌直之舉。內媿不安。集而上之。然視臣同官朱作楫三年。屢切。臣又覺泛而無當矣。臣之直媿不如作楫直。當實以臣官。而臣當拜疏讓賢之餘。又復蒙恩改臣論講。臣復何官可讓。則亦惟有內媿而已。伏惟陛下赦而原之。併赦臣數字賸格冗長之罪。云云。

十二月初六日。御駕親征。
上自戎服登舟。百官鱗集。號令嚴明。泊芋江對面沙洲者五晨夕。宮眷咸在。復命行在工部。造御營大明門一座。午門一座。奉天門一座。兩邊通着。黃繩爲約欄。奉天門外。細樂一起。午門外。早大樂一起。大明門外。雙大樂一起。早晨大鑼一下。御

思文大紀 卷三 十二

營管事牌子。跪請御令箭一枝。先開奉天門。用大鑼一聲。奏細樂一次。又鑼一下。聽大鑼二下。御前管事。又跪請令箭一枝。開午朝門。與鼓吹聽大鑼二下。御前管事跪請令箭。開大明門。大鑼三聲。前後用鑼。雙鼓樂吹打。內官高傳門外錦衣衛官校齊喊。門始開焉。

以平彝侯鄭芝龍。掌宗人府印務。

南平縣小民張安禮。林中桂。張孝直。數百里躬進米豆酒漿。遠迎王師。上嘉納之。命御營兵部。將前後米酒。分散諸將。且給予序班冠帶。仍賜號爲忠良處士。各賞銀牌一面。以旌義舉。

時古田縣一都水口小民。亦有輸助。賞以銀牌。

帝手勅鳳陽知府張以謙。朕今正位福京。志雪祖教。民。八月十八日。兵發五路。十二月初六日。朕駕親征。趙貫部乃趙貫部乃至京。知爾在鳳。感念疇昔。賜爾手諭。以跡毀形。爾當速聯英傑。助朕中興。陰國登極。親征三詔。爾其善爲宣布。不負朝

廷。朕親謁皇陵。是爾見朕不忘之日也。特諭。

以河南分巡汝南兵備副使邵起。爲總理豫楚直陝齊齊六省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討逆安順。便宜行事。賜尙方劍。兼巡撫河南。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時邵起遣官入賀推戴。故有此命。凡有恢復府縣地方。即准邵起擇才授任。務

安百姓云。

十五日。勅恤民庫及御營禮部。凡遇親王迎駕者。發銀六十兩。仲朕慰安親親之意。著爲例。

時東會王肅景迎駕。著受慰安銀二十兩。以親征冗免朝。

命周煥新費親征。駕行詔四道。往混台甯嶺四處開讀。并順費手勅一道。與輔臣黃鳴俊。

勅曰。皇帝手勅輔臣黃鳴俊。自卿辭朝。朕躬切盼出關之信。乃聞今日。尙滯福甯。殊可異也。况卿不由衛而從溫。廷議不然。倚卿甚重。何逗遛如此。朕今親征行矣。

思文大紀 卷三 十三

朕若至建甯。卿必至衢州。朕若出關。卿必至江上。不然。公議無私。甚可畏也。親征。駕行詔。併諭魯王書。併示於卿。其善宣朕意焉。餘與周煥新議之。特諭。

立春日。勅文武官員吉服。照會典內出使禮行。以時值行間。不必賀也。

遣侍講吳戴。蔡鴻儒。寺卿楊廷瑞。致祭於天興府古田縣水口地方。並延建二府山川之神。

勅御營兵部。連與平彝侯。議造盛甲一萬副。運至御營。以爲破虜用。刻不可緩。二十四日。輔臣黃道周。兵至婺源。爲清所陷。并門徒主事趙士超。中書毛玄水。蔡時培。賴叔儒。四人。縛送南京。

時輔臣未領朝廷幣金。苦心聯絡。激動忠勇。糾合義旅九千餘人。從廣信而出。金衢。安插遺黎。孤城捍衛。前後擒斬僞官。動以百計。且救徽援衛。厥有成功。適衛撫某與輔臣議論不投。忌其師屯境上。遂密疏其短於朝廷。輔臣初不覺也。繼而請兵不至。請餉不至。始知其謀。乃與士超議曰。朝廷遣鄭兵各路。七月於茲矣。未見

思文大紀卷四

隆武二年正月朔旦。唐鄂二王監國于福京。率居守百官行拜賀禮。上不受賀。具祭

太祖自劾。羣臣俱令帶罪圖功。仍降自責勅諭於羣臣云。

初二日。官兵義兵爭糧。縣官掣肘。永勝伯鄭彩疏陳之。上命會同該督撫計兵派餉。

毋致行間之擾。其捐助事宜。地方官照例勸輸。不得強民。

又命陸清源實輸賞銀往江上。酌量頒發。現在戰守兵丁。刻期迎駕。溫處等餉。確遠

派定前議。

勅諭御營內閣傳行。朕見徽州已復之奏。稍為可慰。又建昌警信之奏。應援宜速。國

姓成功。速發銳兵二千。同輔臣光春。文武齊心先發。暫往鉛山。一為鄭彩聲援。一

俟王師併至。合力建功。朕心切拜孝陵。更念威宗未葬。江北祖陵未塋。南陽王陵

思文大紀卷三

十四

與敵一矢相加遺。敵勢愈猖。不幾笑朝廷無人耶。我輩為天下倚重。必先聲一舉。為諸路倡。遂決意長驅。深入婺源谷中。遇清騎數千。輔臣親冒矢石。誓不與清俱生。清不為少却。然彼眾我寡。後軍觀望不進。兵盡矢窮。輔臣陷圍中。士超知勢不利。率支水等突圍而入。其部卒勸其勿往。俱死無益。士超答曰。我受國家厚恩。豈有背吾師不救。而併誤國耶。并陷圍中。士超等知勢不得生。乃罵不絕口。後曰。我奉命擒汝。不料為汝所擒。快殺我。得報朝廷於地下。足矣。清見輔臣忠烈。不忍加害。曰。當生致於南京。洪內院得一忠義人。勝於得土地數十州郡也。時輔臣欲盡節。士超從旁從臾曰。此去南京不遠。倘得面敷洪承疇老賊誤國之罪。魂魄得傍孝陵。死亦未晚。輔臣深以為然。遂屈節而行。作詩四首。云。陋巷慙顏閔。行籌負管蕭。風雲生造次。毛羽定飄搖。屠火難栖燕。橫江捨渡橋。可憐委佩者。晏晏坐花朝。其二。火樹難開眼。冰城倦著身。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時人。碧血題香草。白頭退隱綸。更無遺憾處。燥髮為君親。其三。搏虎仍之野。投豺又出關。席心如可卷。鶴髮久

常劇。怨子不知怨。閒人安得閒。乾坤猶半壁。未忍蹈支山。其四。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為誰分板蕩。不忍共浮沈。鶴怨空山淺。雞鳴終夜陰。南陽江路遠。恨作臥龍吟。其忠愛之意。情見乎詞。

思文大紀卷三移

思文大紀卷四

一

猶隔。朕之根本未全。何顏君臨天下。昨據楚督何騰蛟。有荊州恢復之報。則河南

聲氣可通。燕豫諸陵可達。非遣重臣。朕懷莫慰。況撫安新降兵將。更與督撫相成。

輔臣親生。擁戴甚早。忠獻可嘉。即著出南顧。比方鄧禹之行。特賜定銜。曰。欽命

奉南北帝王山陵。安定燕豫兵民文武。賜上方劍。便宜行事。調度直閩川廣。恢復

江浙南京。行在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御營禮部。速鑄銀印一顆。文曰。

瞻奉南北山陵。安定兵民文武。便宜行事。恢復南京閣部之印。再賜旗牌十六面。

即各撰給勅書。初十日行。朕係御門親餽。御營該部進行。特諭。

概免勒合夫馬。以陸驛困。

勅上游巡撫吳春枝。選募健丁。精勤訓練。曰。上游關係。不減關中河南。朕方倚卿以

蕭何寇恂之任。幸自勉旃。以膺重賞。新募兵糧。准照各營例給。

平彝侯鄭芝龍。借用監國留後四字。詔改正之。曰。福京任二王為居守。卿以勳輔為

留後。原無監國字面。卿還將題奏文移。照勅填註。不可錯誤。

隨征各官。有當減者。當增者。命吏部尚書會樞。會同御營諸臣。按冊確擬奏奪。命兩廣撫臣丁魁楚。隨瞻奉山陵。輔臣蘇觀生。往楚豫圖功。另推其繼者。

上諭撫臣職不可一柄兩揆。然時值多故。惟有專轄旁轄。如郎陽撫臣及南贛撫臣。原有舊例。下游撫臣。與泉汀漳是專屬。惠潮是旁屬。潮州撫臣。惠潮是專屬。漳南是旁屬。亦古義所謂犬牙相制之道也。

罰奮糧道夏尙綱萬金。以助兵餉。復命都御史陸清源核其素行。不得一毫含隱。以廣懲貪勸廉之風。尙綱有死灰復燃之意。故樂助云。

賜松滋。東會。滬溪。延津。四王春晏銀十兩。

左都督楊鼎卿細陳起義情緣。詔答之曰。人君大柄。止在知人善任。人臣大義。惟是勿欺至公。朕久歷艱難。稍識情偽。朝廷壞於朋黨。祖廟由此兩危。北京之失。東林之罪何辭。南都之陷。魏黨之咎莫謝。其餘門戶聲氣。朕自萬古鑑衡。以御天下。楊鼎卿父子。戴朕甚早。閣部臣馬士英。朕必不負其捧主之心。在輔臣亦當痛悔其

思文大紀 卷四 一一

誤陷聖安之戾。諸臣萬疏干章。豈容朕心公論。靖彝侯方國安。力扼江干。大功實。在宗社。朕今親征在邇。指日即與輔臣舊臣相見。未盡之情。還俟面奏。楊鼎卿父子。還始終調聯。以待王師之至云。

勅諭御營吏部。朕念遠臣間關可憫。楊文口素負清名。可擢爲兵科給事中。願之俊。賽謬自任。可擢爲浙江道監察御史。劉鳴鳳。該部速速擢用。丁時魁。傳作霖。聽輔臣觀生題銜任用。輔臣擁戴忠猷。倚任甚重。再與定銜云云。其隨行并地方文武。四品以上題授。五品以下徑授後奏。四品以上。功罪奏行。五品以下。先行後奏。文官自知府以下。武官自副總以下。不用命者。皆以賜劍從事。速速給與勅諭。必收一統全功。特諭。

梟奸細陳四寶。程陞。發僞示僞票於御營。并議敘副總林明龍勝功。勅靖彝侯方國安。一意恢抗。閣部朱大典。協力復徵。功成膺懋賞。

時國安大典。微有不和。浙直左都督吳凱。力爲調停。以古廉閣爲勸。共圖恢復。

至是上疏陳其始末。故有是勅。

兵部侍郎唐顯悅。奉命抵越擒寇。沿途撫散盜賊。地方安靜。倭自答之。復命道臣湯來賀。備解粵西餉銀十萬兩。以備軍儲。

命憲臣陸清源充爲正使。致書魯王。聽其自擇一人爲副。

時清源有廣播王言之謂。因發御製文及前勉答魯王書稿三百冊。親征後詔御營勅諭三十冊。昭示臣民。以見朕無一日忘天下無一念不篤親親之意。

勅鎮臣崔芝以藏貯火藥火器。接應左都督楊鼎卿押寇用。毋得目擊坐視。以誤軍機。

時鼎卿疏請藥器。上以閩中所有。俱載在御營。入浙不遠。難以分發。故勅崔芝就近應之。

衛廣都督同知蔣若來。遣官迎駕。上悅之。給以勅書關防。所領兵馬。候朕出關調用。上駐蹕延津時。有議遲出關者。吏部主事曹元芳一疏。舉兵須圖萬金。意欲上之速

思文大紀 卷四 三

行也。答之曰。朕既統師啟行。豈有僅止建甯之理。現今催趣將士。到日即自先驅。駐蹕金衢。還相機行。

監軍兵科給事中張家玉。安插雜民。行各府州縣村落。深爲得法。上嘉悅之。著工部依家玉所進告示冊式刻板。刷印萬張。吏兵二部。選差能幹承差才官數十人。齎送遺寇殘害處所。地方官遍行粘布。其腰牌內用正官印信。以防詐僞。

守關大將施福。獲清兵僞官朱盛德一名。上著法司速行審明正法。

趣泉州布衣蔡鼎。到日召對御營。鼎有推算望氣之學。曾徧歷邊塞。言論灑灑不窮。府縣起文薦之。茲又以病辭。故有是詔。

平彝侯太夫人黃氏。進五方旗幟。金鼓統全。上受之。不報。

上喜左都督楊鼎卿固却魯藩令印。曰。若鼎卿者。可謂忠盡能明大義矣。朕與魯王。原無嫌疑。前付柯魯二使臣。啟答王書。或未之見乎。

建甌兩縣。交過銀一萬兩。定餉兩月。每月二千三百四十兩。正二兩月。共該四千六

百八十兩外。餘銀皆作安家衣甲之需。著撫臣吳春枝給發回奏。

勅諭郭煥陳秀。若正月十八日不親到建甯。違了期限。定正軍法不饒。

按陳郭二將。與鄭平彝同起豐沛。鄭既貴顯。微與不睦。二將亦遠遁海外。茲平

彝欲藉以守關。故屢言於上。上特旨趣之。

給湖廣總督何騰蛟勅印誥麻。

時詔命奉明旨。自隆武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後。請乞不給。茲為破格。故特書之。亦

見上之隆篤大臣也。

諭左都督史貽開元曰。宣德達情。全藉巡方御史。近來情弊因仍。貪者工攫取。傲者

喜逢迎。以致民窮無告。盜賊繁興。殊可痛恨。卿還嚴訪詳論。務令激揚得法。吏畏

民懷。有不稱職的。即奏來重處。

起揭重熙原官。著其聯絡建昌。俟事稍平。即來陛見。以應大用。

思文大紀卷四

四

吏部尙書曾櫻首薦凌超。以其才能可當一面。上命其速來迎駕云。超雖素有謀略。

但其原官贊畫。應否即以監軍道起用。須面徵其底蘊。方可破格擢用也。

下游巡撫御史高允茲。疏陳閩南抽稅之害。上以雜稅盡行停免。久有明旨。下游官

裔。乃敢私抽擾民。法紀何存。著允茲嚴拿正法。以安窮民。仍大張榜示。曉諭毋忽。

設立建言簿。以收實益。以壯敢言者之氣。

從大學士熊開元之請。以言官糾彈。不避權貴。事關補袞。亦須指陳。故云。

論科道官糾儀導駕。照兩京舊例行。

上以孝陵未見。疆土未復。不受慶賀。

時京省俱有表箋。大學士朱繼祚封進。上曰。覽諸表箋。亦見歸誠之篤云。

御營吏部尙書路振飛。進奮練義勇說。上曰。此真安攘大略。書冊留覽。暇當為卿序

之。詔授陳學孝監紀通判職銜。照舊在本鄉團練鄉兵。

勅諭御營禮部。速擇駕行日期。不許違誤。

勅諭輔臣朱繼祚曰。君臣一體。雖小臣亦必加恩。法自貴近。即大臣亦從寬一。朕天性

忠厚。愛諸臣以大體。以廉恥。登極七月。優禮備至。乃始以堅臥之姿。必待朝廷幾

次溫旨。如請伊葛之才。至到日又一籌不展。推諉因循。毫無愛君之真情。心存假

恭之舊例。嗚呼。高拱不作。張居正已往。朕今身任中興。舉目不知所倚。深可痛傷。

看今日之情態。則知世廟之於夏言。神廟之於張位。烈廟之於劉鴻訓等。皆罪心

之不得已也。此次暫且從寬。再若因循推卸。或以緊要軍事。推委之於中書。或將

緊急勅書。不自作自寫。故意延遲。要壞國事。或當會票之本。不肯確議。或當擔當

決斷之事。上則推候聖裁。下則推下部議。凡有此等。則三尺具在。祖宗大法。朕必

不敢私徇。斷斷必行。爾等詳之慎之。呼吸死生。大迷不醒。不得不如此行也。又令

內閣出入之門。著將外門速速嚴鎖。要從川堂之門走動。張鳴鳳速速進行。機務

正繁。輔臣德環。還即日入直。不許延挨。各該部科道官。一體遵行毋忽。

思文大紀卷四

五

按此論偏寫輔臣。養望推委情態。可謂要言不繁矣。

禁立生祠。

時天興府貢生鄭獻可獻諫。以上實心愛民。請立生祠。以祝萬壽。詔責之曰。朕紹

大統七月。祖陵不見。疆土不復。臣子因循不能變。百姓湯火不能探。擢朕之髮。不

足數朕之罪。惟此一念身殉太祖。天地臨之。自登極入閩。上無血性擔當之倚。下

無愛民如子之臣。出餉之徵。累我百姓。朕實痛心。有何功德。而作此無妄建祠之

事。且即中興一統。亦斷不學喪心文武。到了民財。還受獻諫生祠之事。鄭獻可速

速停止。無重累吾民。增朕之罪過。御營該部速行文與該撫按傳示。

國姓成功領兵出大定關。兵科給事中陳履貞。監定清侯鄭鴻逵軍。抵衢州界上。各

有溫旨答之。

命戶部主事李日煊。催延建二府借助銀兩。張調鼎催汀邵二府借助銀兩。如不破

情面。失誤軍機。各有顯罰。

江西巡撫都御史徐世蔭上疏迎駕。并請面奏。上許之。復答云。逆寇猖狂。廣信地重。著且料理堵剿。朕今暫住建甯。不時即要出關。即於建牙處召對。

掌河南道御史謝紹芳。奉命安撫浦城。極言營頭郵傳之苦。上云。此事深可痛恨。一處如此。他處可知。以後勒合馬牌。斷宜少發。如有給劄參遊守把。及假扮官兵擾害人民者。許地方拿解該撫按正法。榜示通衢。以共遵守。

諭巡關御史鄭爲虹。不得因人言推諉關務。即著前往仙霞巡防。王兆熊參列事情。該撫一并虛公奏奪。毋得徇徇。

備陳天榜張晉徵各領本標兵丁。飛守信地。

命百官具吉服。赴松溪王府。捧迎太祖聖容。步行至朝門外。俟朕迎入行在。封廣東總督丁魁楚平粵伯。准與世襲。頒給鐵券。

時靖江王愷妄自立。不奉正朔。復任用幸臣顧奕。吳之琮。楊國威。張龍翼等。羽翼肆行。魁楚用計擒獲。并顧奕等。送至行在。又復照禮宗室。服貧雪冤。詔褒異之。曰。

思文大紀 卷四 六

卿調度兵將。悉合機宜。成功甚速。朕心嘉悅。立頒殊賞。靖庶悖逆。自有祖宗法在。非朕得私。亨甄册命。冕服。賚送維難。已命製鑄。遺廣西試臣陳天定。林明興。帶差行禮。頒行了。土司赦罪。加恩。有從文武。一概寬宥。及雪濟殘虐宗民。俱照前旨行。其從逆顧奕等。俟解到正法。惡潮寇警。已著唐顯悅同地方官收剿。與卿共夾攻之。以收底定之功。

賜閩賊黨郝搖旗名曰永忠。

時閩賊李自成。爲清所迫。走居鄂地。風雷警之。又遁入九宮山。餘黨十萬。悉爲伏兵所誅。自成一劫。湖廣總督何騰蛟疏聞。以搖旗有指視之功。故特以永忠之名賜之。俾知犯上者必正天誅云。

擒僞官假兵李養心等一十八名。審明正法。

詔寬魏口一案。復媚口宋頑漢原官。

詔曰。媚口一案。止因議論偏苛。遂致人心不服。釀成黨局。一年兩陷京都。莫不禍

根於此。朕今繼統中興。一洗從前陋習。東林陷諛北京。魏黨陷諛南京。厥罪惟均。乃官賜祭一壇。此後真正魏黨。亦與一概滌寬。但實後效。不計已往。蓋中興之時。事。臣民悔過。且與維新。況輕於此者乎。廷臣各宜以朕之心爲心。勿再醜激黃澍等。鼓煽左變之大害。朕度如天。諸臣欽信。云云。

詔加福建鄉試舉人十名。以爲中興新恩。流寓亦准酌量增加。

時上銳意文事。欲是年首開鄉試。平彝侯鄭芝龍。以兵興過費。資典之典宜少暫停。語甚剴切。上不從。以鄉試不宜改期失信。且文事武備。原是一體云云。

翰林院編修周之變。乞監軍討賊。報國自効。上初不允。以儒臣自有專職。詔詰方資撰述。豈得復事戎行。然亦足見其忠壯。後乃加兵科職銜。

允雷廉參將鄭芝虎開採楊苗地方沙金。不得生事騷擾。反激民害。

備陳秀兵一千名督發前來。不可在汀就近調發。并漳州召募一千名員。著平彝侯鄭芝龍催齊速至。朕專待二處兵到。便可出關云云。

思文大紀 卷四 七

召平彝侯鄭芝龍至行在。面議軍務。曰。朕親征則清。實欲依疆親祖。義不容緩。至於固守關隘。動出萬全。乃宗社大計。已有旨召卿。亟望即到。以慰懸念。

諭定清侯鄭鴻遠。卿所統兵出關已久。何云赴關防剿。以後塘報。還開明於某地方。接到。庶朝廷便於策應。若清之聲東擊西。狡情已自可見。卿宜著意料理。

勅永勝伯鄭彩策勵將士。以收檢效。

時彩已失律敗師。又思以鄉勇借題。上疏言發銀二千六百兩。分給聯絡義師。以俾守禦。上以此固是應急一著。但鄉勇只可借聲援。其衝鋒對敵。還須官兵云云。

復勅彩開造現在兵數册。并分首從衝鋒四等。以便給餉。還著策勵圖功。固守關隘。果建恢復之績。自還世襲之封。賞罰人主之大權。朕方痛自刻責。至公無私。并罰內外諸臣。豈爲卿一人而行其法耶。時彩已奉削去世襲之旨。故云。

差兵部試主事汪沐日到衢州。聯絡官紳士民。堵禦清口。以待王師。曰。朕蹕臨建水。指日出關。以恢復杭徽爲急著。汪沐日文而能武。爲輔臣德環所保薦。自有良籌。

到
下
紀

勅兩浙撫按。朕用兵方亟。遠餉自難遽闕。著照舊徵收。但不得別立加派名色。致累窮民。

勅江西撫臣劉廣胤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選。招撫閩寇。時閩寇四散。待撫日久。朝廷議論不一。應選以爲言。故勅廣胤同應選公細商酌。加意料理。以資剿堵。務要操縱得宜。俾一意投誠。實爲我用。若克復南昌之功。業有世封之命。朕信如日。必不食言。

勅益陽王速還嚴州。
時因彝警。益陽王倉卒至衛。並未奏啟。故勅其速還。以明恭順。

擢原兵部主事李遵爲金衢巡撫。曩衰從戎。
時李遵疏陳衛地顯患。并懇辭就職。上以爲巡撫之擢。出朕欽定。不許再辭。著即曩衰供職。以消除虜氛。又諭之曰。三衛爲八閩咽喉要地。豈堪顯患隱憂。叢集於

內。且時遇至艱。更得好官爲急。安得縣職。妄用吏員。總之今時之官。必仁以恤民。智以養兵。勇於禦敵。剛以不撓。始爲合格。李遵素饒幹濟。方今倚任甚隆。衛爲要地。據爲重臣。還著加意擔當。安民治兵。以俟六飛口至。面諭方略。

復舊輔臣張居正原廢錦衣衛指揮世襲。
太常寺少卿楊鼎和。改署銓司。陳六議。一曰端本源。二曰慎名器。三曰重守令。四曰行久任。五曰專咨訪。六曰嚴部覆。上嘉納之。

諭定清侯鄭鴻逵曰。逆兵狡詐多端。恨我戰守無當。始則境內坐糜。今復信訛撤轉。不但天下何觀。抑且萬世遺恥。自古唇齒之喻。未有不能守於關外而能守於關內者。還著用將選兵。出守江山。并令郭燁連到。領兵將官林壯猷。速同陳鼎。於關上會同輔臣振飛等。確議遣發。嚴保江山。聯援金衢。然後督守關隘。又不可阻急報而隔遠臣。

降鄭鴻逵一級。改大師爲少師。

時因黃克輝敗績。故有是命。

輔臣路振飛廢一子錦衣衛五千戶世襲。

振飛撫淮時。逆寇交訐。振飛有保淮之功。萬民交頌之。上過淮。得於目見。且有舊德。故特隆賚命。以示非私也。

輔臣劉承胤所領兵將。并表裏白金。賜之。

手勅云。屢得卿奏。深嘉忠功。朕今親征。暫蹕建水。特著奉陵輔臣。頒銀一百兩。表裏四正。并交處州橋稅一千兩。輸卿兵將。道遠費之不易。至可領也。朕答魯王書。并元且勅諭。善爲宣示。及雲貴恩詔。委卿代頒。一面迎駕。一面力復江京。彝典具於明詔。朕不食言。特諭。

錦衣衛承旨張鳴鳳。疏薦禁旅都司僉事加三級胡上琛文武兼優。江右之役。請與偕行。上允之。

手勅楚督定興伯何騰蛟。賜賚甚厚。

思
文
大
紀
卷
四
九

勅曰。國運中微。朕勉繼統。雲龍風虎。舍卿其誰。今朕親征。暫駐建水。先遣輔臣蘇觀生。瞻奉山陵。宣安兵將。與卿同心。先復江省。繼靖南京。并撫鎮劉承胤等。復江省者。世封伯。復南京者。世封公。復北京者。封眞王。具如明詔。卿其勉之。先遣精甲一萬。迎朕湖東。恤民庫發。朕膳銀二百兩。表裏八正。輔臣順實。至可領也。發銀二千兩。輸卿。標兵各將。路途莫致。姑准於處州橋稅。速速發行。盼卿功成。與卿今年金陵握手。躬之亮之。特諭。

又諭云。楚粵實貴。近有異聞。卿可以援天無二日之義。以全朕骨肉之情。尤所殷望。

新擢科臣吳聞禮爲上游巡撫。都御史准於街上加便宜行事四字。以重事權。提學御史毛協恭。繳進同鄉各臣書疏。上讀畢。感痛云。江南士紳。無人不洒涕思明。枕戈待舉。朕必親提黃鉞。張皇六師。以慰臣民之望。大小文武。當時時刻。爾志毋狃偏安。

降鄭鴻逵一級。改大師爲少師。

母狃偏安。

建甯知府周維新。疏言王師至止。建民輸將最苦。不堪復應他求。上許之。降巡視中城御史沈倅期一級。以戒凌肆。

時閩侯二縣知縣劉霖懋朱銑鑄調繁未久。倅期疏薦之。上以賞罰本於人主。至公。抑競獎恬。御世大道。霖懋銑雖有薄勞。豈可以縣署為傳舍。為二臣陳請者。皆是情面賄賂之飾習。亦是以競引競之惡趨。薄以降級示懲。如再有欺飾。定行重處云。

召刑部侍郎劉若金玉。御營專領刑部事。兼管左副都御史。即來賜對供職。刑部總務司員外鄭達芳。報解施燻贖銀一千零三十餘兩。著恤民庫察收。

按施燻之獄。以達芳成。而施燻之贓。亦責達芳完。七千而始解一千。後來之追比。當必有波及無辜者矣。

命輔臣撰御榜。沿途張掛。禁官兵擾害民生。

時刑科給事中胡顯。言甯紹官兵。沿途騷擾。民不聊生。急宜禁止。上以朕決計

思文大紀 卷四

十一

親征。先救現在之民。欲殺害民之寇。豈有擅兵無紀。成此慘傷。兵額不由於天子。兵數不報於本部。兵餉不由於司農。人善自縱而憚拘。致民盡自斃。禍及國家。江北各鎮。近變甚明。知不可改。今親或在途。第一痛心此事。除前不究外。今先著御營兵部行文該撫。嚴行榜示。有犯必懲。繼以御榜張掛。以救民生。江上將士。還勉効忠義。迅圖滅。副朕除暴救民至意。

勅下游巡按御史高允茲。於汀州府屬練土著兵三千。以補客兵原數。務期有勇知方。會同該撫。募練有緒。即行回奏云云。

免汀州府屬借助有差。

時汀州傷殘已甚。寇盜日滋。連年用兵。瘠薄可念。又欲行借助之法。下游按臣高允茲。以為言。故武平不准全免。長汀汀流歸化。准免其半。上杭永定甯化連城。准寬至三月。以示優恤。

勅加永定知縣徐可久。戶部主事銜。遇要緊道缺。推用。以其新任地方。即能奮勇定

變。足見偉略也。

永定在萬山中。原割自上杭一隅之地。兵餉兩乏。可久自蕩平度寇後。多方擴綏。革去從前陋習。開布血誠。以五里彈丸之地。勸諭輸助銀五千二百兩。有奇。又為地方除切要六款。故屢邀溫旨云云。

封琳漢為陳世子。

琳漢。今上胞姪。追封鄂王聿鏞長子。生於崇禎四年。六歲時。即遇今上蒙難。相別已久。其父王已殉節於南陽。諡曰愍。即曰陳愍王。令御營具冊寶冠服。臨期傳制。以展親親之義。隨令隨征。盡侍膳問安之禮。且令中書官與世子作講讀。導以禮儀。

諭督剿蜀寇兵部尚書王應熊。輔臣密勿重任。出總軍旅。原非常之艱難。託非常之親信。當使萬里之外。宛如咫尺。輪扉。朕以臣民擁戴。繼統危微。倚卿元老。如身有臂。祖宗疆宇。凡有未復。即朕躬之有罪。亦者輔之深羞。朕或用人行政之不善。卿

思文大紀 卷四

十一

當有聞即告。況四川為卿之桑梓。朕之版圖。大小文武舉用。自然一以委卿。一切軍民機務。即假卿便宜。

四川督師王應熊疏陳西南形勢。上手勅答云。覽卿奏。詳陳興復次第。天下形勢。朕意豁然。深嘉卿願。奮朕自慙虛薄。何能負荷多難。但稍秉仁孝之性。切勵除雪之誠。一誓清孝陵。二誓弔烈廟。三誓迎聖安。半載恨無寸功。親征暫蹕。建水。天以元老。留輔朕躬。將以中興全功。託卿。豈但西南倚賴。餉濟維艱。朕必從長力行。接措朝廷時切。兵行糧從之籌。卿亦預申老師匪財之戒。上下交警。不日成功矣。切望切望。

改堵胤錫為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賜以膳銀百兩。表裏四端。手勅褒譽。并諭以陳可立。舉速為匡正之。以明天無二日之義。

勅江西輔臣楊廷麟。督臣萬元吉。口臣曾應遠。陳泰來。速備兵迎駕。曰。朕親征暫駐建水。御營兵力未充。必俟卿等迎駕陳盡。兵宜速至湖東。朕惟待卿等兵至。方可

出關盼望甚切。卿等速與輔臣觀生議行。或楚粵兵將來迎亦可。先還具奏。以慰朕心。答魯王書。元旦勅諭。可善宣布。

手勅輔臣蘇觀生曰。朕以卿與楚督定與伯何騰蛟。為左右兩臂。卿兩人必無一毫矛盾。百事一德一心。以釋朕慮。以佐中興。兩美必合。須防宵小交搆。戒之記之。逆賊李自成之死。督臣確報可憑。人傳李賊在於北殺魯。雖不足信。尚待卿同督臣再有奏到。纔好告廟宣捷。定與伯印。先發一類與督臣。差官順費。恐有不到。故令另鑄。託卿再費欽承。仍有七省左右將軍印信二類。順費與郝承忠。張先暨恭授。再給楚督臣撫臣鎮臣勅各一道。委其與卿併力復南昌復南京。速遣勁兵一萬來湖東迎駕。雲南貴州詔。尚未頒到。卿可領去。再為順頒恤民庫賜卿路費三百兩。行餉三千兩。卿其欽承。一切便宜。不可一毫推託。一力擔當。功成重報。勅蜀督撫閣部臣王應熊。善視搖黃諸寇。

時應熊上疏言。恢復蜀中各郡縣。上答云。卿力恢復殘敗封疆。屢勝猖狂逆寇。用餉

僅十五萬。不取空城偽印為功。從前覆京弊端。賴我元臣一洗。朕志削平天下。聞此大慰於心。至獻賊之殘忍。手砍數十萬生靈。朕實不勝痛憤。若不速救斯民。何顏對我太祖。望卿力任平賊。朕必有請立應至於搖黃諸寇。罪原輕於獻賊。卿還善用戎索。俾為我用。若能以搖平賊。釋過賞功。必不失信。卿以不殺不殺殺圖機出之。仁側尤足嘉悅。

兩廣總督丁魁楚辭封伯爵。上不允。曰。朕當艱危繼統。全賴閩粵合濟中興。卿有聞檄摧戴之大忠。又有迅平逆寇之巨績。王守仁當全盛之時。無推舉之事。以卿比之。功實為過。世伯之殞。卿當領受。乃奏引四咎。愈見奇勳。若不拜表擒逆。高廟神靈何倚。況朕繼統牛載。寸功未立。倚卿在粵。如臂護身。還宜勉奉恩綸。仍舊督理。俟朕得拜孝陵。另勅召卿入覲。誓與中興君臣始終。言出真切。不可再辭。負朕激望主意。

禁雲山禪寺僧宗德聚眾建醮。誦諸天菩薩寶號。

思文大紀 卷四 十一

按今上實心愛民。不欲徵福。此舉視隋之捨身。唐之迎佛骨。遠矣。詔改福京都察院署為唐王府。

王初居北門。以病改今所。大理寺少卿熊化疏請恢復之策。必先首定江西。且列陳關外急著。上曰。恢復始江西。自是正著。但隨機應變。亦難執定一局。其錫璽書與永甯授閩羅宋等以官職。俱已行了。至批答咨度二事。關切朕躬。深為嘉納。條陳泛濫。希冀得官。實效罔聞。徒開俾寶。俱近日弊習。尤當裁汰融化。老成沈靜。無黨無偏。朕所乎鑒。川陝總督樊一蘅遣官入賀。上答之云。太祖橋沐之天下。兩都督武林。三誤而有今日。朕勉答羣請。繼統危難。全賴內外臣工。洗心實做。痛祖宗多年功德在人。幸蘇寇規模。全是草竊。但我君臣當盡改覆轍。打起精神。實實愛民。實實治兵。人心天意。興復可必。樊一蘅才名久著。萬里投誠。亟當勉佐中興。與雲臺之例云爾。廣西梧州府兵火初甯。詔補所缺正印官。以撫循之。

詔天興府添設管轄通判一員。上閱甯甯縣知縣趙庚所陳政事疏曰。趙庚此疏。言兵言將。言餉言戰守。包括已盡。即可為今日閩疆禦備之要著。下部看議。著實舉行。毋忽。加林宰兵部尚書銜致仕。庚初年領會以口口張夫為戶部侍郎。專管錢法。

手勅廣督平粵伯丁魁楚。按臣王化澄。鎮臣周仕鳳。朕因兵力未厚。致稽出關。卿等仍照前旨。募兵五千。不可為浮議疑阻。再召狼兵七千。七千之兵。俱准支銷正項糧餉。三月之內。朕要見卿之兵到。仍命大將周仕鳳督主御營。隨駕征剿。朕親至虔入港。以收天下全局。卿其力贊成功焉。按今上與各督撫手勅。俱惶惶出關。其倚賴之意。誠然言表。惜無有應之者。遂令偏安之業。亦不可成。真臣負君矣。借哉。欽命新例兵將文冊。付平粵伯丁魁楚。一編其二年。三武。四。一。一。一。

欽命新例兵將文冊。付平粵伯丁魁楚。

思文大紀 卷四 十三

思文大紀卷五

勅都督同知施福提兵出關以壯聲勢

時金衢道臣疏陳衢郡士民驚竄庫藏空虛潘宗島合之兵盤踞於內這遂鳴張之寇蹂躪於外如此艱危速宜救援云

歸化縣復徵崇禎十七年銀糧以備王師時已行蠲免詔禁止之

青流縣因主佃混爭聚眾激變縣官論散為定租斗詔褒之

輔臣蘇觀生兵過將樂居民無擾復陳內地隄防宜密上稱善

勅輔臣陳洪謐盤湖董家店百丈嶺皆係要害地方何以不全設備

衛嚴報敵勅尚寶司司丞陳鼎速催兵將出關勅印不許繳

論兵部尚書郭必昌曰朕自登極以來諸臣未有催發事件者今始於卿見之具見

思文大紀卷五

慎重關切朕心嘉悅每日文書甚多批覽俱經朕之手眼方行此後卿部凡有要緊本章即於封上搭一紅簽上書六字曰要本乞速批行應即先批發以後卿即記著

江楚都督汪碩畫上言逃兵肆掠無官安緝深為可憂致與地方奸棍勾奴通路貽

害尤非小可上深然之勅該部速行文嚴飭

兵部尚書朱大典辭閣銜不許

大典擁重兵於金華與國安勢不相下上勅其協心和氣共濟時艱茲費和本至乃加閣銜大典疏辭上諭之曰卿忠誠幹濟勞苦功高在輔臣振飛固有同心而

朕心實切眷倚宜祗承明命以慰朕遠懷

兵部尚書朱大典疏薦使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思苦慮深學純力定上召對稱旨

勅諭樞臣郭維經速催蔡鼎凌超即來候對

松江捷書至賜督臣判本微鎮臣黃斌卿張名振各銀二十四兩表裏四端以示勸

激餘將帥各陞級有差

十四夜福州開元寺失火延燒靈源閣居民百餘家

議以荒蕪田地聽民間開墾三年後始升科充餉上以為然令撫按行各屬通知

命戶科給事中李日煒督催汀邵惠潮四府糧餉其借助過者准作三年預徵

三月

施福林順兵到建陽

命平彝侯鄭芝龍專理水師戶工二部事務有相關者聽其兼理

革鄭彩職令平彝侯追繳永勝伯印征口大將軍印黃鉞劍併各勅書

許小民被清強迫者堅義民旗自為別白一時網中難免以藍白布裹頭兵將不得

擅殺有能殺寇歸降者一如詔格

勅肅虜伯黃斌卿卿孤兵久處舟山授餉不繼朕每以為念今得張名振資助萬金

勉復蘇松可望其大焉鳥銃火藥硝磺鎗刀鉛彈等項一併給發

思文大紀卷五

平彝侯鄭芝龍進浙直水陸地圖上曰觀圖備悉奇正之著五路併出與合太湖義

兵為策應使西興將士為我出力俱是全著急務卿其速規進取母但僅託條陳

禁將官胡來貢官兵打糧焚劫

勅惠潮巡撫劉柱國加意綢繆二府以為中興根本惠州更宜消弭於蛋

揭重熙兵扼龍開鋪口口口口口口出關上嘉納之

汀州多寇虜李言願捐家起義愿駕西征上諭其招募先靖本里為要

勅國姓成功招致鄭彩逃兵母得令其驚擾地方百姓

沙縣山寇李昌元等擁眾千人兼以不軌之眾聲勢浩大上令兵部立行調兵撲滅

之後旋就擒

永安寇警頻聞定清侯鄭鴻逵力疾勦援上嘉納之又勅仙霞一帶為卿汛守要地

尤須嚴行恭飭母徒委曾德扼防

擊回汛守分水關副將林順兵赴邵武協同郭燿陳秀驅賊圍功令擇能者交代不

可疏虞失守。

下游巡撫吳之屏。疏陳時事孔亟。內防宜周。上曰。泉州新舊兵一千一百餘名。歲需餉銀七千餘兩。除紳衿每田一頃。助銀一錢。及典鋪車鋪澳船海船資助外。可足歲支之額。爾用心料理。務使兵民相安為要。

諭唐王事。鄧王器壘曰。京中民情安堵。市肆不遷。朕心慰悅。親征原以安民。閩都根本重地。王等還多方曉諭。禁戢逃兵。朕若早觀孝陵。自有獨免恩詔。命督師傅冠提標放兵。出湖東。所載火藥器械。勅沿途州縣撥兵護送。

平糶侯鄭芝龍。清察出晉江。南安。惠安。永春。四縣無礙。穀價銀六千四百餘兩。上喜。復命黃日煥。去同安。安溪。德化。三縣。并七府一州四十餘縣。再行清察。各要無擾官民。有裨國計。

發三四月份餉銀二萬五千五百八十七錢。與十營官兵。計九千二百三十二名。勅廣西起存銀兩。每年總額細額。及內庫金花銀兩。至今未經造冊開報。其戶口田

思文大紀 卷五

三

賦兵馬。文武在籍在任。并舉監生員。及賦役全書。通著行在戶部。行文付桂府差官。責成該撫按詳察開明。付試官陳天定。林明興。費到。違者定究。特諭。

翰林院檢討黃慶華。先後奏明捐助已解未解之數。約二十六萬餘兩。復奏蘇寇急宜勦滅。免至糜餉。及利斷速密四字。上嘉納之。

勅廣東督撫按。禁豪右擅立銅錫絲漆私稅名目。以蠹國害民。府州縣嚴示曉諭。犯者殺無赦。

羅浮山寇聽撫。監司王應華主其成。上悅之。謂應華忠信服人。良可嘉尚。其解散之法。亦須酌處妥當。永杜後虞。

上將取道於汀。汀人後后。餉部侍郎李長倩。以汀屬空虛。請留餉三萬。以訓練土著。而備緩急。上可其議。

楚兵復需粵餉。以前十萬兩不足用。餉部侍郎李長倩以為言。上云。留餉已有前旨。該鎮共事一方。著以通融接濟。俟朕至軍前。再行酌處。無得紛爭。

裁去捧衛官跟役月糧。以省虛糜。

督師閣部黃鳴俊。疏陳戰士脫巾告急。上准於就近學院吳國述。同少卿李維樞。事例各項內劾支。報部銷算。

諭大學士熊開元。卿以聰明執持。受知簡用。朕昔不以人言而用。今豈以人言而舍。著調理安痊日。即來行在辦事。馬借人乘。尙為厚道。豈君臣之際。任重綸扉。何必繳進。著留為病好進朝之用。

著中書李開英。教趣輔臣路振飛前來。以副倚重。晉禮部尙書黃錦太子少傅。以示優重老成之意。

勅浙東巡撫御史郭貞一。賑恤驛遞。數日。祖制地方設立驛遞。原為上下通達道路。流貫血脈。事關非細。近日文武諸臣。忠上之心既微。恤民之心更短。累我百姓。苦覽驛官。先帝屢下明禁。諸臣欺蔽相仍。今日殘福驛驛尤甚。朕所痛恨。溫處衝之免應副。已奉明旨。其金殿紹甯台

思文大紀 卷五

四

五府。所當一體思恤。非是緊急軍機。一切不許應副。如有抗旨害民。三尺具在。該撫恪體。以蘇我民。

靖江縣人亨嘉。械至延中。上命錦衣衛王之臣。用心防護。無得疏虞。仍勅刑部侍郎馬思理。安置靖庶。還要酌議妥當。所刻靖案。作速頒行在閩觀郡各王。并令具議來奏。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不可草率。亦不許遲誤。

命縣官包象乾。劉以修。熊興麟。往汀州募兵。命陸清源解犒賞銀一萬兩。赴靖犒侯方國安軍前。

三月初一日。日械輔臣黃道周。監紀主事趙士超。中書毛玄水。蔡時培。賴叔儒。五人。至南京。不屈死。

時洪承疇總督江南。知道周賦性鯁直。一見必為所語。乃託故不與通。命僞操江陳姓者。來見說之曰。老先生海內名公。清兵且敬之若神。天命有歸。何自苦若是。且洪總督與老先生同鄉。一見必可富貴。共成鼎革勳猷。况大衍易數。先生所素

明。豈不知今日事耶。道周閉目掩鼻不言。陳因問之曰。老先生何不一言轉禍爲福。道周乃曰。爾何人。答曰。陳某。曰。爾亦大明臣子。吾有日不忍視爾。有耳不忍聞爾。復忍與爾言耶。陳後復問曰。先生掩鼻何爲。道周曰。腥氣難當。陳乃大慚而去。清知其無降志。曰。不如成爾名。乃同士超等五人斬於市。尸猶僵立不仆。京師爲痛哭者五日。清仍厚葬之。先是士超臨刑時。數承嚙之罪而罵之曰。誤國老賊。夷我宗社。害我赤子。吾恨不生啖其肉。倘使我見奸臣之面。死亦無憾。復囑道周曰。吾師神魂勿亂。同去孝陵見太祖。當爲厲鬼陰殲之可也。

吏部尚書鄭廣唐。以上有出關之念。有阻之者。上聖駕雖不臨浙。一疏上答之云。朕用浙人不少。尤痛念浙民。何忍置之。督撫嗚俊駐衛。亦以固閩門戶。相機進取。朝廷原無中制。樞輔大典。勳臣孔昭。既任復徵。固朕深願。督撫即不必合力。亦何嘗不與同心。云云。

肅虜伯黃斌卿。救憲臣張肯堂家屬入閩。上嘉納之。

思文大紀 卷五 五

時清已破松江。不屈而死者。則有夏彝仲允彝。章次弓簡。夏曾爲長樂令。章曾爲羅源令。

以鍾价爲行在都察院左都御史。勅諭行在吏部陳子龍。擢爲御營太僕寺卿。楊廷樞擢爲兵部主事。以酬其太湖起義之忠。

甌甯縣着民徐元秋。疏陳募練義兵。以備戡守。上諭之曰。朕刻期出關。則天興建甯。即朕之關中河內。爾所奏大有條理。即著新撫臣吳開禮。照奏內儲穀練兵二事。實心舉行。効劉晏之轉輸。助中興之大舉。云云。

催國姓成功。輔臣傅冠。速出分水關。以復江省。

時兵部侍郎郭必昌。疏陳湖西官兵將抵南昌。故有是趣。欽賜李錦御營前部左軍。掛龍虎將軍印。御改名曰赤心。并封其母高氏爲貞義一品夫人。

按語勅諭文。朕念赤心以真止英賢。昔日託身非所。乃今翻然悔悟。竭奉中興。雖名臣必待眞主。亦賴其有賢母而端慈訓也。近據地主督撫連章報其主誠歸職。業已掛印封侯。俟朕駐蹕武昌。然後面錫鐵券。再允督撫之奏。欽旌母德之貞。爾以善教爲慈。赤心以遵母爲孝。慈孝既萃於爾門。忠義必恆於功業。特賜爾封爲貞義一品夫人。給與恩詔。仍著有司監坊。敕文川淑贊中興。朝廷風標萬方。爾門芳留百世。皇后聞之。再三嘉歎。面譜加恩。賜爾珠冠一頂。表裏四正。令聞遠被。以顯輪恩。爾高氏當時以大義訓赤心。俾其一德明良於終始。全恢江省。立復金陵。一統功成。爾子拜爵於奉天殿。爾身受恩於坤甯宮。史册昭然。豈不偉歟。爾母子其欽承朕命。

初一日。時關警頓傳。人心惑亂。勅唐鄧二王。力行保甲之法。以保固根本地方。金華府以行宮造成。迎駕。上嘉其忠誠。

思文大紀 卷五 六

都察院左都御史田開。疏請急徵聯絡。宜諭招募之使。以其久使在外。迄無成功。徒糜廩給而已。上惕然云。自今當酌量慎行也。

寇毀永定關門。詔救兵部馬士檄陳秀郭增。星速馳出關。以勦外捍內。太僕寺少卿凌超。疏陳急做實做。不出君謀臣斷四字。上稱其留心世務。要言不煩。下部議之。

上臨轅之議。尙爾猶豫。以南昌未復。湖西未平。轅即寇衝也。禮部主事劉口讓用黔楚江右等兵於臨峽諸路。設營制閩。以資策應。且各關營百萬泛駕之馬。不可以近乘輿。上深然之。

移清湖深坑提塘於衢州江山。以便偵報。上覽兵部主事張儼定廟算而後動。疏歎曰。此疏洞晰軍國事機。朕三復之。不忍釋手。行在該部。其力行之。

上謂德興王由柁曰。江民苦兵。甘爲棄用。情罪可原。赦過之條。已括於有髮爲義民。

無髮爲難民十字。若朕之罪。已悉於元且詔諭中。

勅撫臣劉廣胤。收拾甯都石城一路。輔臣傅冠。知縣臣浦益先。收拾建甯一路。該部馬上飛檄去。

謄原工部侍郎董應舉爲忠介。工部侍郎林如楚爲恭簡。咸與應得祭葬焉。禁官兵不得擅用封禁船隻。

以民間食米全資運載流通。凡往來船隻。一概不許封拿。以絕小民生路。地方官不得私徇輕縱。

上謂近臣曰。靖彝侯方國安。江上戰功獨多。歸向又敦切。勳臣劉孔昭。世臣中深明大義者。辭公爵而來投誠。朕所嘉尚。科臣劉中漢。奉使開詔。骨力堅挺。臺臣鄭遵謙。起義獨先。歸戴最早。勳臣黃斌卿。雖未有恢勳顯功。而舟山扼守。待時而動。在朕均依爲腹心手足。有何疑貳。即諸臣識見稍或不同。亦何嘗有意攻擊。內外文武臣工。各宜仰體朕心。共襄大計。毋開嫌阻。可也。

思文大紀 卷五 七

部院吳春枝。疏陳三關分守。需兵一萬三千。需餉二十萬兩。取給京邊借助及額餉洋稅等租諸項。原自有餘。隨征兵將。定額一萬。須先措辦半年之糧。先資捷伐。後駐蹕西江。收拾人心。則糧餉自有所出。上稱其確論。實實可行云。

雲南巡撫吳兆元。疏辭勅書印劍。上諭其加意料理。曰。卿久撫戡滇疆。弘宣猷績。正資善後。毋貽朕南顧憂。掃除沐天波。業有成命。不准辭。務令南人不反。以成一統。豐功。朕復另有酬敘。

勅王兆熊。修補永安關。勅支附近州邑正項錢糧。

勅諭閣部諸臣。國家雖當搶攘。乃文事武備。兩難偏廢。近據兩廣雲貴。俱已開科。豈福京八府。勸進全節守關措餉之人。不在大比之例。江浙紳衿向風。尤不可不俯答其望。宜定五月內閣中鄉試。浙東附試。另卷以便各省同來會試。行在禮部禮科確議奏行。特諭。

加貴州巡撫都御史范鎮爲右都。

先是靖庶爲詔領行。鐵固却之。且勸兵固圍。至是以拱戴疏主。上欣然加銜。以答忠義云。

陝西道御史錢邦苞。請往金衛嚴湖監軍。上喜甚。仍益以杭嘉蘇松等處。發恤民庫銀五百兩與之。并給以勅印。

雲南土司木增助餉三千五百兩。賜以卿銜。給以應得誥命。疏中無隆武年號者。以其發之在先也。

命大學士何吾驛。詣平彝侯鄭芝龍朝房。會議兵餉。云。此番議定。再不紛更。卿須竭誠意以感動之。

革鎮臣黃斌卿伯爵。

以其久扼舟山。未有寸功。虛糜廩餉也。

因魯藩使臣左軍都督袁兆錦。行人林必達。

魯藩以公爵封芝龍兄弟。兆錦必達優奉藩命而來。上以其招搖煽惑。欺侮肆行。

思文大紀 卷五 八

兼以芝龍兄弟。愧憤不出。故令囚之。以候常朝日面質。後兆錦以金贖刑。必達准復原官。

上諭輔臣黃景昉。曰。福京訛傳驚避。潰兵竄逸。山寇乘機抄掠。兵單餉絀。根本之地。搖動如此。深爲可憂。所議歸併事權。以軍臣兼制二撫及兵道移駐福甯等事。卿其確議力行之。

楚通城王與吳易起義東湖。

上諭吏部主事鄭廣唐。曰。朕獨居不御酒肉。力行已久。豈爲難事。若王言屢易。時勢使然。朕豈得已哉。至求治過速。止爲心切親陵。爾言言藥石。遠識深心。朕心嘉悅。督師黃鳴俊。解僞官鍾淑哲一名。上命刑部審明正法。

賜戶部侍郎湯來賀新銜關防勅書。

來賀疏陳。文武率恣空談算做空事。慷慨請綬。上採納之。予以新銜。曰。欽命總督江浙徽甯等處專理湖東恢勳便宜行事。行在兵部兼戶部左侍郎右僉都御史。

所允兵餉。即准取用。并粵中隱漏未盡錢糧。可充兵餉者。都著一力撙察。似爾忠正。豈可多得。成功之日。朕不負報。關防勅書。三日內奏頒。併令其料理水師四百隻。

以郭煒爲御營振武營。陳秀爲威武營。黃克輝洪旭爲勇武營。

江西東鄉縣生員監紀魏人龍。進救時箴。上稱其雅俗共賞。

諭唐王聿錫云。六師久出。豈得回鑾。暫駐延津。正規進止。以戰守總無成算。文武仍

不同心。餉餉兵單。內憂外懼。朕不得不迴環却顧。計萬全之著。兼以農事方殷。驛路艱苦。朕愛民切切於念。豈忍重困。王必能知朕意。毋惑謠言。

召守建陽兵將林順。至分水關。與陳天榜同心協力。互相策應。

大學士蘇觀生疏陳迎駕兵一萬。上勅其實某兵至順昌。某兵至歸化清流汀州。務

要十分安靜。毫不擾民。始慰朕心。

勅汀州知府汪指南修葺行宮。供億諸務。概從儉約。不許多費勞民。

思文大紀 卷五 九

進朱大典太子大師文淵閣大學士。仍鎮守金華。

勅督臣萬元吉。從西路進兵。撫臣周定祜等。從東路進兵。以一枝屯建撫。以偏師出

瑞洪。更檄楚督臣何騰蛟等。出九江。合兵采石。立限殲奴。毋使日久糜餉。樞臣吳

春枝。部臣湯來賀。速從長計議。

上謂左右侍臣曰。近日兩京覆後。武臣冒濫驕貪已極。怯禦夷而勇殺民。巧凌疆而

無法紀。何能破其積習。

四月初五日。上誕辰。諸臣先一日請賀。上不受。曰。朕奉大統。已近十月。孝陵不見。百

姓不安。文因循於內。武擾害於外。中興事業。茫無端緒。蔬菜自勉。豈可晏然自居。

以聽羣工慶祝耶。惟於行在公所。總用太半一分。遙祭二祖列宗。唐國祖宗。另設

於旁。

按上一免元旦之賀。再免壽旦之慶。是真切於復仇雪恥者歟。

勅諭行在吏部都察院等衙門。考察國家大典。所以別賢否而明吏治。今朕中興。適

逢大計。憶昔神廟末年。南北兩京。掌計部院。各分黨類。遂成水火。朋黨之始。今部

院科道。切要喚醒積習。去朋黨之私。以至公黜陟服天下。即逆寇聞之。亦必敬重

朝廷有人。如或仍蹈前弊。實有所歸。

召劉柱國入行在。爲添註右侍郎。以道臣程珣。代撫惠潮等處。

清迫崇安。上勅施福速領兵出關驅勦。著輔臣德璟同去。施順慮遲延。德璟復疏

趣之上。曰。如此情景。與鄭彩進關。張家玉守新城。何異乎。

賜豐城侯李承祚杖。出入朝班。

諭陳用賓爲襄城。

勅平彝侯鄭芝龍。巡行各關。撤還犒賞剩銀三千兩。上嘉其恪慎。

勅諭關務殷繁。輔臣振飛奉調日久。著內閣中書官教趣入直佐理。

特簡科臣袁彭年爲首坦。佐行察典。

陸科臣劉中藻爲太僕寺卿。奉勅聯絡勦輔督鎮。賞議金處兵務。

勅諭軍師蔡鼎曰。朕原速期幸虔。以迎兵未至。故調國姓成功。輔臣冠。護駕前行。今

于華玉兵已至。又虔中迎疏疊來。則國姓輔臣政可用力湖東。不必調到湖西。東

西並舉。朕親節制於虔。江省之復可必。著國姓輔臣。速約各鎮鼓鉦前進。鉛山告

警。必行兼顧。以鞏崇關。

居守福京吏部尚書曾樸。擅離福京入覲。請對。上切讓之。

勅諭行在鴻臚寺。朕奉大統十一月。不見孝陵。情勢離阻。愧恨甚深。方闕竭勉。壽日

斷不受賀。文武亦免遙祝。但願與朕同心。親視救民。不在區區跪拜也。再行申諭。

著即恪遵。

頒給廣饒巡撫周擴關防。

上游巡撫吳開禮。自請防禦分水關。上嘉其忠奮。

泉州山寇嘯聚。翰林院兼御史黃慶華。率同鄉倡義保障。地方藉以安甯。上加級以

寵之。餘各紀錄欽獎有差。

思文大紀 卷五 十

陳子龍以前僉都御史加太僕寺卿楊廷樞以前職方司主事兼山東道御史命輔臣德璟察嚴建甯屯田數目其屯兵選調著撫臣吳開禮相機行

工部尚書鄭瑄爲國姓成功請發烏銃上曰國姓圖功雖是急務御營兵器關朕命身烏銃豈可全發如此等事該部以司空大臣全無執裁惟請朕躬爲推卸之地鄭瑄何無骨力至此姑且不究云

按瑄以庸才而尸大位保身家妻子之念重故自皇上登極以來無所建白所薦二三人皆閩地之錢神有靈者上目之無骨力知人說

平彙侯鄭芝龍疏陳閩省守關兵餉器械衣甲共用銀一百五十六萬上諭之曰卿兄弟純忠大節擁戴朕躬中興大事非卿誰託據奏即竭三省之物力亦不能不窮於接濟地方錢糧只有此數若不內外兼顧勤守並行大害大禍必然屬主中興事業必不忍言從未有藩籬不固止靠家門堵賊此理至明不待再計也前卿兩次議奏用兵四萬朕猶恐用餉難繼今必先成守後議兵以三萬守關口一萬

思文大紀卷五

十一

守腹裏此數之外再不可增若持議不決曠延時日即朕自誤高皇也卿當遵依以全守關之事若復再有爭執再有推卸是彼着不欲中興朕亦只有避賢路而已其四萬之議若定即著輔臣吾驕櫻令戶工二部與卿確議每兵一萬約餉銀每月一萬八千兩四萬每年共約銀八十六萬二千兩有奇先將閩糧正項雜項和盤打算明白一面具疏一面公請賜對限本日本內回奏

流賊入永定城空民驚積屍成山巡關御史鄭爲虹以爲言上傷心久之命建祠祀江西忠烈死難曾應亨黃端伯蕭漢李大覺名曰四忠以竹筠徐蜚英配享時有王錫者亦同死難勅禮部都與他諡以表臣節

行在欽天監進隆武三年歷樣著禮部頒發該督早行刻布以符典制勅諭邵武正在用兵知府慈煇仍著留任

勅諭行在戶部湖西新兵安危甚重尤發粵餉三萬刻不可緩速著恤民庫發五千該部發二萬五千與湯未賀速速飛解

處州府貢生李瑞唐疏陳恢勦三策治安五要上覽其疏曰以揭淮爲懷金陵復江浙之神著以出兵九江爲破南昌固嶺南之急著以奇兵襲江口以偏師復徽爲上下應援之緊著三策俱說得是治安五要於養民任賢生財節用獎廉懲貪諸務深明洞曉應是學古通才

上勅諭楊文驄曰大明寶祚啟自太祖兩京覆陷凡爲太祖親孫有能擴晉先立則大祖神靈有依大明國祚斯立朕與魯王大義正在於先後名分尤不在於叔姪魯王先立朕雖叔輩斷當北面魯王以存太祖若復後立是名爲爭總一立也先立以存太祖爲孝後立以壞祖宗爲不孝今朕先監國登極四十日在萬古自有至公豈今日一二侯舌可以顛倒楊文驄受知最早殺蘇寇以明大義勸魯藩而篤尊親本末甚明人言難如其面朕心自有鑒裁所進陳兩輝啟稿不堪一笑鬼域滿紙宜增孽侯參奏以食肉寢皮之可恨也朕愛姪王萬不得已業允勸鎮所請以明太祖大法該督尙慎終如始善保地方善行宜撫得親孝陵朕必不負元

思文大紀卷五

十一

功。

贈夏允彝右存坊石中允給與祭葬諡曰文忠

水口地方寇盜殺官劫餉上曰此軍目中全無國法長此安窮著上游巡按御史勒限緝拿遠限地方官一併治罪

上曰黃土隘之失元體中不受紀律輕戰殞身雖云寡謀殊可憐憫著與死事李茂德八賢俱加恩恤以愧怯懦不前者軍師蔡鼎調度未宜殊難辭責還同郭陳二將協力禦勦以冀檢收

上覽戶科給事中黃周星疏曰奏內三寒心處真可寒心盜賊公行民生凋敝兵將退縮左戴聲懸奉詔調沸角戶分門全不以國恤爲念者大小文武諸臣之罪也政教不行威令不信舉措刑賞失中廷議紛紜殺竊者是則朕躬之過也從今君務改絀臣亦須猛省

命天興府照舊織造歲緞

福京解到火藥器械四十五船。上著行在工部工料驗收。并勅延平府縣正官。擇地安頓。以佐捷伐之用。毋致疏虞。

勅大學士傅冠曰。朕委卿恢勦湖東。調遣嗣兵諸務。責任甚重。繼用湯來質。爲地方事體煩劇。郡邑焚燹。分路緩急應之。但未質尙旅南安。待粵兵粵餉。卿從永安出關。即可料理軍務。聯絡義旅。勦蕪復疆。朕所眷注。豈有陰謀巧中。得行挑搆者乎。揭重熙。雷起熬。劉名奇等。原出卿所薦。前旨甚明。俱聽卿同心調度。還與切爲中飭。毋負朕倚畀之誠。

新到官軍。四月欠餉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兩。准以粵西銀給之。

以總兵官包象乾鎮守汀州。

以太常少卿方士亮。翰林院編修何九雲。輔導唐王。

勅諭御營內閣。傅示臣民。示云。臣民擁立朕躬。志誓救民雪恥。逆寇雖狂。尙可暫守。而養戰銳。諸臣議論紛紜。殊爲道旁築舍。今徵士蔡鼎回報關上情形甚確。國姓

思文大紀 卷五

十三

成功。巡關回來。迎駕暫至邵武。相機出關。念八日之行且止。總之自古創業中興。誰不危而後濟。朕惟以當進死不退生六字自誓。併以此六字察驗臣工。此後除職守駐蹕。一聽條陳外。若有敢請駕回天興。併請退避廣東者。諸臣必從重議罪。餘必立斬。以狗。朕心通於上帝。臣民仰體欽承。云云。

副都御史荆本徹疏請小船可資戰勝禦敵。

以閩中方用水師。覽此奏。誠爲要著。下部議之。

閩縣侯官縣老詣延津。請駕回福京。上爲之感歎。云。卽位十一個月。無時不思靖口救民。飛蹕既久。豈得回鑾。固知入廈口險艱辛之狀。但恨在閩不能安閩。閩民不負朕。朕負閩民實多矣。

上諭都督俞懋功曰。武臣不許薦文臣。恐開覲覲弊竇。前已有旨。爾其克遵之。

建臨諸生請聖駕再臨建水。上曰。進取之念。甚堅甚切。萬無轉蹕之理。但謂農家力作。征役宜寬。朕亦耿耿於衷。

勅于華玉。迎駕兵須嚴加約束。日朕之焦勞日夜。思救湯火之民。于華玉豪爽忠敏。才敵萬夫。受朕深知重倚。必要嚴約兵將。令民間草木不驚。方爲屈駕時雨之師。云云。

嚴禁永定光澤二縣米穀私販接濟。

石甯建瑞四邑亂民結聚。藉口投兵。大費料理。上令籍其能勇者爲兵。汰其老弱者歸農。該縣官自爲收拾。

福京解加貢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令安民庫察收。免沙縣借助及舊欠銀兩。山寇竊發。災及萬家。上聞而惻然。故遣是免。

思文大紀 卷五

十四

思文大紀卷六

温州饑。小民白日拾奪米穀。上曰。此豈漸可長乎。著該撫速行銷頭。毋使滋蔓難圖。發恤民庫銀三千兩與湯來賀。順賚往犒滇兵。以前費未到。茲補賚之也。

著御馬監官察收安撫雲貴御史陳廣所進馬匹。俟御覽了。付該監善養備用。

禮部主事吳鍾楫。請首克南昌。選銳銳進。最爲上策。倘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

閩震驚矣。往虔非時。且人力舟車。俱有未便。上以爲然。

上以天輿根本重地。城守不可缺。前撥兵八百名。已經平彝分派各門。務當嚴飭教練。以重防守。再益以三衛屯丁足矣。

都督賈君堯。疏陳因兵獲船裕餉。且清奸宄而杜接濟等事。上曰。此策最良。惟在行之得法。毋滋騷擾可也。

思文大紀卷六

上勅督師兵部尙書朱大典曰。民不得已從清。情實可矜。而拓復疆土。全藉武臣力。卿與諸督鎮。當相機剿堵。期於兵能易暴以仁。民能去逆效順。便足稱王師矣。

侍郎湯來賀。差官解助粵東硝磺四千斤。上令轉發福京工部製合。立刻馳解軍前。

江西巡撫都御史劉廣胤。疏請駕臨。以行宮刻期告竣。茲不勞民傷財。上答之云。朕

駐蹕慶南。收復江右。即移師入北。廟謨久定矣。祇以閩省三關。嚴商守禦。乃爾就

延時日。太廟奉先廟修備畢。諸臣分任功次。俟到日議酬。

天輿府福清。永福。古田。羅源。四縣山寇徐紹王可等。恃險連結。悉行抄掠。上令知府

事熊華國躬親督勦。至是功成。仍勅其善後毋狃。

禮部右侍郎曾學佺。疏陳聖駕駐延津。所有關切四事。一。澹延河隄防。一。汰隨征冗

役。一通福京米船。一事例銀兩。許以生鐵准價。上嘉納之。

勅福京所存行在之印。俱繳御營用。福京部院堂司。暫用銅鑄。冠以福京二字。

蕭家渡玉獅嶺一帶綠林。盤踞山腰津口。向晝劫掠。失去解助銀二百兩。上聞而駭

曰。近畿安容有此。著知府熊華國。練集鄉勇。力任之。

上諭戶部侍郎梁應奇曰。覽爾所陳。祛衙蠹。清隱匿。革火耗。禁牌票。去飛詭。除階稅。六事。皆去其害。足以裕國者。著逐款力行。遍爲嚴飭。有踴前弊者。監司守令府佐

立行糾參。以副委任至意。

提問不法內臣戴照。

上游巡撫吳開禮。糾照貪婪蔑法。上命輔臣鳴俊。先行提問後奏。

令兵部多給獎功釋罪榜文。星馳軍前宣布。

上諭朕聞浙東兵將。更端吞噉。劫掠士民。貧富俱無安枕。如朕身親罹水火。浙中士

紳在朝者。速體拯救善策。

勅順德知縣蔡紳曰。順德係東粵鉅邑。地方多故。亟當軫恤民隱。加意撫綏。况履殘

酷之後。倍宜施恩者乎。惡良與治。以俟報績。

沙縣草寇。既撫復叛。百姓慘受荼毒。

禮科給事中龔善選。疏言大勢攸歸。云楚留辰州。蜀留遵義。江留贛州。南安。浙留金

華。温州。殆天意之有歸人心之有待者乎。上然之。

浙江御史湯葵。請發海師。直搗吳浙。

上令凌超進閣。佐閣臣看奏章。言官合詞糾之。即止。曰。朕愛其才可用。故俾進閣。在

朕左右。非作票擬也。

令兵部主事李言。前往甯化清流。解散亂民。

時二縣百姓。烏合糾衆。號爲長關。又託名曰田兵。以較斗爲由。恐搶掠成變。故著

李言察所害何在。即與銷除。

上勅督輔黃鳴俊曰。徐世蔭身任節鉞。不能驅寇安民。乃先移鎮逃走。情迹難掩。成

法自在。卿不必代其邀請。以開僥倖之風。

清屢窺贛州。督師兵戶二部侍郎湯來賀。請先安此而後他圖。上壯之曰。南贛是

數省咽喉。狂寇狡竊百倍。已欽命家臣郭維經率兵馳援外。據奏該督憤切請行。

思文大紀卷六

思文大紀卷六

思文大紀卷六

敢必先議餉銀出於何處。然後召兵不難也。

左都御史張肯堂請餉三萬兩。上議以二萬五千兩。責成福京戶部侍郎徐應秋於

近處州縣催用。更五千兩。責成黃日昌於安民庫備用。

國姓成功請給新到官兵月餉。上令於邵武近處另給。該部即行文去。

勅鹽官清理嚴政。嚴禁私販透越。

時獲私鹽十萬斤。變價四百餘兩。發恤民庫察收。西路鹽商。合同奏達。故有是禁。

贈翰林院編修林必達左春坊右庶子。予祭一壇。減半造葬。

念其經筵纂修。著有令問。分考京闈。得賢口治也。

諭戶部侍郎梁應奇曰。餉部責任甚專。倚畀甚切。兩粵元年金花正餉。久徵在庫。應

奇速往。勿避風雨。到日即遵照勅書內事理。合同道臣顧元鏡。關守箴。分委省府

官。立刻飛解報完。然後再起二年之額。其勸農察苦。諭安懇食。練勇鼓義。六款俱

着嚴飭舉行。務須民生樂利。地方安堵。有司不得加取民間。囊棍不得乘機肆擾。

思文大紀 卷六 五

庶二三年間。徵輸廉肅。大資中原捷伐之用。朝廷自有厚酬也。

工部左侍郎葛寅亮疏言。務去飾治繁文。必收近取實局。上目為老成裕言。朕當書

銘左右。

強寇萬餘人攻圍程鄉。勅兵部飛檄該撫。速當守禦殲除。

歸化縣胥矜子民。閉城二日。不令于華玉兵進城。

安置埔庶人于連江。勅奉新王嚴加鈐束。不許令見一人。透出一字。若有毫釐疏虞。

地方官從重加法。王賁亦無所辭。

勅監軍兵部侍郎于華玉。原帶親兵五百八十四名。并標官三十四員。與羅登輔所

領兵一千二百二十八名。准暫住順昌。張思選所領兵一千零八名。暫住歸化。俟

駕行扈衛。

上勅督輔蘇觀生曰。有卿行役。朕擬即幸度。以慰徬待。奈閩士浙民。戀戀難釋。不得

不少為遲留。安此赤子。迎駕各兵。卿暫令其併力齊心。克復湖東。清道之功。與扈

蹕等。至措餉艱難。卿所久知。切戒以兵無擾民。勇必堪戰。勿致虛耗糧糈。湖西正

在戰守。著於梁應奇餉內發三萬兩接濟。

工部尚書鄭瑄等。議以元二兩年。司料額銀內。將天興、興化、漳泉、汀郡、六府。福甯一

州。每年共銀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二兩六錢零。悉解居守。專供造器買礮等項。存

留起運之用。以延建二府四千八百二十一兩五錢。解赴行在。以備不時各應之

需。上允行。

平蘇侯於泉州建寺曰報恩。上賜為勅建報恩禪寺。僧官贖田。俱如議遵。還置買。以

永忱修。

江南布衣翟疏直言。上曰。此疏於古今得失之局。亦有所親。至切朕躬。處言言

藥石。誠可嘉尚。即便准候對。

諭兵部侍郎于華玉曰。朕痛兩京繼覆。全非彝寇之能。止因兵民扛恨。致危宗社。今

日僅有彈丸。資此民生。以期恢復一統。若復傷民。即促國脈。卿直仰體朕意。實令

民安。新兵譁擾擾民。乃未經節制者。卿當亟振刷陋規。毋徒憂畏諛諂。

准太常寺少卿楊錫瓚以禮致仕。給與路費二十兩。錫瓚曾為唐府長史。上潛邸時。

相得甚歡。及即位。超拜是職。時年已八旬。故以禮遣之。仍勅該府縣月給米四石。

夫四名。以稱始終優禮。舊臣至意。

瀘溪知縣李翔抗節死難。追贈為兵科給事中。特謚忠烈。給祭一壇。廕一子入監讀

書。

令吏部議一要地要官。以任雷赴驚。另給勅印。盡其展布。

廣西逆酋農國琦。聚眾陷城。遂令建府。反叛昭然。巡撫晏日暉率官兵破之。生擒國

琦等。令審明正法。傳示各酋。不必獻俘。脅從解散。以示寬仁。有功文武各官。陞賞

有差。

兵部主事孫口疏陳釋夫歸農放船運米二事。上謂此疏殊合朕愛民至意。該部速

速舉行。

思文大紀 卷六 六

時上不果行。役夫船隻。羈候日久。

甯德縣哨船防海。時有議移他用者。上以額偏不多。仍照舊設防爲是。

上諭戶部曰。納貢事例。原非得已。大縣量四名。中縣三名。小縣二名。不得濫收。事平即止。

上勅揭重熙與輔臣冠同事。何三省與督臣湯來賀同事。誠恐權任大分。翻多駁附。號令重出。莫知適從也。

時湖東寇合。亂民逼逃。有致恨於荷簡自便。政令不一者。故云。

准禮部尙書黃錦給假三月。往湖州。與新撫臣商度機宜。然後乘勝出戍。以謝良有

所募三千之衆。聽其調用。犒賞銀兩。即在本地措處三千兩。

四川成都府推官劉口。疏陳合漢黔以聯輔車。一事機以省牽制。開屯田以安兵農。

練鄉勇以資戰守。上嘉納之。令部臣虛心訪明。毋以故套了事。

勅行在兵部。衛廣警報狎至。堵禦宜速。吳浙人望方殷。虔蹕未便即行。該部速會同

思文大紀卷六

七

新撫李邁。密察贛州迎駕各兵。來的將領。官善安插加恩。以爲新撫標下練用。未
來者。速行文立止。至湖南餉銀三萬兩。速差官解去。勿得稍緩須臾。輔臣觀生。還
着住虔調度。以安危疆特諭。

給已故吏部右侍郎蔣孟育新銜諡命。廕一子入監讀書。又謂其懇善好學。終始如
一。諡爲文介。

孟育。龍溪人。萬曆己丑進士。久歷輪苑。所著有恬菴集三卷。

勅李明忠調用狼兵。

時有議狼兵可用者三。不可用者二。故又中止。

勅新授廣信撫臣周損。預先料理整辦船隻各項。以便不時進發。

御史鄭耀星疏陳諸臣虛聲多。實際少。上深以爲然。曰爾既知之。自當力挽之。毋僅
託空談可也。

給發守關都督陳秀藤牌五十面。烏統發價與之自鑄。以原鑄者不堪。仍勅繳回。改

造。

催福京工部速解班鳩銃。來軍前應用。其戰被亦酌議製造。以防急需。

閣臣黃鳴俊疏薦義師曹明遠汪忠稷等七人。上令部臣從優敘擢。

道臣倪祥普治處州。勞績素著。兵民相安。上令其加銜久任。以惠一方。

上諭兵部尙書呂大器曰。卿所言用人太濫。所用之人。又轉相援引。虐民費盜。望治
何由。所見甚是。朕自今當急省改。

准兵部主事邵明俊回天興。製造戰器。

時明俊自陳。有稍微要法。火攻奇異器件。且又願捐資措辦。故允其請。

勅諭江西巡撫李邁。自任報稱甚重。其所屬地方。准照轍撫事例。兼轄汀郡郴桂惠
潮等處。仍准領用劉廣府尙方劍。另寫敕來行。此諭。

以太常寺卿王忠孝帶管通政司事。

上諭嵩滋王曰。覽王奏。地勇廣積貯。皆網繆急著。其本在精擇守令。而久任之。有

思文大紀卷六

八

治人方有治法。收豪俠。慎選轉。憫勞吏。俱屬嘉謨。守內關宜用土著。於時務更切。
申飭力行。不可徒付之空言。

上諭輔臣曰。朕爲天下生民之主。未能拯救蒼生。心實歉然。况可令官兵肆虐。小民
受害乎。聞沿途閩兵搶掠。終日所議招撫。是爲何用。還著該督撫各官。中嚴約束。

毋得任其騷擾害民。
甯化縣長關地方。競立社黨。橫行不法。目無有司。上聞而惡之。著地方官嚴行曉諭
禁止。以消隱禍。

上勅副總兵傅復曰。覽爾奏。湖東居民。無山可入。始以畏死之故。不得已而順賊。既
以順賊之故。不得已而拒兵。展轉傷民。朕心惻惻。又云不忍以召募數人。坐困孤

城。銷磨義士之氣。願與陳丹一心辦賊。俱見忠忱奮勇。今湖東之事。一委輔臣廷
麟。督臣來賀。還著實力共事。用心圖功。速復撫建。自有重賞。關防既鑄。著即頒發。

以便行事。

以便宜行事。

以便宜行事。

以便宜行事。

諭戎政尙書吳春枝曰。還禁旅以壯根本。駁虛冒以清軍費。正卿部之事。卿宜力行之。

御史朱盛澧疏請實行訓練兵卒。上曰。兵宜練。必練心練膽練力練氣練忠義。方成勁旅。不可徒放噉吶喊。如兒戲故態。著申飭行。

上諭太僕寺少卿凌超曰。覽爾奏。甚有源委。所稱急舉實做密察三言。及謹慎二字。與以浙人辦浙事。用奇用正。時至機動等語。俱有成算於胸中。吾久不見凌生矣。著即隨便召對。

勅總兵曹志建回鎮防守。免來迎駕。副總兵張安。不必入闕。即往辦寇。後俱爲督撫觀生留守贛州。

時以贛南重地。寇警頻聞。志建參張安兵無紀律。以爭渡小故。擅殺貧民。故上兩止之。

勅令黑夷十名。隸戎臣吳春枝管下。訓練。照例開糧。至卿兵精練奮勇者。通准作御

思文大紀 卷六 九

前親兵。

火藥火器二都司。關係攸重。以李芝蕃協佐鍾澄川。陳宗器協佐王開勳。以原銜都司溫弘潤韓應琦。總理教練事務。皆從戎臣吳春枝之請也。

諭國姓成功曰。兵餉器三事。今日已有手敕。確託卿父子。茲覽卿奏。言言碩實。朕讀之感動。其總理中興。恢復兵餉器甲。統惟卿父子是賴。銀關防護。即以此爲文。造完頒賜。以便行事云。

兵部主事兼御史陳所聞疏陳清勢逼迫。上曰。吉安失事。清以退爲進。奸細必布滿萬泰章貢上下。著督臣萬元吉。撫臣劉廣胤。作速嚴飭各地方官。分頭堵禦。輔臣

親生嚴守贛州。即檄粵鎮周仕鳳挑兵三千。速下萬安堵剿。道臣李含樸留兵一半。緊守梅關各隘。鎮臣劉承胤既至茶陵。即宜整擄速同萬元吉剿捕。更見勞績。

督輔臣廷麟速督所部兵出泰和萬安。一鼓擒奴。毋疏防禦。陳所聞著速赴贛州。與督撫協理守禦。事定後即行復命。行在兵部馬上分路飛勅遵行。

手勅督輔觀生目前收拾吉安。綢繆贛州。中列五要計。皆依剿切著。宜遵行毋忽。督輔觀生疏陳閱兵始末。上曰。閱兵自當招撫。但初撫未易受我操縱。卿謂我無重兵。則威不立。無糧與餉。難禁不掠。事勢誠有必然。卿促張安去虔。地方獲甯。通商

撫民。令各安業。朕心悅慰。各兵羣處甯都。自應量與措餉。前有贛庫備川銀三萬兩。併湯來買道解湖西餉銀三萬兩。可就此中分給。卿還與督撫諸臣詳議行。卿在虔中調度。朕心可免憂勞。

勅唐鄧二王毋得私受啟本。凡官民奏章。必由通政司封進。方不失藩體。違者輔導官方士亮何九雲重治。至於詞訟。應歸有司。通政司不許封進。以擾士民。違者通政司治罪。

土賊攻陷詔安。知縣田植死之。海寇突入內地。焚燒課船。上勅平彝速行剿滅。以靖邊海地方。

鎮海。平和。二縣山寇竊發。上勅下游撫臣程岫作速受事辦理。務以一賊不遺爲功。

思文大紀 卷六 十

勅上游巡撫吳開禮。守關官兵。敢有擾害民居。民不拘何營。即同施福立行正法。

定彝都督郭煊。疏陳病故兵丁三百八十一名。另募補額。上嘉其實心精覈。曰。病故兵丁。殊可憐憫。其月糧准給爲棺斂盤費。至每名日給食費三分。登程日倍之。俱依議行。

山西道御史林蘭友。疏陳小城釀亂激變。賊黨聚衆焚劫。上曰。仙邑壬午之寇。由邑令殘酷。署官貪汙。豈惟仙邑。古今天下之變。何一非守令不肖所致。據奏李芳馨

之暨旗。羣盜之響應。禍始於無良胥役。縣官豈能無罪。除縣官有無賊跡實察別議外。今當先拿猾胥。以服潢池之心。次部署官兵。以充戡剿之用。守道柴世誕。速

會同鄉紳。督率鄉邑。撲於始然。勿使滋蔓。

上謂御史王國翰曰。覽爾疏。規朕躬。語多切擊。朕自嘉與採納。應改圖的。改過不吝。其澄敘大小文武臣工。俱得其梗概。

著太僕寺少卿李維樞督率忠勇營副將李芬迎駕之兵。先到衢州。與督輔鳴俊協

力守剿。以待蹕隨。其海上額設之兵。自應量補抽調之數。該撫慮若騰從長議行。木增准督銜太僕寺少卿。木懿准加銜四川右布政。以爲邊遠土司倡義急公者勸。定鄉試於六月。上謂首輔吾驥曰。文章之氣。可銷甲兵。多上奮庸。務收俊乂。朕念福京士子。亟宜賓興。茲定期六月開科。鎖闈三試。微棘放榜。不許游移一日。監臨照兩京舊制。定用御史兩員同去。提調則布政司。監試則按察司。一應科場事宜。卽於五月抄報竣。不許苟簡滋玩。分考官務用甲科知推。不足則就甲科中行官禮聘。其江西浙江湖廣及各省來試者。跋涉可念。著地方官給與文書路引。以禦盤詰。見在流寓的。就赴福京督學考選。一應赴京恩歲貢生。照例著禮部考選。吏部尙書郭維經。疏籌浙直第二機宜。上曰。兵貴神速。先復杭徽。豈非至願。衛嚴擇重臣。孰有踰於督輔鳴俊大典。及靖蘇侯國安誠意。伯孔昭其人者。若居中調度。則全在中樞。所謂克郡以郡封。克邑以邑封。前已有旨。由海出兵。又須陸路接應。說得是。朕原憫念東南。忠略誰可委任者。卿卽舉其人以應。朕自有鑒裁。

思文大紀卷六十一

衢州清道。貴州道御史葉向口以爲言。上曰。三衛告急。須以督撫之報爲憑。隨事未可倉皇。用心乃能共濟。勳臣劉孔昭。久已勅其援衛。會報四月朔日出師會剿。包鳳起已抵遂昌道中。楊文聰近奉開諭之命。然可遣將赴援。郭貞一四員。止合隨地監軍。王瀆。朱名世。朱名卿。自應各率鄉勇。共護衛疆。此外如方國安。亦應分兵協剿。共固閩京門戶。斷無束手坐視之理。

檄鎮臣周仕鳳提兵救援湖西。蓋因就近調遣也。

兵部司務徐心箴。疏陳三可惜四可憂。上目其切中時弊。

監軍御史陳璠。疏報西彝納款。上曰。安承宗既悔禍披誠。面訂輸賦青田。通道走驛。又勸獻方物。准賜與府名曰口口。并領給印信以寵之。

封廣西鎮臣陳邦傳爲富川伯。以其有擒靖江庶人之功也。

勅行在兵部。國姓速令郭煊守住永定。調陳秀。周麟。洪正。黃山。速速往救贛州。殺退清兵。保安贛州。有功重綬。有失重罰。淮州草寇。著鄭泰。蔡昇。用心扼剿。無致蔓延。

勅按臣朱盛澍。展請陛見。今撫臣周損之任。盛澍標下兵將。著靈付周損代管調度。

盛澍准隨三五人進關。來行在賜對。面陳方略。

命中書官催輔臣光春增志入直辦事。不得遜陳。

大學士曾樞。薦同鄉劉遠堪爲御史。上曰。御史爲朝廷法官。若不濟勸懲。何以明目達聰。從來巡方積弊積積。朕所親見。這所舉用劉遠堪巡粵左。卽著允行。仍與

加太僕寺少卿職銜。

上曰。關外百姓。渴望王師。李邁。周損。著卽星速前去。以慰懷思。

五月

清廣度信。警報頻聞。上以茲地關閩門戶。自當急用援救。移勅與督輔廷麟元吉等

商酌行。

上謂蔡鼎募兵。有名無實。大負朕躬委任至意。餉銀斷不容輕發。

勅光祿寺免行端午節事。

思文大紀卷六十一

上命錦衣衛官。招募橫有勇力者十名。作御營標下用。

上謂金衛巡撫劉中藻曰。選練精兵。可取於芟翠薈莽。畚莢三項。此議誠是。取用之後。卽當給示。免其差徭。仍勉令與百姓相安。兵數准一千名。衣甲銀兩准於該州

勳支二千兩正項。務期兵精而餉不糜。

上謂輔臣曰。延世之賞。非恢疆拓地。大有軍功者。未可輕議。朕懸此以待諸臣久矣。吏部員外兼兵科給事中揭重熙。疏陳江右義師響應。數踰六千。上曰。是舉實爾忠

誠所感。

上謂召募漢兵監軍御史陳廣曰。吉安失事。起於鄉勇引寇。他兵坐視不救。深可痛

恨。然漢兵戰而不勝。猶愈於不戰而逃者。爾還策勳自効。收拾餘兵。共固虔地。不

得以困挫自餒。

勅崔芝船到舟山。盡以運回之物。照數給還黃斌卿。

時芝自杭潛回。多攜銃器船隻。故云。

上語文選司主事徐芳曰。朕實心救民殺口。至從前偵誤。皆出任使非人。爾職典銓曹。爲國擇一賢能。奚啻勝兵數萬。清陷廣信。

兵部侍郎于華玉。疏陳汀贛唇齒。須全力注意。以鞏巖疆。上覽其疏曰。具見謀畧。前因度中告急。特遣家臣郭維經。以總制行。計程已抵汀境。于華玉正當每事相商。所稱上策。待制臣疏到即用。朕志切救民靖口。不回福京。親發大誓。現在劍城委首輔及樞臣。練十標營。以壯禁旅。

撤回羅登輔謝祥昌各鎮兵。以固長汀。

擒斬仙遊縣山寇林照寰等百餘人。上曰。賊首曩曩。誰非赤子。乃至犯不赦之條。朕實切惻念。

兵部主事徐州彥。疏陳開關入蜀。宣布皇恩。目擊情形等事。臚列督輔濫按在事諸臣。王應熊。樊一喬。李乾德。馬象乾。米壽圖。劉麟長。王芝瑞。萬年策。鄭達元。劉泌。范

思文大紀 卷六 十三

文光。牟道行。田華國。曾英。曹勳。莫宗文。楊展。賈登聯。譚詣等。戮力殘疆。奉揚威名。上曰。川蜀頻年苦寇。民不聊生。聞諸臣提挈贊襄。朕心甚喜。州彥克盡使職。著卽前來復命。

上諭靖彝侯方國安曰。卿威望績勞。爲江上諸師之冠。至矢心奉戴。忠誠無二。朕猶鑿字。卿無可問之嫌。朕豈聽職之主。中外大小諸臣。須同德一心。乃能辦敵。切勿妄分彼此。使醜彝聞之得計。卿其曉示將士。善體朕意。不必爲浮言所搖。且聞卿遵諭。同舊輔馬士英。節制張鳳翼。阮大鍼。等江海諸師。具見和衷敵愾。朕所深嘉云。

富德源三縣大捷。斬寇獲船。全恃鎮臣方元科竭力支撐。傅明德。田勝。涂有聲。協助靖彝侯奏至。上悅。

給太醫院徐淑卿銀三十兩。令在延平府開設藥舖。以濟貧民。時冠裳輻輳。暑氣薰蒸。人多患痢疫諸症。

大田縣貢生樂英。進册府元龜一部。勅部院張肯堂。差官發銀。往浦城平價糶米。以濟軍民。關市牙埠。不許生端阻撓。琉球世子。差官航海入賀。併貢方物。上謂其忠順可嘉。船准入港。餘各照例奏奪。并勅地方官照管安泊。以示柔遠之意。

鎮臣黃蜚一家殉難。准予祭六壇。再加二壇。并行原籍建坊旌表。以示勸焉。勅兵部侍郎劉士楨曰。卿父子破家起義。爲國難口。奮不顧身。失足捐軀。尤可憫念。准卹優恤。以慰忠魂。卿當同督輔諸臣。戮力保虔。俟吉。朕暫駐師延津。稍定卽移蹕章貢。君臣相見有期矣。

上諭平彝芝龍。首輔吾驤。吏兵戶三部臣曰。官兵虐民。急而從清。不獨遠遂開口爲然。此爲目前第一失政。則御將安民。爲目前第一急務。今當商定民如何安。應用何人。將如何御。應換何人。近民既定。遠民自安。民心既固。寇膽自寒。中興恢復。此外無道。卿等共謀所以成之。吳聞詩著授兵部員外。前去徽甯。有功再擢。

思文大紀 卷六 十四

頒忠勇將軍銀方印一顆與施福用。

初九日。廷試貢生。勅禮部各察正身年貌。嚴核混冒懷挾等弊。以作人文。上隆治典。廣西桂林等府。全州等州。進貢監國登極表箋四十六通。上雖嫌其遲。然亦念路遠阻滯也。

肅虜將軍黃斌卿。疏陳古今多一精忠。中興少一名相。上覽奏曰。輔臣道周。精忠大節。就義從容。真足感動天人。爭光日月。朕方恢中興大業。而一代純臣。先殉國難。撫念今昔。倍爲愴懷。翁龍補現在何處。著該部再行訪察。務得實信回奏。以憑從優卹錄。其毛玄水四員。并與察恤。

福京米價騰湧。試御史劉霖懋以爲言。上令閣臣喚霖懋。究其何故。并議一長法奏來。以蘇民困。

山寇圍永安。知縣徐啟霖獲好細翁春羅容。手辦之。不能倉卒定亂。致圍城如沸。殃及流寓。一概涸殺。詔切實之。

上勅靖彝侯曰。清寇常山。我兵抵常救援。復被馬步沖殺。下河淹斃。損傷多人。衛部一任長驅。官兵縮朒如此。何以支敵。卿其飛催督輔。大典標兵馳援。復召顧應勳馬步兵。從金衢應援。毋致疎虞。

以南平縣庫銀二萬兩。著戶部著的當官。解到贛督軍前用。

南平知縣劉安社。疏陳南平未設驛遞。凡有夫役二十八坊。婉為號召。殊非體制。上曰。地方困苦。驛遞艱難。朕行且發銀僱夫。何況其他。自後遇有地方難行事。一面具本。從文書房奏遞。務期民安。

禁地方官買。

上曰。上帝命君。惟為養民。君之設官。惟在安民。貪風流行。民始不安。府州縣之行戶。實地方害民之惡政。官之稍有良心者。尚以官價買之。比市價十去五六。全無良心者。直標票取寄。吏書緣之。奸孔百出。朕昔潛邸。久知此弊。宜行永革。急救民生。在外則都察院榜示所屬。恪選副朕仁恤。違者必置重典。

思文大紀 卷六

十五

勅下游巡撫吳之屏。爾留心地方。夙切固圉。以泉興二府每石米派銀一錢。務足千兵之數。亦屬可行。須著實訓練。以裨益地方。毋但有名無實。更諭各縣里排朝廷正供。自有定數。不許加增。亦無容損減。速完額餉。以充關守之用。

思文大紀卷六終

思文大紀卷七

欽定廷試貢士十二名為萃士。

勅於放榜之後。首輔會同禮部禮科。公選年青質美者一十二名。令將祖訓及大明會典分類分部。定日熟習。着翰林院編簡一員。提調教習。三年後。仍將所習者分條欽考。以熟記有識者。立賜同進士出身。破格授以翰林禮部等官。其首名賜為中興廷試貢元。准與即授京官。其直浙江楚雲貴兩廣。或疆殘家破。或路遠流離。俱於放榜後三日。吏部會同首輔該科。仍引各生於朝門外。公同註定地方學職。次及福建諸生。此天理至公。且於選中酌其道路遠近。勿致難行。以示朕篤念斯文嘉惠天下至意。

思文大紀 卷七

一

甯德福安壽甯等縣。土寇橫行。上勅撫按道府。刻期勦定。擒渠散脅。以靖地方。勅崔芝親繳魯藩官印。純忠可嘉。今海師倚任方隆。即與掛平海將軍印。上謂羣臣曰。輔臣道周。委身殉難。其子子中備述之。鎮臣袁斌。卿亦有此奏。讀紀命時。有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朝人之句。朕亦不覺泣數行下。首為推戴大臣。卿典着于五月內。察例具奏。其子子中。年俱幼穉。更可憐憫。前賜銀圓既繳。准給銀二十兩。以助書資。

賞吏部給事中朱作楫。旌廉天字銀牌二兩。曰。作楫以羈旅之臣。直言受知。身處垣掖。能却暮金。真濁世之魯靈光也。

上曰。天氣炎蒸。輕犯豈宜淹禁。即勅刑部。遵熱審事例。通行直省。除人命強盜官糧軍機外。其餘軍徒以下。俱准保釋。以送天和。

以手勅一道關防一顆。賜行人唐倜。條記一顆。賜兵部司務王姓。使速去圖功。勿誤軍機。

勅司禮監速行文知會平彝侯。福京空虛。大比當殿。一面用以防備。一面留總憲臣張肯堂彈壓。

福建監臨御史王孫蕃韓元勳。疏陳減篇恤士。推一時之恩。惟是二書三經。不若三書二經爲合式。其題目仍照七篇俱出。二場亦然。庶餉之試錄。傳之天下後世。皆信爲不刊之章程。與朝之盛美也。上准如議行。

十六日午時。上大召對行在輔臣大小九卿科道并翰林記注官。後殿候對。鴻臚寺卽與傳行。

以工科給事中黃大鵬協守仙霞關。

大鵬。建陽人。崇禎庚辰進士。以鄉紳同地方官料理。誠重之也。亦以其能覺察地方隱情。而桑梓念切耳。

和順王慈欵疏。陳建陽縣百姓。因大兵久鎮。溪不敢漁。山不敢樵。上曰。如此情景。何以聊生。今後各官經過。不許入城。城外亦不許延駐。犯者卽行奏聞。還與榜示通

思文大紀卷七

知。該縣官一面訓練鄉勇。以鞏巖邑。

張安復姓名爲陳丹。遠來迎駕。上謂其忠勇可嘉。着加銜爲御營副總兵。仍管游擊事。後勅其往虔中。隨督輔觀生快勦。

永福縣雁湖山賊作亂。知縣田樞計平之。渠魁審明正法。令恤民庫發銀二百兩。爲楚王葬。壁五六兩月袍膳之需。

上諭戶部曰。錢糧收放。原以准入爲出。名添則病。在解官仍作欠數。因而布政司增添法馬。又苦在百姓。只以舊時法馬爲準。將該部與布政司較定。製造通行。但無失出。何須增入。

廣東解大造賦役黃冊一千七百一十九本。總貫冊一百本。着戶部察收。

上以光澤荒殘。民窮可念。本年正供錢糧。准與減免六分。以恤災黎。他邑不得援例。兵部右侍郎喻思恂。率文武二十人。共奏弘光皇帝。在平溪衛編髮爲僧。上令內臣屈尚忠。通政使周昌晉。往平溪。認仍勅黔撫口撫用心護駕前來。若有未真。卽

以方外禮延來相見。朕自有鑒裁。後知爲逆賊張獻忠假冒。遂輟前旨。勅內臣李國臣。看首輔吾騶足疾如何。順頒蜜食二籠。藥資三十兩。着善調攝。以副眷倚。

監軍兵部主事黃師正。進督師史可法遺表。上曰。可法名重山河。光爭日月。至今兒童走卒。咸知其名。方當擊楫渡江。速圖恢復。乃爲強鎮力阻。奸黨橫行。竟實志以殛也。惜哉。讀遺表。令人憤恨。應得贈恤祭葬易名。未盡事宜。行在該部卽行詳議具奏。聞其母妻猶陷寇穴。一子未知存亡。作何獲尋。黃師正多方圖之。

上諭首輔吾騶曰。田關之兵。敢行潰叛。大安關外。復有失控。朕心焦勞。卿其強出而分憂焉。

督輔傳冠冕。其領過餉器火藥。着行在兵部照數察收。以爲謝恩揭重照快勦用。時濶溪危急。重熙參其身任督師。日午方起。未嘗至關上一步。人言嘖嘖。上怒其有負委託之故。准以原銜歸里焉。

思文大紀卷七

上諭首輔吾騶曰。卿足患。朕親見蹣跚之狀。准再調三四日。朕決意躡汀。卿可同樞臣早爲料理。

上謂諸輔臣曰。臨民之官。豈可以銀而得。朕於閩浙近地。凡有捐餉至二三千兩而求爲知縣者。朕斷不允。蓋爲民生計。不可不周。况撫戡凋殘。有所未便耶。

時風衝伯牟文綬。爲捐餉急公。而有求署口山縣事者。故上峻却之。復諭吾騶曰。朕在延多日。漫云兼顧江浙。終於江浙何補。不如實出關。章定一件做去。尙爲得法。且今地方止有閩廣江楚四省。咽喉全在一處。清所必爭。我所必守。今不自出。負祖負民。朕之存亡。猶其小者。今還要催林口兵併陳天榜兵到。決

意初一日必行。

勅恤民庫發粵餉二萬兩。差官周瑚等。解到督輔廷麟軍前用。永定縣溪口雷湖地方。白晝行劫。奪去詔勅廿軸。及糧銀一千五百餘兩。上聞而駭異之。嚴行道府緝獲。以濟軍需。

平彝侯鄭芝龍疏請疏通福京河道以消殺氣以奠民生上允行
贈諸生翟登爲翰林院待詔

翟登江南人雅以復仇雪恥自負聞皇上登極匍匐入闕建言諫諍不遺餘力上官之不受茲以病故陝西道御史錢邦芑爲陳其本末上憐其才贈以是官并賜銀廿兩爲葬資邦芑爲之撤還上曰朕視忠臣過于骨肉一臣云亡朝廷即少一助翟登賜金着與製一碑碣不必繳進仍賜四語俾勒于石曰生既盡君臣之義死亦凍華彝之防名稱大明正士實關天地綱常錢邦芑等奉行

禮部繳進貴州試錄二十冊

授生員韓雄都爲兵部職方司主事

雄都曲周縣人忠憤氣誼甲于同等始與上遇于淮陽頗有獻納繼乃抵畿南偵探敵情比與輔臣路振飛起義大湖同副總兵王羽參將王奮武中書路澤澤淳淳舉人楊廷樞等同仇敵愾大挫敵鋒後乃入闕上稱爲佳士起拜是職

思文大紀 卷七

四

兵部尙書吳春枝疏稱杭州已復上曰杭復則嘉湖自是易事陸兵着靖彝侯專任之水兵着楊耿李一根周鶴芝等任之微甯一路制臣李遠撫臣口口包鳳起輔臣朱大典勳臣劉孔昭臺臣尹民興汪觀等分任之務以夏杪爲期朕股靖彝安民至意

錦衣衛王承恩疏請三眼銃百門弓百張皮套百個弩百把腰刀百把藤牌百面錦百枝火藥千斤俱照數發與之

官給大學士路振飛藥資銀二百兩曰卿爲患難舊德朕心眷注彌殷時當極難正宜同心力挽上報高皇中全始終若以病陳請豈朕所望着即日入直切論切諭贛州危迫人心驚疑督臣萬元吉取家人入城與民兵誓死相守乃保無虞上聞而壯之加以樞銜餘協力共守者陞賈有榮撫臣劉廣眉退避零都是何節鉞着革職聽勅

勅福京戶部發銀依前式製造尙方劍十五口

給李遵差官領餉七百五十兩馮京第差官領餉一千五百兩廣東解餉銀十萬五千五百兩有奇鹽課銀二萬一千三百兩有奇着恤民庫察收布政使吳時亮躬親督解程鄉遇警保扶無虞隨陞爲少司馬併加服俸以勸有功

勅發畿合一道與周文燦去貴州調兵

沙縣山寇竊發焚掠原野一空上念子道可憫勅有司官軫恤之

上諭督輔觀生曰覽卿奏援度將悍兵驕一聞急警輒就思歸如此無紀之兵安能濟事粵都會昌諸邑既可直接汀州則防汀更急于防虔何四都無一人議及甚爲可憂朕殘兵將罪之不能呼之不應督輔諸臣孰爲美策退守虔關豈朕所望更當奮圖勸勵堅定脚跟駐蹕延平以觀時變卿言良是還不時探度情形飛章來奏

恤勅民庫發銀二千兩與撫臣劉中藻帶往温州賑濟

時温州民苦荒種不入土也再發五百兩爲其募兵用

思文大紀 卷七

五

上謂近臣曰信撫五易而後得周損今又說損不足用才能試而後見俟到任不效另議未晚信乎用人之難也

都御史楊文騫疏陳吳易斬僞將廿三員殲敵三千餘級獲船五百餘隻衣甲器械無算上知大悅曰吳易于二月內已欽加職銜來疏尙未全填豈邸報猶有阻隔今茲大捷准加陞行在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餘銜如故陳子龍准加陞行在兵部添註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禮部擬會試定用十月移催各省各府不敢遲誤遵上旨也

勅選正官收粵西鹽利以資國計不宜留飽奸豪徒付鎮臣經理

勅國姓成功兼顧大安關仍益兵防扼恐有清騎突入銃器火藥即令二部給發

上諭大學士吳景伯曰贛州告警朕已三次發去餉銀八萬兩未見成功徒糜糧餉深爲可惜

上諭吏部驗封司員外曹元芳曰東南爲朕一人故三遭寇虐覽奏如痼瘕在躬義

師在在雲集。乘其怨而激勵之。因其勢而利導之。真快一犬機。元芳爲國仇家難。驚心慷慨請纒。具見忠孝。但往難而有濟更難也。

上勅總督川湖侍郎楊鶴曰。清衆馳驟。方在楚豫。必先堵剿。方爲長策。以湖南兵馬錢糧。付撫臣堵胤錫專辦。利襄承德。卿自認訓練催遣。佐兩路騰飽。功罪自無蒙混。極說得是。自今選將甯嚴毋狗。練兵甯不足毋有餘。通與傳知。卿還切念興復中原。非一手一足。務失同心。力恢復動成。一體酬敘。

復黃斌卿伯爵。改肅爲威。以肅字字義有疊也。

平彝侯鄭芝龍。疏陳孤臣矢心盡忠。上曰。輔臣道周。身陷腥羶。節光日月。甘久餓以明志。罵賊官而求死。雖疆國運中微。不愧大明宰相。朕讀其遺詩。刺心流涕。朕負道周。未能救于事前。道周不負朕。真誠擁戴于先。力恢危疆。垂斃不辱于後。此後必要奮志殺敵。雪我忠良。今日卹典。尤當破格。祭葬既照伯爵例。妻封一品。

思文大紀卷七

六

夫人。聞其四子長爲錦衣衛世襲指揮。次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三子著做行在尙寶司丞。四子著做中書科中書舍人。仍勅有司。一立廟於本鄉。一立廟於福京。春秋致祭。併予立坊于家。文曰。中興盡輔。其遺詩即立碑于廟門。家祠曰報忠。京祠曰愷忠。俟朕稍暇。當親草詔。頒示朕過于天下。行在該部速奉行。

議加福建鄉解額三十名。以示龍興首善。廣開薪樞至意。

令吏科都給事中。其彭年申飭科規。加卿銜以寵異之。

時中興草創。凡事俱循陋規。上知其弊。特拔彭年。以爲六垣之長。彭年陳列五款。上曰。即此便見丰裁。至中自當慎封駁。最所樂聞。隨事抄卷職掌。亟宜修舉。以題覆選部院。極爲得體。然必每科一員。專管注銷。月終提比摘參。方無稽誤。諸不要緊疏。聽該科季終彙請註銷。召對類行。備官悉廢辦事。今後侍班科道錦衣衛。各輪一員供直。其每日召對某人。鴻臚寺開一小單送閣。俾輔臣亦得與聞。記註官另候傳宣。事公則公言之。不得概註獨對。諫諍需人。資俸宜循。英才亦不可抑。庶

常部曹中行推知。皆可爲言官。若薦舉得當。又難盡依常格。至內外兼轉。自開舊制。二人兩季京堂監司之例。斷當舉行。朕特召彭年。正爲是故。還須逐款遵依。不得僅以建白了事。彭年資俸已深。准加行在太常寺少卿。仍管吏科印務。

大學士督師楊廷麟。疏陳慶事危在旦夕。援兵半已潰亡。上曰。吉州失守。督臣萬元吉諸兵。皆付一擲。撫臣劉廣胤。先出粵都。副總陳舟張琮。李源。摺五月初一日失機。成何法紀。此番功罪宜明。卿即詳悉入奏。惟慮惟公。勿借勿軌。見在收拾敗殘。亦即中興根本。粵兵狼兵三萬餘人。准卿招募。但作何約束。必先議定。近日地方苦兵。尤甚於賊。經過不慎。號令不嚴。驅虎進狼。綠林四起。豈必寇作戎首哉。包象乾兵張住玉兵。卿還嚴諭。不得收聚兇徒。終成潰散。朕十日內外。一定親蹕汀州。面議方略。誓在必行。決不失信云。

以修關餘銀。令錦衣衛分賞鄉勇。人各一金。爲首者倍之。使有功者皆沾實惠云。

上諭吏部尙書郭維經曰。官員賈否。關民生之榮悴。切宗社之安危。若吏部有滿堂

思文大紀卷七

七

清官。天下必少呻吟百姓。朕於此選。至虛至公。力拔其尤而後已焉。

戎政尙書吳春枝。巡行汀郡。確彙永甯清流歸化三縣平定功次。陸賈有差。上謂兵部試司務蔣平階曰。覽爾奏。多發人所未發。如一官五月而更數人。一人數月而更三命。百里而督撫並設。巡方與中使並差。皆害政之大者。至謂疑人復留用。募兵不同餉。有聽言之名而未收其用。去鋪張而存實意。口失機而務持重。皆切要語。朕所嘉尙焉。

安插迎駕副總兵楊元斌兵於將樂。

温州府進貢新茶。

勅錦衣衛都督楊秋。發兵捕勦沿海寇盜。

時周駿崔芝林雲龍等。或募賊入港行劫。或倚賊垂涎紳民。上以不可爲訓。故發兵勦之。并知沿海兵餉單虛。着福京戶部與布政司會議具奏。

江西光黃各營義師雲起。上勅其聯合義旅。殺僞復疆。仍列登極詔書。復一縣即授

知縣等款於勅中。付行人唐偶等費去。

吏部尚書郭維經。疏列三吳起義死難士紳。各贈官有差。葛麟贈兵部郎中。錢振光

贈參政。顧葵贈兵部主事。王日如贈兵部員外。馮壽贈副使。錢圭贈參政。王有容

贈詹事。麻三衡贈國子監學正。凌宏煥張光明謝球。俱贈訓導。

上勅光澤各縣倉穀。發充兵餉。可以濟饑紓急。亦便於出陳納新。發米一百三十石。

賞給軍士。歡呼飽騰。

上命禮部右侍郎曹學佺。清察軍糧。兼濟民食。仍書四字於職銜。學佺至是辭。以戚

宗實錄撰諸家集。精力維艱。難兼他務。上許其薦一人自代。

學佺饒有幹濟。捐資買米。天輿賴以不饑。然其門下士。略有藉此而覓厚息於

他州縣者。人言噴噴。故特疏辭之。

給督師楊廷麟弓。絃各一千數。箭三千枝。不足者。着原解戶湊補。

惠潮巡撫劉柱國。擒獲潮陽賊首莊三禮。即時正法。疏聞行在。上會其察核有功員

思文大紀 卷七 八

役。

上諭錦衣衛王承恩曰。關外駐劄重兵。以便相機驅勦。關內聯絡鄉勇。以資守望應

援。自是守關勝者。擇用本地鄉紳。同地方官料理關內事務。使兵不得擾民。尤為

緊要。爾此奏具見方略。

以鄉紳張調鼎同道臣趙秉樞。扼守永定關。謝紹芳同府臣周維新。扼守大安關。黃

大鵬同臺臣鄭如虹。扼守仙霞關。務要調和兵民。偵禦奸寇。與守關兵將。有功同

賞。有罪同罰。違者三尺不宥。

溫州饑。再發銀一千兩。令何兆龍賚往賑之。上復嘆曰。奇荒至此。一千之數。安能遍

活數十萬生靈乎。疏通救急。作何設法。撫臣慮若騰鎮臣賀君堯。速為設防。毋使

甌民重困。

上覽台州府通判萬年英疏。曰。遺所陳三事。侃侃直敷。乃至四千三百餘言。讀之殊

深痛感。陳函輝各文武張國俊朱常浙等。不知名義。無足深論。江上諸臣。武如方

國安鄭遵謙等。文如方逢年張國維等。朕亦自有鑒裁。

詔安縣為山寇所陷。殺官劫庫。旋復之。

禮部尚書曹學佺。助海師餉銀一萬兩。

時海師議久不成。朝廷兵餉尙缺。學佺請恢復之策。舟師直搗金陵。或可冀其萬

一。故罄竭家資及鹽木諸項。勉成一萬以濟之。

釋裴村愚民周口。為人妄捏奸細者。

時輔臣蔣德璋過裴村。男婦百餘人控訴。周某實非奸細。又有里排生員人等保

認。疏聞。詔釋放之。曰。此後巡緝固應感嚴。亦不可妄拿良民。致無辜遭陷。守關將

士。各與申飭。二詞并發存案。

差工部司官黃昌祺。回粵東買硝。動支該省布政司銀六千。以省攜帶之虞。

上諭都督汪碩德曰。覽爾疏。兵以無糧迫民。民以求生投寇。深可痛恨。斬錄既遍。鉛

水。藥盡矢窮。何以禦敵。爾還鼓勦前行。奮圖撲滅。毋得逗留。自干公譴。并察明碩

思文大紀 卷七 九

寶。作何下落。具奏。

行在御營。設立十標計。兵數一萬。其器械衣甲。准各府汰去逃亡各額內搜出備用。

時林口福甯募兵未至。勅催速赴戎政官通領。以隸十標。

左都御史張肯堂。疏薦崔之善于用海。有船五十餘號。有兵二千餘名。乞釋罪圖功

置臣標下。上從之。曰。前楊耿糾其募賊入港。因發兵捕勦。卿既信其無他。即准隨

卿前進。定限夏至前到。以便卿乘風急行。崔之俟再立功。即與掛印。

夏至祭典。勅福京太常寺舉行。

會官處決朱家棟。以謝徽州百姓。

翰林院檢討何九雲。進家藏書四百八十四種。計三千五百本。令第九祿賚投。上曰。朕

性喜閱書。所進者縑緙殊富。頓快素願。着即收進。內有重的。仍發與九祿領回。九

祿著做國子監學正。以示酬勞。

欽天監奏星異。上曰。人事修省。可回天災。各官着極力消弭。毋事虛文。

福京署國子監祭酒朱天麟。疏言新舊貢生在監者。已有千人。成均伊始。當廣作人。

上許其於匾字貝字號。量中二十名。以示京省並設之意。

敕福京戶部侍郎徐應秋。貯備積穀。每年務滿二萬口千七百五十三石之數。著於收成後。凡有罪犯取贖者。咸令其納穀。務令陳陳相因。始克有濟。

以福京戶部侍郎黃日昌。協理安民庫。

上謂司禮監曰。內官品級。奉御為正六品。今內官多到。宜廣從六品以下之銜。庶不

僧亂。欽行酌定中宮皇后位下差使。定銜曰椒宮承使。為正七品。皇貴妃位下差使。定銜曰椒閣應使。為正八品。九嬪位下差使。曰椒室領使。為正九品。此下內使。都為不入流。永為定例。著纂入實錄。以示將來。

廣西布政使起解糧餉三萬二千兩。口資銀四千八百六十八兩。

四川參政今陞大僕寺少卿劉麟長。疏陳恢復重慶二府三州二十三縣。以川餉贖川兵。不得虛糜破冒。上嘉其不避艱危。盡抒方略。忠勞懋著。俾其前來陞見供職。

思文大紀 卷七 十一

焉。

平口將軍陳秀。請募兵二千。以足守關五千之數。上曰。增兵必先議餉。與衣甲器械等項。著戶工兵三部議奏。

時有詭言。駕回天興者。上聞之怒。曰。朕以進戰自誓。豈有復回之理。誰為此言。以惑亂耳目。即應立刻察明斬首。以警其餘。

上游巡撫吳開禮。疏陳鎮兵分防。岑陽撥戴忠兵扼守。桐木撥陳楷兵扼守。谷口撥施朗兵扼守。焦嶺撥方機兵扼守。觀音隘撥黃廷兵扼守。上曰。此皆輔臣德瓌與該撫激發忠誠所致。況兼施福慷慨鼓行。黃興勇而能下者乎。朕心甚悅。

行人瞿利。疏陳楚蜀滇黔事情。楚在一事權。專任使。預勅重臣。以待南昌荆襄之復。

即遣大將以鎮之。蜀在結將士。收民心。用蜀人辦事。搖黃則勦撫並用。獻賊則殲厥渠魁。滇黔則在外援鄰邦。內顧門戶。但近日勦臣土司。議論未定。其地近蜀之遵永。與楚之接界平溪銅仁。俱宜防援。種種皆扼要實著。上嘉納之。

都督李士璉抗節拒寇。上與掛討奴將軍印。作御營從征前鋒左軍都督同知。進太子太傅。

子太傅。

首輔何吾驥。兵部尚書吳春枝。簡練十標。講定兵餉。才將四款。以郭奇管作第二標。陳天榜第三標。熊和。王秀奇。陳文燦。方登天。作四五六七標。林奎所募者俱著巢拱樞管領。作八九十標。標兵毋得過額。凡有餘兵。即隸戎政標下。以備御標缺補。上從之。先發銀一千兩。為犒練之用。餉有定支。才可節制。庶實得兵用焉。

上顧左右曰。延平地瘠米貴。朕原不欲久住。俟慶南收拾安妥。六飛即當迅發也。兵部主事方文燾。勸朕裁減員役。此說誠是。但各處嘯警。地方官宜及早消弭。毋貽朕行後之憂。

漳南道臣傅雲龍才足辦賊。著留久任。以安地方。廣東布政使缺另補。擢羅利為雲南道御史。銜命往調劉承肩兵。

論國姓成功曰。福疆戰守。必取閩餉。浙直江楚戰守。乃取粵餉。不得一毫僧差。李長

思文大紀 卷七 十一

焉。

情專司專餉。行在吏部立推右侍郎一員。專司閩餉。務令井然。以有成緒。粵東撫按。挑選舊兵一萬。粵西撫按。挑選狼兵演兵一萬。以資收復中原。

山寇萬人。攻圍龍巖縣。恩貢生陳元綸赴廷試。進所著幽風保治全書五經涉錄各一部。上勅留覽。以啓所學。

特授廷試貢生第一名李尊輝。為禮科給事中。勅其侃侃直言。毋負新恩特簡。

思文大紀卷七終

思文大紀卷八

六月

以楊鶴總督偏沅。何騰蛟遂有勅印一齊交付之疏。上諭之曰。卿宜勞江漢。功在社稷。復楚恢復。長驅燕代。業以全擔付卿。楊鶴之推墜。因彼時未審輿圖。偶為錯舉。豈有一柄兩操之理。今中樞需人。業召鶴入佐矣。朕與卿分則君臣。誼同父子。何不因疑奏明。遂為是舉。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尚惟始終一心。力任危地。以必見孝陵必葬威宗為任。朕與卿當共勉之。後有兩奉君命出江百念。迥思顧楚之疏。中有願為愚不願為智。不敢棄。不忍棄。不能以兩年死掙之地。棄之他人之手。上始欣然曰。闔外之事。悉以煩卿。惟有早開雲蓋以待。上因糧餉不足。每嘆曰。朕布衣蔬食。經時寡費。所餘重餉。皆以養士給兵。乃內帑無

思文大紀卷八

多。應用每窘。為之奈何。

上命翰林院新選萃士萬利等十二名。隨庶吉士後。入閣拜先師。復勅翰林院官。時其教習。毋得作輟。其服色比庶常。而冠袍角帶焉。後兵部主事萬曰吉。劾其非制。且有贖鼎見售之說。上曰。拔士於貢中。作養人材。事屬特典。名為萃士。原不同於庶吉士。毋得憤激不平。暗行詆誅。贈侯峒曾行在禮部尙書。監曰口口。贈高飛聲江西按察司叅事。

飛聲。長樂縣人。癸酉鄉薦。以同知署撫州府事。敢至倡義不屈。仍勸其家人護印。以達行在。故有是贈。

興化佃戶圍郡城。

按莆田租額。每石穀計一百二十斤。後鄉紳或有議加者。眾不服。遂率眾而成揭竿之事。上聞之駭然曰。此誠地方異變。著守道柴世延。將租事作速議妥。務期主

佃相安。臣幹非理虐佃。與刁民假佃倡亂者。俱當重懲示警。番禺縣風生劉國彰。捐資製造九龍大箭五百筒。聽供援慶復楚之用。上喜。給欵制都司示酬。

編修劉以修進文昌化書。上曰。化書勸人忠孝。朕甚嘉之。以修生長其鄉。即與門人校定。更當廣布成書。懸厥休嘉。以襄上治。勅文俟旨行。

按以修。字懋卿。號九一。閩中人。庚辰進士。初令福清。調繁閩邑。下車即以化書示予。意欲謀所以梓之。予借故家善本。為之校訂訛謬。并捐徵資。合各家助刻者。始克充製。費之費。若劉公則一意愛民。案牘無事而已。校訂初只立予名。繼則補刻園中所取士子。亦居一焉。其詳載予跋語中。

上諭廣西巡撫晏日曙曰。用狼兵必選狼將。否則擾民。今因依扼調行。聞狼有生熟馬步之不同。依謂即用成大用為統領。夏曰數為監軍。行糧安家。取給平梧潯南四郡。務速如限到度。於起行之日。該撫飛奏。仰慰朕懷。

思文大紀卷八

擢吳時亮為行在兵部右侍郎。舊式相為添註左侍郎。宋賢為添註右侍郎。以傳上瑞巡撫偏沅地方。

勅行左禮部。天道亢陽。穀騰民疫。皆朕不德所至。除自初五日朕在宮中行禮。虔禱雨澤。爾部即察潔淨處所。設立壇位。六卿以序。輪日瞻拜。以祈甘霖。濟我百姓。廣西鄉試。取中六十六名。加以宗主二名。流寓二名。

發銀四十兩。著太醫院徐淑卿。胡兆龍。朱士選。王大華。各任東西南北四門城內外施藥。

勅臺臣艾甫英。將其生平著作刊刻成帙者進覽。勅內臣鄧全到天津。催撫臣劉中藻。速往温州到任。并為金華聲援。

時間温州警報。并發警猝至。皆有自相戕害之狀。命國姓成功親到漳泉。精募兵將。立助恢復。期限二十日。即來復命。諸將仍用心守關。務令一騎不入。毡裘寒膽。不負朕股肱待諸將至意。

封建宗藩。各官准穿錦繡三日。違常例也。

以都督楊耿總督水師。調守仙霞關。曾德還京補之。上游巡按御史尹民興。劾德淫縱多端。上謂德有則速改。無宜加勉。可也。

勅勳臣劉孔昭。嚴禁所部母犯畷土。以著臣節。仍勅福甯道臣王宇。發陸兵一千。出温州應援。

封方元科為定胡伯。

時錢塘沿江戰功。惟元科為能用命。并發手勳。以示優異。

水師議成。以吏部朱永祐趙玉成兼戶兵二科給事中。在周鶴芝李一根林習山軍中聯給措餉。改推官徐宇遠為兵科給事中。編修周之夔兼兵科給事中。監督聯絡漁船。共襄恢勳。

福清知縣趙士元勳禦土寇有功。上命吏部優敘之。

賊殺馬江渡船三十餘人。并犯弁李鎮邦等。上勅府縣官嚴行緝獲。

思文大紀 卷八

三

兵部侍郎郭必昌。疏陳福京宮工告成。上曰。宮工告成。雖非朕意。朕今驅馳戎伍。何暇安居。惟平彝侯勞自當旌。每歲再增祿米五百石。仍廢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

楊耿准特進勳階。

上曰。天下之壞。不壞於敵而壞於兵。不壞於兵而壞於官。殊可痛。浙中無所事事之官。逍遙於家。驛驛於途。畏縮不進。演獵佃民的。通著撫按詳行清察。即日撤回。務期下缺。

總制郭維經。疏陳搜括以濟急需。中云甯化官地二處。可易一千五百金。上曰。此亦權宜之術。從之。

上諭兵部主事毛元策曰。願錫嚙利本微二臣。俱戕於非命。諸臣富以為鑿。目下水師迅發。正欲急復江南。元策可益自動。

勅撫臣吳開禮。嚴防松溪一帶地方。

贛州捷至。云清兵焚燬南北二門。架雲梯數十。竹圍數百。我兵矢石迸發。清遂聞風

驚遁。鞏固虔疆。

上命察敘有功官兵。以鼓行間銳氣。

陞湖廣監軍道臣章曠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依撫湖北地方。

時清兵以數萬眾。眈視楚疆。李赤心等尚怯不前。曠獨能領督輔兵。血戰於新牆鼓家嶺等處。先後斬敵六百八十級。殺傷溺水者無算。所獲馬噐器械更多。督輔何騰蛟疏聞。故有是命。

准發各處提塘條記。一切奉旨全抄行。

著吏部郎中兼御史王兆熊至浦城。通判李如梅至松溪政和。夏南薰至建陽。奉旨招商疏通米船。嚴禁埠頭歇家。把持船隻。及官兵擅率米船等弊。

陞嚴起恆戶部添註侍郎。總理湖廣錢法。改劉明遇為工部主事。管湖廣錢法道事務。同督輔虛心商酌。銅粹工堅。可藉長久。有益於國。無害於民。

上御西便殿。沐浴齋戒。祈禱雨澤。每日三次。勅文武官各積誠虔禮。不得視為虛文。

思文大紀 卷八

四

府城內外。暫禁屠沽。

廷試續到貢生一百零五名。擬進呈二卷。勅授兵部試主事。

延平府早疫。大學士何吾驥路振飛等。各陳不職。上溫旨答之。

以郭維經總理南直江浙閩楚兩粵恢勳事務。改鑄勅印。同兵部侍郎劉士楨。督兵入虔。

以少詹朱天麟教習萃士。平彝侯鄭芝龍。請借倭兵。以圖恢復。上許之。以黃徵明為正使。給一品服色。陞樞口職銜。榮其行也。

督輔蘇觀生兵至南安。師徒潰散。援兵不至。疏入。上勅總制臣郭維經趙度救之。并云。督臣萬元吉固守贛城。自可無虞。

議以副總兵江振曦兄弟。防守白楊黃竹二隘。上從之。每年費餉五千四百兩。半取給於瑞糧正額。半取給於瑞富戶家。

給左右中前後沖鋒營總兵官旗牌。

勅兵部主事常人龍。往制臣李遠處監紀軍務。務令速到衢州。不至虛糜歲月。

勅吏部。學官教導。關係匪輕。凡入資敘勞。有授國子監學正博士等官。各於本銜添

一試字。不許任學博之事。至門斗之役。必用良民預充。士子之犯。不用率行拘辱。

通行申飭。

命銓憲臣張肯堂。回福京彈壓。恐場事人衆。難雜。有生異變。撤棘後。即赴行在。任用

起用大學士黃士俊。陳子壯。於田間。

先臣康大和。准證文介。

勅上游巡撫吳開禮。將恤民通驛事。議安具奏。

時崇安。建陽。松溪。政和。浦城。五城。皆為孔道。且浦城素無驛站。近日往來之繁。尤

倍於崇安。有議復驛路工食。故有是勅。

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疏陳募兵一萬四千八百零七名。上諭之曰。凡遇加派錢糧。

思文大紀 卷八 五

朕如芒刺在背。所賴督按臣。以朕之心為心。以民之命為命。有如增兵一萬四千

八百零七名。除鹽餉賦役外。尚用餉銀十五萬二千三百零。皆概舉成數而言。未

嘗就中揀節愛惜。即如東粵守兵。各路合算。將及十萬。皆食存留之餉。與歲解額

餉無干。各府各衛。兵數無多。還當各路嚴察。以缺兵之餉。供新兵之用。得一分紓

民一分。有如鹽稅一項。廷臣請另通行。歲可添餉一二十萬。朝廷恐與舊商有礙。

未遂舉行。督按臣富與餉部臣梁應奇。互相商榷。務俾新商舊商兩便。資所增益。

以養新兵。又加雜稅一項。另與奏明徵收。絕不許濫猾漁獵肆錄。兩粵各府關稅。

加餉五萬兩。鹽稅暫議加餉五萬兩。俟四方平定。自有闕減。以酬父老子弟。

巡關御史鄭為虹。叱責平彝標下將官陳俊。都太。爭奪船隻。芝龍密訴於上。上曰。干

戈宵誼。全藉文武和衷。為虹叱責。亦是代卿約束。卿幸勿芥蒂。應以王臣王事。視

為一體。等於同舟。尤所殷望。

平彝侯鄭芝龍。特疏薦異人薛通載。賜名為廣濟禪師。令其徵兵海外。

勅吏部尚書曾樞。速催傳振鐸到任受事。甯化現有寇警。迎駕師先令駐紮該地方。

不必拘定夏秋冬春。以人就地。還當以地擇人。

陞陳履貞為吏科右給事中。

首輔何吾驥疏薦曹勳。那肅佳。嚴似祖。有纂修之才。時起勳為行在吏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那肅佳似祖為右春坊左中允兼翰林侍讀。

衢州知府伍經正。不奉魯滯。上以其義凜一尊。秉節不貳。再與實加一級示勳。

勅通政司文武各官。一本只許說一事。毋得支蔓牽扯。不便批行。以後申飭。

加贈張繼榮為右都督。諡曰武襄。以旌真忠。

勅定南巡守二道臣。准各募兵丁二百名。以資防禦。

改工部主事李魯為兵部職方司。給與勅書關防。令其屯練鄉勇。蓋以汀人慮汀事。

自無不周也。并勅于華玉留汀之兵。分守諸關隘。汀之四隅。守兵鄉兵。互為主輔。

有則申飭。無則增添。其鄉勇乘糧。官助二三。民渡七八。務與華玉同心固圍。以安

地方。

南安王金鉅。進頌德詩四章。上謂其鼓金戛玉。大雅之音。朕幾務憂勤。愧未逮及云。

甯洋縣寇警。

諭內閣速撰勅書一道。申飭盧若騰。賀君堯。同心堅守温州。以保行在福建門戶。前

日却兵有功。并能保濟饑民。盧若騰加行在兵部右侍郎。賀君堯進太子少傅。

大學士林增志。因亢旱陳省躬一疏。上謂疏中以兩事規朕。曰改過引愆。足徵交儆

之誠。午間。便殿賜對。

勅福京監御史韓元勳。監場事完。即刻巡歷下游地方。務正己率屬。獎廉懲貪。力

挽洩風。以振文治。汀漳盜賊。奸宄四出。須分別勦撫。使聞風解散。便屬真御史。至

兩粵雲貴。計典已行。上下游獨緩。著元勳作速察核。會同巡撫奏報。嚴在貪酷。不

得遺漏吞舟。

上因天旱。思清理滯獄。曰。獄有冤民。則天屯膏澤。勅四獄衙門熟審事例。速為清理。

思文大紀 卷八 六

福京刑部先為舉行。以合朝廷欽恤之念。

以督輔傅冠貯庫銀一萬四百餘兩。給國姓成功五月兵糧。

上游巡撫御史吳開禮合院司議。以各府屬額餉。坐派撫鎮標營水陸塞游各兵。免轉輸之煩。消庚癸之患。上從之。

發恤民庫銀一萬兩。差兵部司官一員。解到劉名奇軍前給散。

授勅七省都督張先登。郝永忠。合詞迎駕。上曰。覽奏具見前驅義奮。江氣未靖。著即

協心進剿。以逐王師。

福京太僕寺卿甘惟燦上疏乞休。上謂之曰。同一去國。太平無事。人競進而己獨退。

則為恬。國運板蕩。人致身而已。思去。則為避。此義諸臣所素知者。惟燦仍降一級。

以警儆情。

敷內外諸臣。毋得濫給劄付。以重名器。如督撫遇軍功。方准以關防先給。然後請給

御札。地近以一月。地遠以兩月。再遠以一季。務填報功次。坐名請旨。毋得濫求濫

思文大紀卷八 七

給。該部堂司官。各宜恪遵勿怠。此勅從兵部尚書吳春枝之請也。

將官費與陳學鵬。鄭真。等出關。與清大戰。生擒二十餘人。建甯道周維新報捷疏至。

上曰。此皆輔臣德環與維新發縱指示之力。

上曰。漢野遠在天末萬里。干戈未靖。各衙弁承襲者。往來艱難。朕甚念之。暫破赴京

承襲之例。許其在本省部司起文。赴鎮撫比試。再送按臣察對。貼黃號紙。差官費

文彙報兵部察對題選。填給劄付。即以所省之盤費。解京充餉。指揮定銀四十兩。

千戶二十五兩。正百戶一十五兩。布政司彙收搭解。

上聞戚虜伯黃斌卿殺口口刺本徹。曰。本徹雖非賊寇。乃爾騷擾地方。民恨實甚。殺

丁便罷。所招降將士。善為約束。勿令流毒。致重民怨。

宜諭廣西太平府。土司守備吳廷秀。取有印信歸順表文十六道。上謂其不負遠使。

嘉納之。

催鎮守廣西大都督成大用。督調狼兵足額一萬。不可少一名。需用錢糧四萬。即就

陳邦溥進解數內。立刻支銷。

勅黃興彈力扼關。吳開禮嚴巡邊防。周損速料理早復廣信。俱刻不容緩。

時兵部尚書吳春枝。有國務只爭呼吸。急先持危之疏。故上急急於此。正慮時事

又有不同也。

加萬元吉行在兵部尚書。以其固守虔城。屢挫敵鋒也。餘賞有差。

十三日。免常朝。以天道亢陽。雨未霑足。上日事祈禱也。

平蘇侯鄭芝龍。製油扇五千五百。握有奇。分給閩中應試生儒。以為却暑。上破例允

准安仁王長子慈口移居甯德縣公署。

上謂樞臣吳春枝曰。守汀先援贛。贛固則汀安。此不易之論。著撫臣廷麟。制臣維經。

部鎮臣于華玉。力任之。施福。黃興。與廣撫周損。上游撫臣吳開禮。互相接應。恢復

口山永豐諸邑。不可專委周損。坐失事機。

思文大紀卷八 八

改十五日鄉試。首場四書三篇。經二篇。十七日。二場策三道。判二條。從減篇節省之

旨也。

翰林院編修陳世傑。因虔危未解。專策難緩。疏陳便宜行事四字事權大重。行間直

作話柄。真有大不便大不宜者。上嘉納之。

上諭大僕卿兼御史郭正中曰。浙東流言四起。總為監國設謀。朕無利天下之心。天

命若真。人謀無用。陸清源被辱事情。甚是可駭。都著靖口侯察報。

勅吏部兼兵科守制揭重熙曰。江西素稱道義之鄉。兵與餉皆出於義。誠為勝著。除

先發餉銀五千兩外。今再發一萬兩。揭重熙當加意鼓勸。使義兵裹糧敵愾。仗桑

梓以匡王國。乃為奇績。

差官解餉銀五千兩。赴督師黃鳴俊軍前。下缺

時聞敵渡江。蕭山諸暨一帶俱危。各輔臣以為言。故有是命。

陸吏科給事中陳軾為廣東右參政兼僉事提督學政。刑部主事蕭申陞廣東兵巡

道參議兼僉事

改國博張一鉅為翰林院庶吉士

十六日。口百餘人抵上杭。官民皆遁。口遂設立偽官而去。

平彝侯鄭芝龍調會德回守仙霞關。上從之。

龍巖縣平。渠林海符彙示正法。餘黨奔避。上勅該撫鎮速出示。令其解散歸農。

福京吏部司務王士和疏陳六事。文職曠而脫卸者多。武弁盛而立功者少。陞遷驟

而責任益輕。議論煩而實用益寡。聽納博而精神命弊。移蹕頻而民生日苦。上讀

之。曰。此誠苦口良藥。切中時弊。朝廷時為省覽。王士和此疏。速刊刻成書。分送文

武諸臣。務使痛改前非。實圖恢復。士和准赴行在賜對。隨以士和守延平。

上曰。李大戰同黃筭奉命宣詔。瞻奉祖陵。為奸臣所賣。被收監禁。大載書其衣曰。浩

氣充天地。丹心照古今。又曰。氣節不回奇男子。忠膽無慚大丈夫。抗節寇庭。至死

不屈。真丈夫也。張宗。陳良。亦相繼拷死。朕心惻然。當速加優恤。以慰忠魂。黃筭涉

思文大紀 卷八 九

歷艱辛。守節復命。并與優擢。

上曰。獲城陷陣。績與忠並茂者。汪應相。宋大彪。季存仁。三人。俱准贈指揮。王體和贈

百戶。以為效忠者勸。推官邵之榮。著行在吏部敘卹。

清口蕭山。繁營諸賢。圍困紹興七條沙茶園。嚴州各路官兵。恐不能支。上勅兵部速

發兵救援。以重閩浙相依門戶之意。

建南道副使趙秉樞。奏麻沙白路界地方。民性驍悍。習製行盛行甲。可以禦敵。上勅

其同張調鼎多方招募。同心守關。

二十七日。發榜。取中一百七十五名。副榜六十五名。

有旨令南城御史方元會覆試。黜落四名。仍發續榜。俱准為舉人。此亦特恩破例

也。

按是科弊口甚多。內有李枚文理不通。翰林院編修兼兵科給事中周之夔。向

布政司取原卷不通處。疏糾之。上即命黜革。逮房師推官王三俊下獄。追贓一

萬兩。以助平寇出師兵餉。賊完而清兵至。幸免株連。否則吾鄉故家子弟。十去

八九。以當日買中者。不上千金。人故易為耳。

上因首輔何吾騭決意幸汀入虔。與平彝侯鄭芝龍論議不合。且清騎輻輳關外。芝

龍遂撤兵回福京。清遂長驅矣。惜哉。先是以福建全省付芝龍。使其志不退轉。

力任封疆。則忠懿王之勳業可成。不尤可惜。有說

八月廿二日。清騎入仙霞關。上在延津。知事勢已去。遂由汀郡出關。清遣輕騎追之。

不及而返。

上游巡撫吳開禮遁入山寺。不肯剃髮。人有勸之者。曰。豈有堂堂撫臣而怕死耶。後

率鄉勇赴敵。為亂兵所殺。

清兵入建甯。

輔臣路振飛追不及。自縊於邵武山寺。

禮部侍郎馬思理。工部尙書鄭瑄。俱展駕。中路逃回。馬則詐死遁海上。擁戴魯藩。鄭

思文大紀 卷八 十

則屈首貝勒。先於衆人。人以此定優劣云。

平彝侯鄭芝龍兵船盡泊南臺者旬日。搬運城中舊日北庫所蓄火藥兵器。復焚北

庫。巨燄震發。勢如山崩。

延平太守王士和死節。

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富於經術。言論侃侃。崇禎間鄉舉。初為吏部試司務。上疏條

陳。上嘉納之。轉職方員外郎。未一月。陞延平知府。清正不阿。人咸德之。與人交。無

異言。清兵至。乘輿遠出。一時從龍守土者。咸遁去。士和矢志不移。曰。吾受國家厚

恩。以守此土。不能持寸鐵與鬪。死有餘愧。可與寇俱生哉。乃先一日分理家事。正

衣冠。經於堂上。百姓往哭。如喪所親。鳩金殮之。清兵至。亦俱嘆息而去。

上游巡按兼守關御史鄭為虹死節。

為虹。字天玉。揚州人。癸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為浦城令。潔己愛民。性極愷悌。上

初入關時。知其為廉吏也。欲拔置左右。浦民留之。有十不可去浦之疏。遂罷。其任

爲巡關御史。亦將以恤浦民也。適關將奪商人米。爲虹繩之以法。有曲護關將者。反譚章彈爲虹市恩。邀譽。上知其忠。置不問。復命巡按上游。以重其任。風力震於遠邇。關將恃恩者。亦頗爲斂手。清兵入關。爲虹嘆曰。文武不睦。勢不可爲也。竟不屈死。

永福降口鄉紳黃文煥男堪驪逐縣官。起兵接口。伐山開道。親至延平。朝貝勒。閩人以此爲罪魁云。

閩省聞清兵將至。城中巨室。搬移一空。即棺柩俱擡出郊外。遍野曇曇。時相傳有留髮不留人留棺不留屋之語。故倉卒咸盡。

貢生齊巽。中書張份。醫僧不空。等。鳩衆起義。以陳子宅爲帥府。殺清人來掛安民告示者。人心不無震動。時苦無餉。乃率衆往湧爾寺。懇曹能始先生。助以千金。始克招募。黃堪密報。促貝勒王下福州。遂各逃散。

九月十九日。清兵至福州。從北門而入。城中百姓。十留一二。父老仍鳩各鋪羊酒郊

思文大紀 卷八

十一

迎。

兵士屯紮洪塘沙洲。不許入城擾民。陞官分職。一照明朝舊例。

貝勒王處沙洲。出榜安民。諭遠近官吏投誠。時福州縉紳。俱遁處山谷。首至者則口部尙書一人而已。時松溪教諭。亦在列中。見口跪泥沙中。永日。貝勒不爲禮。徐乃令之去。曰。爾官在明朝若是大乎。茲不任用也。速去。

不剃頭男子趙卯死節。

時刺頭令下。閩左無一免者。金錢鼠尾。踐成遍地腥羶。卯見而撫掌大笑。或曰。子能逆令耶。遲則此類且不能保。豈吝一髮。父母戚屬咸責之。卯曰。吾豈能不剃。自有妙於剃者。乃多市魚肉。與父母暢飲。時卯已喪妻。有子三人。羅列侍側。酒醒。嘆曰。髮膚受之父母。古人不敢毀傷。今將剃去。其可忘養育恩耶。請父母拜之。又謂其子曰。爾生之自吾。其可不拜而剃。拜畢。日入嶺嶺。卯曰。明日剃之。未晚也。俟父母安寢。卯獨徘徊中庭。慨嘆數四。喚其子曰。爾讀書筆硯可備出。吾有所用。隨令

三子先寢。乃濡濃墨大書於壁曰。男子趙卯不肯剃頭死。擲筆。綬於中堂。家人知而解之。不及矣。卯。閩縣人。粗知章句。以糶米爲生。生平性直自豪。不屑屑於刀錐之利。今之剃頭者。愧趙卯多矣。使天下皆趙卯。清騎清服。將安用之。卯忘其名氏。然卯正不必以名氏題也。死時年終三十有六。予謂視曹胡二公。其死尤烈。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曹學佺殉難死之。

公字能始。號雁澤。十八舉於鄉。二十一。成進士。官徹所至。輿利除害。民稱便之。古人詞賦。無所不精。著述汗牛充棟。又善臨池。入晉魏之室。故海內無不知曹先生者。慕宗朝。以序何總制。士晉所著書。談及閩官三案。削職追奪。幾陷不測。歸乃閉戶著書。成天下名勝志。選古今十二代詩。復彈力五經。撰著成一家言。後乃旁通於天文禪說。字說語錄。二十一史諸學。皆有所纂輯。誠一代之鉅儒也。感宗朝。屢詔起不就。既得予告。諭旨。益安心著述。今上夙知先生名。初即位。起爲太常寺。以章創典禮。非公莫諳者。尋進秩少宗伯。特設館名蘭臺。令纂修感宗實錄。眷顧彌篤。有卿巍然魯殿靈光文學爾雅是天留佐朕者之論。先生亦幡然自命。朝夕戰筆焉。時關外警報日。至。朝廷所用。不得其人。喪師辱國。不得已御駕親征。兵少糧乏。未能離閩。寸步。且朝中文武大僚不和。先生預知時勢不可爲。嘗語人曰。戰守非吾事。皇天倘欲祚閩。則實錄可就。恢復可成。倘不祚明。老臣豈事他姓。惟有死而已。時議先由海道搗金陵。兵餉無措。先生竭蹶白金萬兩以濟之。無故。三關兵撤。猛騎長驅。探報者猶詭爲方兵。噫。時事可知矣。先是。先生聞乘輿離延津。卽削髮入山寺爲僧。有不知時勢男子四人。思爲恢復計。咸曰。城中富家貴室。皆已遠竄。惟有曹先生在湧爾寺。猶可以義動者。曷往懇之。遂率井里無賴子三十人。直抵寺中。而強其下山。言論舉止。忠義凜然。先生曰。千金予不憚傾囊以應。奈時勢已至此。何。四人巧言如簧。先生憫其志。惻然曰。與其存爲兒孫用。不如先爲國家用。成敗利鈍。非予所知。諸君勉之。翌日下山。予之如其數。四人者。延先生至帥府。時丙戌九月十六日也。距貝勒兵入城。纔隔三朝。噫。先生豈闕於計事者哉。忠

思文大紀 卷八

十二

義重而財物輕。故不惜耳。至十九日辰時。呼家人告曰。吾志久定。今日正吾靈節之日也。遂沐浴正冠。紵於中堂。時年七十有三。語不及後事。將蓋棺夕。貝勒撫軍飛檄至。籍沒田產房屋。株連兒女。犴狴纍纍。五晨夕始得入棺。尸蟲滿戶。噫。天之報施忠節如此哉。天地昏黑。華變爲彝。次年二月十九日。始得移柩出西口郊二忠祠。設奠成禮。知與不知。皆走拜祠下云。

貝勒口沙洲上考舉貢生員。往廣東授官。一時熱腸功名者。咸逐隊就試。貧者有名不能去。富者得意揚鑣。或被劫於半路。或死亡於寇盜。或失陷城池。身首異處。此數十人者。皆世受國恩。議者以爲天理昭彰之報。右衛指揮使胡上琛死之。

上琛。字逢聖。號席公。直隸山後人。祖失木里。永樂間以功授燕山衛。後陞福州右衛。遂占籍福州云。琛幼孤。依母家田氏讀書。孱弱不勝衣。田氏常慮其夭。少長。好禮義文詞。授業於先叔祖。年十八。赴京。襲祖職。歸則哀然一丈夫矣。修飭武備外。

思文大紀 卷八

十三

折節讀書。毫不作轅門習氣。且耽於賦詠。時有曹景宗競病之句。人不知也。性喜蓄書畫。有富意者。輒典衣購之。思宗殉難時。悲憤不勝。見羅江社刻有哀吟。輒援筆屬和。綽有思致。今上卽位。閩中。加陞錦衣衛。隨駕延江。及事勢去。聖駕蒙塵。琛徒步走歸。歸則閉戶不出。若有所待。戚屬勸之他徙者。惟唯唯謝之。貝勒兵將入城。琛聞之曰。吾世受國恩。豈有北面清兵之理。縱親顏偷生。他日何面目見祖先於地下乎。密令人入山覓毒草。其愛妾劉蕙聞而笑曰。君豈以我婦人不知節義事。而不與聞耶。吾有志久矣。特未敢言耳。然尙慮君志未決也。琛聞。喜動顏色。曰。不意爾之能同我志。今可無憾矣。遂服冠裳。與妾拜天地祖宗。闔戶憤泣。並坐於中堂。飲藥酒而卒。時琛年三十有八。妾蕙年二十有一。子四人。先時囑母氏撫養。母亦賢母。不奪其志。亦大可嘉也。

思文大紀卷八終

校勘附記

一原稿係傳抄秘本。訛奪極多。參考各書。悉心校訂。仍有疑義。仍付闕如。
一原稿空白處。必確有依據者。方爲補入。否則不敢妄斷。
一有詞句。雖不甚順。而義仍可通者。雖與他書紀載。間有異同。亦仍其舊。不稍改易。

思文大紀 附記

隆武遺事

乙酉五月。南都失守。總兵官鄭鴻逵。鄭彩。退師回閩。會王從河南來。奉之至福州。與巡撫張肯堂。巡按吳春枝。原任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共議唐王監國。王太祖後。封南陽。初失愛於祖父。兩叔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祖瑞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為之請。得嗣。後以統兵勳。王擅離南陽。錮高臈。會赦出。性率直。喜詩書。手草傳檄。灑灑數千言。鴻逵請正位。以憂衆心。芝龍意別有在。固爭以為不可。諸大臣皆言監國名正。俟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而李長倩亦疏言。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之心。不報。擁戴臣貪定策功。不數日。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大赦。時間六月十五日也。

隆武遺事

是日郊天。大風拔木揚沙。駕回宮。尚寶司卿坐馬忽驚躍。玉璽墮地。損一角。人咸異之。改福州為天興府。以布政司為大內。封鄭芝龍平虜侯。鄭鴻逵定虜伯。鄭芝豹澄濟伯。鄭彩永勝伯。設六部九卿。以張肯堂為吏部尚書。李長倩為戶部尚書。曹學佺為禮部尚書。吳春枝為兵部尚書。周應祥為刑部尚書。鄭瑄為工部尚書。馬思禮為通政司使。鄭廣英為錦衣衛都督。以天興。建寧。延平。興化。四府為上游。汀州。邵武。漳州。泉州。四府為下游。各設撫按。起蔣德操。黃道周。黃景昉。蘇觀生。何楷。陳洪謚。林欉。朱繼祚。黃鳴俊。為大學士。改麻吉士為庶萃士。命蘇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又起曾櫻。何吾驥。郭維經。葉廷柱。入閣辦事。閣臣至三十餘員。其遠不能至者。尚有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其有稟旨。隆武帝手為之。閣臣閒居而已。德璟。景昉。欲楫力疏辭。行人以死請。乃至。德璟陸見。首請親屯練軍。集廷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十萬。其十萬。今冬精練。明春出關。一出浙東。一出江西。統二十萬之兵。合八閩兩浙兩粵之餉計之。尚不給。然竟成築舍。時內外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悉委之芝龍。芝龍。泉州人。城南三十里安平鎮。其故

府在焉。芝龍從幼在海為盜。凡海盜皆其故盟。或其門下。自就撫後。海舟非鄭氏旗號。不能往來。每舟例入三千金。歲入以千萬計。富擬於國。自築城安平。海稍直逼臥內。可運達海。守城兵餉。皆自給。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盜有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弟芝虎勇冠三軍。昔征劉香老。歿於海。次鴻逵。次芝豹。一門聲勢。赫奕東南。芝龍開府城南。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其貴倨如此。粵西靖江王某。於八月亦稱監國。不奉詔。舉兵將東。廣西巡撫羅式相。移書總督丁魁楚為備。又檄思恩參將陳邦傳防梧。靖江王遣桂平道井濟從式相入見。式相不往。未幾。靖江王提兵至梧。命式相易朝服朝。式相不從。以兵脅之。卒不奪。靖江王旋為魁楚所敗。返桂林。時粵西總兵楊國威。亦從靖江王。式相投計於魚。而邦傳亦應檄至。遂擒靖江王及國威。并吏科給事顧奕等。械至斬之。封魁楚伯爵。式相進兵部侍郎。

隆武遺事

時浙東亦奉魯王監國。先是清兵入杭州。諸王以城降。原任巡撫祁彪佳赴水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絕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示壻秦示瞻詩云。信國不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登山。只爭死先後。若云哀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弊矣。庶幾全所受。門人會稽諸生王毓著聞變。即遺書先生云。願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炎午所弔。即投泖橋而死。儒士潘集奔東渡橋。袖石自沉死。周卜年赴海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城外。至野寺不食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遵謙。殺浙江招撫使某於江上。遂同張國維方逢年。柯夏卿。宋之普。陳國輝。陳汝霖。孫嘉績等。迎立魯王於台。會朱大典於金華。亦遣唐珏上表勸進。王遂監國於紹興。以國維。逢年。之普。為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賜上方劍行事。其子世鳳為將軍。封方國安荊國公。守嚴州。張鳴翼永豐伯。守衢州。鄭道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安伯。補陳潛夫原任御史。加太僕寺少卿。監各藩鎮兵馬。七月。復富陽。八月。復於潛。時兵馬雖集。各不相統。部曲騷然。國維疏請尅期會戰。則彼此迭入。我有番休之逸。而攻堅擣虛。敵無應接之暇。且必聯諸帥之心。化為一心。

隆武遺事

三

然後可使人人之功罪。化為一人之功罪。馬士英奉宏光帝太妃至紹興。人士猶未知宏光所在。國維首疏參馬士英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原任禮部□□王恩任。疏請斬士英以謝天下。王疏云。戰鬪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又發於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真真實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援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醴。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為君逸臣勞。而以禮場。一肩推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賈官鬻爵。傾盡金珠。而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兌即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

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瞞。滿口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鼓可厲。苞桑可固也。

乙酉五月。又上揭士英云。為一人定國。可以因敗為功。千載留名。可以去邪從正事。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所素欣者。即當國破衆疑之際。援立今上。毅然主之。以定時局。豈不中外悅服。以為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何快何幸。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只知貪贖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高皇帝鼎鐘之華。閣下鑿聚腥羶。閣下謀國至此。即球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也。憤極神人。懼兼夷夏。恐閣下展轉清夜。夢寐亦不得安。略計將來。良心亦不盡死。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尙爾相亮

隆武遺事

四

無他。閣下妻孥子孫。庶幾可留苗裔。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號召英雄豪傑。呼號揚厲。猶可俾望中興。所謂一人定國者也。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煙霞。仍效買道之故轍。則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醜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蕪垢納汙之區也。職當先越得濟。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千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候綬。以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言粗意妄。不勝皇恩。

第二揭云。為明主宜明。正人宜正。懇乞亟請皇上當關。以還劉復事。某伏處林泉。薈病無識。然聞道路悲啼。此離逃竄。豈平殆哉。朝不保夕矣。輒歎國家之事。遂至於此。詢問乘輿。俱云不知去向。堂堂天子。可以喝招呼。可以寄放乎。可以藏匿乎。閣下自許。豈不附於正臣。然皇上乃大明之主也。當曉然與衆共知。敢譴何日。駐蹕何方。經過行在。委曲圖存。自當一大書。布告中外。而今閣下以揆首樞元。拋撇主人。擁兵自衛。託言護太后駕來。亦如唐中事。謂之攝政。豈不羞鬚眉而喪衣冠之氣乎。閣下身為大臣。又為親臣愛臣。形影相依。呼吸相屬。豈有不知今上所在者。而詭秘若此。無非虛虜之迫上。而且自為逃也。正乎不正乎。皇上何以待閣下。而閣下設心至此。天容之否。且某聞之。君猶日也。日有晦有缺。而天上斷無二日之理。天上不可一日無日。則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今帝座虛十幾日矣。有何妙用。有何奇謀。某以為光明正大。仍是我朝君相之事。若再欺蒙苟且。不明不白。則中□□□□閣下主何意矣。近聞黃埔南戰勝虜遁。閣下即當從皇上所在。立請復至留都。如皇上駕在浙境。亦當請至會城。定位以安天下。庶為正理。閣下仍猶不失為正臣。嗟乎。閣下果肯盡忠如靖南之職。皇上既已親征。正是祈父戮力之時。而閣下星夜走避。帶此十萬兵至浙何為。閣下勿謂天下人盡無手眼。考終命三字不易。子孫三族所保也。閣下試低頭思之。

十月。清兵至□□。方國安嚴陣禦之。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策應。迫戰於草橋門。會天大風雨。礮石俱不得發。遂各斂兵。清兵營木城於沿江。閩中詔至。諸求富貴者爭

應之。監國遂下令返台。士民復皇皇。國維馳至紹興。上疏降武帝曰。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當同心戮力。興復大業。俟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之。監國退居藩服。禮誼昭然。若以倫敘。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日南拜正朔。糧長不及遠制。屏亡齒寒。猝然有變。悔何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入。議始定。而浙閩已成水火矣。

閩餉不足。芝龍遣給事中梁應奇入粵督餉。應奇往。參運誤者數十人。命提問。亦莫應。潮州知府楊球遂止越界。不敢入。芝龍又命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又借徵次年錢糧。又察括府縣庫積年存銀未解者。釐毫皆解。又大鑿官爵。部可價銀三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割僅數十兩。或數兩。於是倡優厮隸。盡列冠裳。然無俸無銜。空名而已。其黠者倩軒蓋。頗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里鄰。晉江令金允治蒞訟。兩造稱職官。則立而語。互毀於庭。不可制。受害者延頸。然猶苦餉不足。所招關門兵。不過疲癯數百人耳。時廷臣請出關者。章滿公車。隆武亦欲躬

隆武遺事

五

履行間。而芝龍以缺餉爲辭。十月。會后至。乃暫止。

初。隆武帝子身南來。鴻遠以所掠美人十二獻。及后至。乃大興將作。擴構宮殿。扈廄之器。悉用黃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服下體皆織龍鳳形。后性警敏。頗知書。有賢能聲。每召對奏事。后於屏後。共決進止。隆武帝頗嚴憚之。而尚未有嗣。芝龍乃令子森入。賜國姓。改名成功。每伺隆武帝意所向。輒先告之。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宰相半出其門下。何楷與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被盜截其耳。詔求賊。不得。給事中劉中藻亦以忤鄭氏去。或密以鄭氏攬權告隆武帝。帝切責芝龍。芝龍怒。佯謝事。帝隨固留曰。此非朕意。乃某人也。芝龍潛中傷之。於是左右無一同心者矣。

南來無賴之徒。爭上疏譏兵。即得召對。片言合旨。寶鏡。賜官爵。久之。漸多。部曹幾及千人。所賞。芝龍亦不應。隆武心知芝龍不可恃。卒無以制之。芝龍亦以不出關。無以繫衆心。乃分兵爲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人。以鄭鴻遠爲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隆武做淮陰故事。築壇於郊。拜而送之。既出關。疏稱候餉。駐不行。月

餘。內催二將檄如雨。而切責鄭彩畏縮不前。自有國法在。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疏言餉絕。留如故。

於是黃道周以師相請募兵。江西。江西多其子弟。願俱效死軍前。芝龍不與一錢。隆武給空制百函爲行資而已。道周以劄號召門下。得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出兵徽州。被擒。械送江寧。道周絕粒不食十四日。不死。內院洪承疇疏救。言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無不憐憫。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上不允。尋同中書賴雅蔡繼謹等。死於西市。

吏部尙書張肯堂與郎中趙玉成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由海道直抵金山。襲取金陵。以迎陛下。隆武帝大喜。促芝龍造舟。芝龍笑諾。會有言水師諸臣宜留其眷屬。以防潛逸者。帝遂止。

丙戌春。以足板擲蔣德璟。幾傷。隆武帝決意親征。二月。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具疏迎請。隆武帝欲往江右。意未決。而芝龍固請回閩。閩人數萬呼擁。因駐

隆武遺事

六

蹕劍津。而以兵部尙書吳春枝留守。晉大學士。辭不受。留駐浦城。蔣德璟自請行關。相機督戰。隆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爲。德璟告病去。而戶部尙書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死。提學御史毛協恭亦憤卒。六月。吳炳自江右單騎入關。命以布政提調棘園。而用編修劉以修爲主試官。取中舉子葉瓚等百餘人。一時皇子誕生。羣臣表賀。有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隆武嗟賞。大赦。覃恩。凡鄭氏厮養。俱得三代封誥。撰勅織軸者。日不暇給。時兵弱餉匱。當事無談及者。舉朝如醉如夢。不待識者而知其敗矣。

時清道大學士洪承疇經略江南。御史黃熙胤招撫福建。皆晉江人。與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人通款。而隆武帝日與魯監相仇。監國遣都督陳謙。行人林奎。奉使趨超。未敢入關。芝龍以書招之。乃入。陛見。啟函。稱皇叔父。而不稱陛下。隆武帝大怒。下二人獄。芝龍疏救。不聽。陳謙者。武進人。乙酉春。齊弘光詔。封芝龍爲安南伯。比啟讀。券乃誤書南安。諺謂芝龍曰。安南則兼兩廣。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更進伯爲侯。

芝龍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途而南京變。芝龍素德謙。有鎮江錢邦芭者。本出芝龍門下。以召對稱旨。擢爲御史。爲隆武信任。密啟曰。陳謙爲魯心腹。且與鄭至交。不急除。恐有內變。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所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內傳片楮。別移謙斬之。芝龍聞。伏尸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謙。爲文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語。遂疏稱海寇狎至。今三閩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過征不可。拜表即行。中使手敕云。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及之河。則飛帆已過。延平矣。芝龍既去。守關將施福。聲言缺餉。盡撤兵還安平。蓋微聞錢塘信也。錢塘自正月。至三月。各營皆西望心。王之仁疏言。始事之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之後。遂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今惟有前死一策。以所隸舟師決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

三月朔。清兵開堰。驅舟入江。國維命之仁統舟師。江心接戰。值東南風作。之仁揚帆奮擊。國維督諸軍渡江。會隆武帝命陸清源。費詔至江。犒師。馬士英。張方。國安。斬之。

隆武遺事

七

且出榭數隆武帝過。國維曰。禍在此矣。

四月。清兵守杭州。監國議抽兵。命國維西征。而以禮部尙書余煌兼兵部事。督師江上。時清貝勒王屯兵北岸。江涸可試馬。用礮擊南營。碎國安府編。國安曰。天奪吾食也。因念隆武帝曾以手勅相招。往必大用。否亦可入演。遂於五月二十七夜。拔營走紹興。劫監國南行。次日。江上諸師聞之。俱潰。鄭謙移賫入海中。二十九日。王之仁兵尙在。亦將入海。國維議抽其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方國安也。今清兵數萬。俟渡南岸。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舟可入海。公并無舟。何以爲計。國維乃追扈監國行。尙書余煌盡啟九門。令民出走。既畢。整衣冠。赴水死。

六月朔。清兵過錢塘。國維行次黃石巖。方阮馬三家兵。斷所過橋。橋下刻大字兩行。云。方馬至此止。國安士英定謀。出獻監國。遣人入守。值守者病。監國脫登海舟。傳諭國維。退保四邑。遂過東陽。時六月十八日也。

二十八日。清兵破義烏。有勳國維入山者。國維曰。誤天下者。文山。文山也。一死而已。

次日。清兵至七里寺。國維作絕命詩三章。詩一章自述。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敵辭。唐氣厲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墳。詩二章念母。曰。一瞑纏縻不掛胸。惟哀靈母暮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歿啣恩結草同。詩三章訓子。曰。夙訓詩書暫鼓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乘未全身答所生。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從容赴園池死。

興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蛟門下。捧所封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獨至南京。義冠登陸。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不肯身泛波濤。願來投見。死於明處。承疇優接以禮。命瘞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

兵部侍郎陳函輝。哭入雲峯寺。作絕命詞八首。詞云。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爲韓。木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橫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

隆武遺事

八

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生世法。但殿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斬盡一性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文佛。麻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千卷。尙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又作自祭文。埋骨文。從容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少卿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臂共沉河死。兵部主事葉汝楨。同妻王氏溺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朗爲諸生。亦赴水死。通政司使吳從魯。不蘿髮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沉水死。其諸生死者。諸暨方炯。山陰朱煒。赴水死。蕭山楊雲門。自縊死。醫生倪舜生。正襟危坐。磁缸內。命人掩覆。則聲誦佛死。

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以紅衣礮攻之。城陷。大典縱火自焚死。其子師鄭。亦死之。張鵬翼守衢州。標將秦應科等爲內應。城陷。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督學御史王景亮。被執不屈。遇害。阮大鍼。馬士英。輩。猶

擁殘兵。數請入關。隆武帝以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爲僧。旋爲清兵搜獲。大鉞投降。貝勒令辦事內院。方逢年。方國安。及尙書蘇杜等俱投順。

時舊撫田兵。及方氏鄭氏兵。號三家兵。或離或合。逶迤而南。所在劫掠。或挾婦女。坐山頭。呼盧浮白。漫衍嶺界。四五日。關門無一守兵。又數日。清騎數十。從容過嶺。然入閩者。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從山谷間。道出不意。不必由仙霞也。潰兵先過者。焚掠求食。至建寧。科臣黃大鵬。按臣鄭爲虹。發倉廩餉之。皆歎呼去。一郡獨全。

八月十七日。清兵至浦城。百姓請降。爲虹不可。及兵入。擁爲虹見。勒迫之跪。爲虹不屈。貝勒嘉之。勸以雍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生亦何爲。寧死不從也。明日。復召見。責以輸餉。爲虹持不可。噴血大罵。貝勒下令斬之。爲虹奮躍。奪刀自刺其胸。不死。遂見殺。義僕陳龍。標下遊擊原某。千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都督洪祖烈。俱從死。大鵬亦同日殉難。浦民立祠焉。

隆武帝自芝龍既去。定計幸贛。八月二十一日。始行。猶載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至

隆武遺事

九

順昌。聞清兵已及劍津。且踵至。倉皇騎奔。從者止何吾驥。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既而吾驥維經亦散去。清兵至順昌。搜龍嶺。得士英。大鉞。國安於既降後。有請駕出關爲內應。疏追之。大鉞方遊山。投崖而死。仍戮尸。士英等四人。駢斬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盡給賜兵丁。清兵過延平而東。獨陳謙之子某。帥數騎追駕。欲爲父報仇。及於贛州。時隆武帝將入廣。因停一日。曝龍風衣。遂爲所及。并擒曾后。及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隆武帝與曾后皆遇害。繼祚勒致仕。旋爲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免。禮部尙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自縊死。別遣固山韓某。李成棟。略興泉汀漳等處。九月八日。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元青迎降。大學士蔣德璋絕食死。十五日。至汀州。十月十九日。入漳州。守道傅從龍。知府金麗澤降。皆仍舊職。不數日。鄉兵起義。被殺。

初。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先至。閉城門。大索餉。皆計擄紳家財勒取。不應。皆即梟首。至縛親家母於庭。抵暮。得數萬。又其火手五百。將靈焚城中宮室。以餉未足。遲至明

日。俄報固山兵將至。乃奔安平。

芝龍保安平。軍容烜赫。戰艦齊備。噦聲不絕。震天地。以前遭洪黃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師。又自恃先撤關兵。無一矢相加。有大功。而兩廣素屬部下。若招兩廣以自效。閩廣總督可得。猶南面王也。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者。招之。芝龍曰。吾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芝龍怒曰。既招吾。何相逼也。貝勒聞。乃切責固山。令離安平三十里。勿駐軍。而遣內院二人。持書至安平。書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而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錢閩粵總督印以待。吾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悅。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魚不可脫於淵。不願降。而芝龍田園徧閩廣。乘政以來。增置莊倉五百餘所。駑馬戀棧。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布告。誇投誠之勳。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就讓價。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遂命酒

隆武遺事

十

痛飲。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之而北矣。從者五百人。皆別營。不得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對面作家書數封。皆囑無忘清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龍本願。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既行。鄭彩。鄭鴻逵。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張肯堂往舟山。依魯監國。芝約獨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陸見。奉朝請。丁亥秋。鄭彩。鄭成功。殺掠漳泉諸郡。皆破之。汀邵並亂。遂據建寧。戊子夏。清兵再入閩。破建寧。屠之。直抵泉州。鄭氏兵復遁入海。

附紀

初。福建既陷。惟會慶據平樂。劉中藻據福寧。己丑冬。清分兵攻之。慶既降。被殺。中藻勢窮。自縊。而延漳汀三州。界連江右。延平所屬。又處萬山中。乘清兵既回。復擁立德化王燕燁。取大田。復龍溪。十一月中。清復遣靖南王耿○來攻。尙書羅南生出降。王被獲。

癸巳。清兵克舟山。魯監國○張肯堂死之。

己亥夏六月。鄭氏復率舟師。大舉北伐。人心震動。師次京口。進攻江寧。軍行不戒。爲梁化鳳乘間襲殺。大敗而去。海氛遂靖。至庚戌。鄭氏有投誠之志。朝廷遣大學士吳□□。吏部侍郎蔡毓榮。學士明珠。經理其事。遂命梁化知府慕天顏。往復臺灣。業有成局。而三藩不欲。事遂寢。又十餘年。三桂就滅。諸藩盡芟。至癸亥甲子。鄭成功之子□□。偕故明之後□□。歸降。時天下大定。法網久寬。遂受之。而處之齊魯之間。海波由是永息矣。

隆武帝親答監國魯王御書

王邇來無恙。謝來使齎到書啟禮物。披閱再四。嘆王意之殷厚。媿朕躬之無似也。吾太祖夜不解甲。日不去戈。十四年而成一統洪業。封諸藩以周天下。仰窺聖意。一日千秋。或亦曰年穀歲豐。四海咸寧。天子萬年。本支百世而已。朕與姪王同分高廟。喪亂之後。存吾二人。但使稍明理道。何忍一線嫌疑。即是自亡高廟。若求無嫌無疑。惟各善體祖意。有唐踐血。萬世唾罵。靖難云云。痛祖斯甚。使朕處之。豈必有道。既見今

隆武帝遺事

十一

人笑往。斷不令後人笑今。此實朕志。王勿汎觀也。朕性至淡。遇每違心。家難垂三十年。荷吾戚宗。幸不墜祀。七載奉藩。日以圭紱爲桎梏。許爵雪父。蒙難八年。昨春寇變。初夏時。鳳鎮李文毅三請進營。願躬擁戴。朕志守節。以死自甘。今其人固在。不可欺也。聖安恩厚。溯流遇變。抵嘉興。擁勳頗衆。朕復以死自誓。出揭首奉諸王。臨安再覆黃道周。鄭鴻逵。翼戴於前。鄭芝龍。浙閩臣。奉迎於後。朕猶出揭護寶。如姪王者。亦在此讓揭之內。其時虜勢如傾。人心如沸。瑞桂惠王。近枝既邈。不可問。但有朱家一庶宗。能發憤而續鴻名。使我祖祀不斷。朕實甘心北面。惜不見此。乃爲文武所逼。以巢繇之身。被堯禹之服。一毫利此。則天地祖宗。誅之殛之。四方萬世。誅之殛之。蓋朕雖才非光武。而志願頗效周文。秦漢以後。帝制大瀆。使篡弒接踵。傷哉此位。至苦至危。故祖制所以有親王樂過天子之教也。閏六月七日監國。二十七日登極。誓以身殉祖廟。御詔求助萬方。猶曰始借大號。以復舊疆。終必訪道。而全高尚。然今半年。名曰天子。依然長素布袍。宛一疋昔故我。所增者。三鼓批覽不休。黎明寒暑先起。見一好

臣。如得性命。聞一警信。似痞埋胸。焦兵勞民。憂文悼武。多少傾不盡苦。朕年近知命。未耀前星。疲面癯形。或亦殉祖之實狀也。王以七月十七日監國於台。八月十六日。迎至於紹。朕方喜有分勞。而慮開歧視。日盼王之善音。如糞衣食寒暖。陳囑之回。詞意於理。音得而未善也。今柯曹二臣至。音善而猶未盡也。蓋膝下之稱。以父待子。是王之過厚。而猶曰啟曰書。則似婉示朕不足。續鴻名而雪高廟也。朕實虛心自慙。焦勞六月。各路之師未至。江上寸土未復。親征遲緩。累吾姪王枕戈臨戎。忍痛。然亦非無自也。姪王雖值虞衡。然所當西興一帶數百里。稍易爲力。朕自頒詔四方。雲貴兩廣楚豫江川。奏賀畢至。虜寇交訂。錢糧一分未至。而數千里安危。仰成於朕。致朕左支右吾。拮据六月。幸賴祖靈。圖逆授首於楚省。靖江底定於粵東。江右境土漸復。三吳臣民踵至。痛念□戰六月。杭虜猶抗。微逆尙梗。師未奏功。是用今臘六日。朕已親自臨戎。直趨江干督戰。先衝暫住。俟王回音。或諸臣不信朕之坦懷。各恐失其佐命。王或不答。或再復以責備。朕一定怡然自怡。惟期奮力江干。贖朕無能之過。或又不

隆武帝遺事

十一

爾。則實不敢舍溫衡。自絕八閩咽喉。躬率兵將於建撫。爲上游瞻仰孝陵之計。王勉事武林。期與姪王共至金陵。以情不忍將秦比祖。以地不得不借成說。聊以自明。蓋如所謂先入闢者王。當關舊京。不當關一杭。咸陽之定。原有成法。是諸臣之小誤。當政。勿令義帝笑人。萬一姪王排紛紛之羣議。不以列國自待。而真一統高皇。朕之處王。止有一讓。王之處朕。豈忍忽然。監國既奉欽命。何難一表明尊。此實高廟之靈。非朕福德所至。然存亡關頭。實在於此。朕有言曰。今而後斷與王以玉帛見。斷不與王以弓矢見。王未帝則無不盡其挽。王稱尊則無不盡其讓。朕志決矣。願王首善爲高廟計。次善爲朕與王計也。總之雖變遇萬籌。朕第有朴誠自待。信筆無文。惟實達意。王雖自有其歷。朕歷亦不忍逼頌四方。而獨遣王姪不贈也。朕心切盡。置用惟王。十一月二十日。冊封親郡王。令徵遠再種。功繼崇陽。以上答我高廟。王或不厭所聞。故於書尾併及。冬寒珍重。惟監國姪王亮之。

隆武帝遺事終

湖西遺事

湖西遺事

淮南彭孫貽

癸未獻賊別部突江西破萍鄉萬載袁臨吉三郡望風棄城走左良玉以偏師東援大掠三郡城郭爲墟李總憲邦華吉安人也告當事曰江右實留都上游守者非人殘疆決裂滋甚救此一方非故彭豫章不可請補彭公吉安守是時伯父上海公在公車南昌舒孝廉忠讜先子門下士也因以告伯父走謁李公曰家季守南昌頭鬚爲白偃蹇十五年再典劇郡今老矣幸稍寬其力俾優游南曹平奈何復以手板困之也事遂寢伯父既登第謁選出都李公卒請於吏部以先子補湖西兵憲且寄謝曰亦知勞苦彭公然爲地擇人不得不爾行矣旦夕煩公節鉞耳

湖西遺事

一

通國叢書

寇之掠袁州也岳兵憲虞巒聞警先去被劾就逮守令以下多以棄城對簿曠撫軍謂袁州嚴司李繩光有幹才表爲湖西道業報可而江右諸公內推轂於銓曹復以先子補湖西一時遂拜二兵憲先大夫曰吾非擇官辭難者彼中已有人矣嚴公好爲之吾得藉手歸我林壑也懸車不復出

甲申南都再建江右薦紳之與勸進者姜公曰廣方大拜劉公士禎蕭公士瑋爲卿貳臺省諸曹又十餘人聚謀曰吾地以多難借彭公以彭公爲豫章能得吏民心今嚴公以明經李官蠲憲節侍矣不卹子遺而揮霍自如殘疆何恃乎相與搗之銓司嚴公摘去諸公又謀曰吾儕隴巖公而逐之彭公

必嫌於扼吭而爭之席也非嚴旨必不起姜公當票擬果得嚴旨單車就道慷慨江干謝送者曰國家多難時事不可爲夫人而知之世受國恩而臨難苟免所不忍爲此行也是吾致命遂志之秋也又顧貽而曰小子識之吾之志昔與若曹言之矣歸事而毋無替家風勉之遂西是爲甲申十月之二十七日

吉安爲文章節義鄉地扼楚粵咽喉百貨輻輳戶口繁稠自左兵肆掠竄徙山谷中市井蕭條人煙稀少先子以臘八日莅湖西士民聞風歡動招徠數月稍稍返歸城市

良玉犯闕東下襲九江挾江督袁繼咸與江上水師黃蜚鄭彩黃斌卿等以礮擊沈其舟靖南侯得功扼皖口良玉遂

湖學

二

通國叢書

巡引卻援勒楚豫總兵金聲桓遂據守九江南都既陷聲桓擁兵向南昌南昌士紳將起兵拒之曠撫軍不可將兵走臨江南昌戴國士鏤金爲大字揭諸大紅錦帳率民焚香羅拜迎聲桓聲桓入南昌遂奉江右版圖於豫王豫王以聲桓爲江西總鎮聲桓自以有開創江右功自稱開府軍門據坐撫軍署豫王所署撫按拱手聽約束而已聲桓乃署戴國士爲驛傳道

六月十一日吉安始聞金陵失守聲桓傳檄下諸郡二十四日先大夫建義旗誓師江干草檄討聲桓初傅弘光帝幸浙開道遣使奉表武林浙已陷不得達

閏六月曠昭引諸軍屯臨江峽淦之閒遇戰屢卻退屯吉安

七月聲桓進逼吉安諸軍並退屯萬安吉安城中逃竄一空先大夫固留紳士死守無一存者乃往虔中請濟師北兵帥稍集吉人已迎款王師入郡先大夫乃駐泰和楊學士廷磨蕭祿勳士瑋楊御史仁愿咸會於泰和

楊學士臨江人初聞豫章不守諸郡望風俱下將遁跡匡廬郡諸生擁而問曰公何處曰廷磨義不辱將披髮入山無媿晉處士耳諸生曰陶公晉小臣不爲五斗米折腰公大臣也卽事不可知宜以文丞相自處豈得問廬山白社之蹤哉公曰念無與共功者廷磨豈敢愛其死遂起兵與先大夫會泰和深相結納龐子介生嘗以箋乞書於公公曰周介生萬世亂臣賊子也彭公客奈何與之同字改字介之云

湖學

三

通國叢書

郡縣守令相繼解印遁去從先大夫於泰和者湯文遂良龐子文治及蒼頭五六而已蕭楊二公灑涕語府君曰江右方倚公鎮撫無軍不戰江省淪沒知公忠義然事不可爲願具道里費送公歸故鄉吾儕從此隱矣府君曰諸公幸愛我我之不死於吉者以爲國家數百年功德在民必不至一旦淪喪遂思舉旗以爲義士先一死不足以塞責也諸公勉之矣因日往來泰和萬安以號召士民之赴義者

烽火充斥先大夫輕舟泊泰和灘上汀蘋沙鳥月色江聲同舟客多淒然故鄉之思咸勸返棹故園追黃冠方外之游先大夫不容徹吟先哲句曰不聽爾言方至此須知吾道固當然諸客雅知其意乃不復言

七月副將白之裔劫巡撫曠昭降於聲桓之裔將兵屯萬安
所在淫掠士民閉城拒之兵民交鬪義兵圍之裔將殺之鳴
礮擊死之裔子楊學士及先子力解之乃罷之裔陰通款於
聲桓挾曠公以獻

七月既望始開隆武建號於閩中八月李虔督永茂傲先君
控守興國興國度中門戶也蘇閣部觀生以廣兵至陳御史
展以滇兵至李虔督遣度兵與諸軍皆會於萬安廣兵跣足
跳山谷如飛滇兵甲械尤犀利標鎗連弩洞胸穿札九月廣
兵度兵與王師大戰互有殺傷度廣兵小卻於泰和再戰吉
安陳方接滇兵自安福至繞其背王師倉卒大奔斬首三千
悉取走峽江南昌大震聲桓具舟將東遁滇兵破老營獲財
帛巨萬計戰勝而驕日置酒高會不復進聲桓徐合餘燼兵

四 通國叢書

復振

九月李公以憂去行在拜楊學士為督師閣部以萬元吉
代為度督以先大夫為光祿少卿兼江西參議分守嶺北道
十月始聞命吾師復吉安先大夫標下都司熊夢虬用間入
城為內應夜率壯士數十人奮刃大呼守者驚潰禽其所設
守令斬之遂復吉安先大夫以兵徇所轄諸縣
十一月萬公自行在至虔中檄先大夫赴虔居守二十二日
赴虔中

十二月閩中敘屢戰捷功御史湯芬等交章薦改授先大夫
太僕寺少卿江西左布政使仍守嶺北道萬公引諸軍下吉

安進討一以居守責成先君拮据兵餉不遑寢食
丙戌二月先大夫晉授太僕卿

粵都山寇閩王總倚山嘯聚萬人暴掠南嶺所部邑官兵不
能討舊督李公檄前守嶺北道于公穎撫之將吏咸索原贖
賊露刃反攻于公狼狽走免先大夫至虔復遣官招之賊首
羅容等咸聽命先大夫同副將劉天駟單車入賊巢不設兵
衛伍伯數人前導賊眾數千夾刃十餘里相迎人深山下車
勞之勉以大義因承督府令畧其魁四人為參游解紅袍衣
之給銀牌花幣以三千金犒所部其魁奉觴上壽厚有所獻
卻之驅車引還

五 通國叢書

萬公引虔兵自正月至吉安累戰克捷滇廣兵初至鋒銳甚

每燧王師一人一騎分其槩少者不下數十金故人樂赴敵
滇兵既破老營金寶益多遂無鬪志
本朝益增兵設伏誘滇兵入閩中殲之諸軍夾河而壁者屢
戰不利二月移營入城中三月二十四日王師奮力攻城城
遂陷道臣守令或殺或執屠慘數千人湖西參將胡長蔭走
興國萬公引諸軍退屯萬安潰兵俱溯十八灘而上虔中守
止千人先是寇犯湖西士民各繕弓弩火器以禦賊先大夫
多方訓練之人人願效死力

吉安既屠旋下諸屬縣所至屠夷白之裔導兵下萬安焚陔
蕩為赤地以報怨也四月漸逼虔境湯麗二君勸先大夫謝
事東歸不應力挽之拔刀自擬曰吾恨無死所今當與城存

亡若曹俱死無益爲我歸報婦子謹守墓無相念蓋先君已晉太僕卿而守北道已有其人可以謝事卒死不去

八月作書與家人決併寄還瀕行時所借衣帽數事書數十言反覆自矢舍生取義素志因遣家人三隨湯龐二君東歸廬陵令嚴之偉浙東人也攜之自闕開道行十餘月始抵家王師離虔四十里而軍吉安潰兵盡燒船南走城守兵僅千人登埤揚旗招之不顧而士民震恐守令潛出城住天竺山下先大夫策馬勞諸軍士民萬餘擁馬首願效死乃與萬公申嚴號令樓櫓戰棚須臾畢具盡折村濠民居不及者焚之燒劉兵憲樓船於城下火延建春門煙燭天樓雉俱盡城中驚擾揮兵撲滅之士民蟻附襄版築移時補葺如故是日王

通鑑

六 通鑑卷第

師至城下四月十四日也

舟師飛帆蔽江而上列營山下離城二里而軍十八灘怪石嵯峨出沒水底舟行石罅中非熟識此中水道者偶觸立爲齧粉故上灘下灘必募秦和人司舵刺船始得過險入春淫雨水漲江深危礁沈沒水底行無所礙又灘高水迅洄洶崩流更遇南風連旬逆流破浪十帆瞬息利濟若有天助虔守備空虛人心搖動大兵至驟攻一鼓可下王師未審虛實營壘對城山上旣帳彌望數日乃進攻城城中戰守已備飛礮擊之多死傷乃引去

贛三面距江惟南門小南門枕天竺山路入南安孔道也其東建春門湧金門章貢臺附城屆東北角高出城身俯瞰龜

角尾其地最衝將吏請先大夫守南門計與公署近且緩急可南走先大夫捉刀曰是城惟章貢臺最衝非守道誰堪此即移守臺上日移二蒼頭坐臥臺顛小寺中

與先大夫同在虔圍城者蘇閣部觀生楊閣部廷磨郭侍郎維經萬制院元吉王同知明汲及副將徐日彩劉天駟文武將校數十人分門而守萬公居中往來策應劉閣部同升奉命贊決軍務先以病卒於虔

嶺北二道守道駐南安巡道駐贛州劉巡道廣胤駐札虔中先大夫應駐南安萬公以居守尚倚重先大夫亦慷慨自任與城同存亡

通鑑

七 通鑑卷第

王家聚落蕃盛未即毀撤王師艤舟數十艘隱翳其下伏空屋窺城中夜縋五百人人挾束薪翼以火鎗火筒潛下龜角尾燔之驚跳登舟引去一火赫然舟師將泊城頭先見之矣每日三四攻城必移時乃卻或五更或晡時或黃昏鳴鼓角張雲梯渡水逼城矢礮雨集城頭亦鳴礮反射之多所殺傷必馱尸以去退軍三五歇斜疏落散走不復給陣畏大礮擊其團聚也

有白馬紅衣略陣指揮進攻舉礮斃之奪氣引去王師營對江山上離城二里有黑將軍敢戰嗜殺日事屠僂浴於幕中適舉大礮鐵彈穿幕中擊墜其首士卒不覺也訝其久不起薄而視之已碎首僵於深盆矣

一夕雲梯襲城已登陣守者始覺緣堞螳臂將一人揮刀殊死鬪不退乃手執萬人敵火箭擲之鬚眉皆燼火發桶裂梯菱飛起若火鴉登陣震墜死傷數十人乃走

五月舟師進攻須臾引卻二舟綴沙尾不去龜角尾水淺可

涉夜選敢死千人負九龍火鎗人持長矛以短刀繩城下

亂流而渡至山下負火筒者俯樓九龍鎗俱向前然火火鎗

齊發燒山上帳房王師驚起多中九龍鎗顛踣厓谷若流星

之閃照水上下城頭呼噪震天地咸登舟拔營走三十里奪

二舟生禽數人殺之於大江中

圍城二月城堅不可卒拔因以輕兵綴我師分兵下靖縣登

城望之馬兵緣山長數里屬縣多為屠夷章貢臺高出城表

鳴礮攻臺鉛子紛墜可拾蒼頭張卿攀堞覘之烏鎗中其股

踣於先君側六月劍甚垂斃萬公楊公捐金療之百日乃起

又令蒼頭馮吉綠望烏鎗穿其禪而先大夫身當矢石恆不

避

劉兵憲廣胤陝西宜川人以明經別駕超擢見圍急赴行在

乞師起拜江西巡撫將戰船五百艘載火器甲兵順流至贛

屯天竺山下王師偵之偽為贛州將校持牒迎撫軍劉公不

虞也倉卒攻之被殺資裝舟船盡為所有城中喪氣

姚御史奇胤自行在奉命至虔勞軍因留共守王師至虔先

大夫移守章貢臺不復入公署出入佩刀騎一白馬二蒼頭

從之日與諸公聚議臺上所居一牀一竈一几或童僕俱下

自取飯於釜中坐臥搆文山集數卷擊節悲吟曰必不慚色古人也

題公署曰朝廷養士三百年報稱正在今日閭閻承恩十二

世忠孝豈敢讓人所居蕭寺滿壁題詠見志又書絕命詞詠

四五紙藏篋中恆以自隨

初圍贛州數萬人後至益夥連營數十里凡十餘營營近萬

人白之裔亦在其中縱兵打樁山谷村落雞犬無遺

九月貝勒破闖隆武出亡虔中東傍汀韶南連庾嶺汀延既

斷勢益蹙蘇閏部以迎聖駕為名走粵中

十月四日贛州城陷府君死之先一日鈴下將獻斗酒隻雞

先君曰姚公吾同里久在圍城未得款曲為我招姚公共晚

食酌酒相對歎息曰吾儕堅守危城七月矣主亡援絕城亡

與亡分也與公數千里共危難故鄉已陷卽一死歸骨何途

何時恢復神州同以款段入里門乎唏噓罷飲漏二下因佩

刀登城刁斗嚴肅久之還臺上時外兵已乏糧野無所掠攻

圍益急城中守禦樛糧猶不絀而將卒觀望有陰與外兵通

者三而守甚嚴惟南嚮山路不當圍中一副將守之外兵潛

上小南門漏下四更先大夫揮兵馳救之已焚小南門火光

燭天守者散走演廣兵突門南出將吏請先大夫下臺走南

安為後圖叱之曰此吾死所又安往顧諸蒼頭曰若曹各自

為計俱死無益也開篋取所書絕命詞五人各一紙曰若曹

各自去不能俱生一人者先歸以此訃報我婦子拔刀自刎

湖澤

入

通國叢書

湖澤

九

通國叢書

時將吏散蒼頭共抱持之奪其刀先大夫從容諭之曰若急去吾爲人臣誼也死即死耳無爲所辱諸人環泣不忍去給之偵探遂自縊是日之辰刻也悲乎痛哉兵漸近臺諸人奔還已自縊倉皇竄走張卿抱印絕城不得出走署中投池死詹道頭被劍病死馮吉國正被執入營中吉見殺國正在營數月始逸出開關半載亡歸裸跣鬣黑無人色卽父母不之識所授遺筆在衣帶中襍劫去三人者皆死無一生還絕筆不傳惜乎痛哉

特師多虔吉豫章人數重府君既徇節營將巡行城上見壁間題字多歎息忠義已而火延臺上俱燼矣二月湖西舊人人虔中共收遺骨瘞章貢臺上

湖西事

十

通國叢書

是日同殉難者楊閣部赴水死姚御史被害王同知自盡郭侍郎突圍走萬制院或云殉難或云潰圍出文武官吏死者百十人諸將劉天駟徐日彩等皆降城中室廬焚燬殆盡屠慘數十萬人士女被俘者數萬其不屈節者填河塞井掠至舟躍入灘中相望

王同知明汲起乙科金壇人與先君同籍王公子公培以參戎效力行間王埒呂公子以職方贊軍務皆爲府君年家子圍旣逼二公子共勸王公去王公曰彭公吾所信重汝曹往見之二公子俱謁中前意先大夫正色曰干戈滿地恨不獲死所見危授命死且不朽尊府君已自處百尺樓豈可勸之墜蛤蜊廁溷乎吾志決矣因指壁間所書曰素患難行乎忠

難語示之二公子歸以告王公曰彭公命我矣因先遣家人去卒與先大夫同盡節

湖西事

十一

通國叢書

湖西遺事

虔
臺
節
略

虔
臺
節
略
舊鈔本

虔臺節略

淮南彭孫貽昇仁

丙戌先太僕殉節虔中亡歸小奚及先還幕客備述二載
行閱盡瘁侈力筆其所傳為湖西遺事一卷今年杪秋貽
以負骸度嶺躬詣太僕盡節處登臺悲號招魂東返城經
兵火曩日故老已無子遺手蹟灰飛莫留餘燼乃潛行微
服訪禱時之部曲詢未死之遺民葺其口碑聞而墮淚隨
筆詮次述為虔臺節略以補前書之未備雖遺文散軼而
大烈炳如矣其有逸事未傳片言可述者凡百君子庶庶
告貽先大夫死且不朽己丑九月武原彭孫貽技血書于
章貢臺下

虔臺節略

通國叢書

戊子德安馬丈君實晤虔州徐觀卿于南昌談太僕死難甚
悉因馳書告貽時江右屠夷道途新闕首秋戒塗涉江踰淞
浦幾匝月乃達浦亭馬丈語貽曰烽火未已山中人方縛萬
安令以去湖西道梗矣子姑留此為子遣一力走虔中探進
止貽念三年宿草旅骨淹留卽白刃連天亦人子所安義命
也遂行

八月至南昌昔太僕守郡地也太僕去豫章二十餘年矣父
老尸而祝之乙酉聲桓據江西降大清太僕自湖西移檄討
之聲桓乃廢祠為雩龍地土人竊藏小像于小廨中戊子聲
桓反南昌固山兀真譚泰攻滅之居南昌余過此潛訪故祠
城經兵火彌望瓦礫祠後小廨夷為平地遺像杪絕餘蹤祠

尙歸然有弓人造弓於祠中詢之南昌遺民也知祠興廢甚詳述惠政不去口僕人指貽告之驚曰若固彭公子耶相對太息余爲泣數行下

附營兵販瓜船至樟樹鎮津頭無舟旁徨岸上有鹽舟上螺川求附載估客不知貽誰何人也不許僕夫既窘稍稍吐蹤跡估客多湖西舊部許附舟舟滿載矣坐舡尾有同舟客周衡止乃太僕舊時牙將周雲弟也深晰度中死難事貽方欲訪故時部曲不知雲所在不意遇其弟問雲何在曰在吉安茫茫天涯忽得指南矣

至螺川寓湖西兵使者署前乃太僕倡義討聲桓地也感憤涕洟令蒼頭訪舊時部曲椽吏無一識者

虞書略

二

道園叢書

途遇舍人龍躍薦識之龍躍曰收藏舊主遺骨者乃湖西道書記林桂芳舍人杜鳳也桂芳直憲署不得出尋杜鳳遇之詳述葬地及焚斂始末相對兩泣謹備志之 丙戌十月初四日五更大兵潛上小南門辰時大潰太僕殉節自經于草貢臺寶蓋樓下是夕火焚臺廟宇俱盡蒼頭被殺者一人投水者一人死于飢病者一人餘俱被虜營中太僕遺體掩于倒牆下無有識者十二月監軍湖西道黃鼎象以兵五百人按行虔中鼎象廬陵人也字商侯弟震象字交侯皆登鄉薦于先大夫爲年家子聲桓至南昌二黃飛書南昌孝廉戴國士介紹拜聲桓門下聲桓畧國士爲驛傳道鼎象爲湖西道楊萬諸公統滇黔兩粵兵恢復吉安檄捕二黃甚急將誅之

籍其家太僕力抹之以爲二子吉之望請貸死令其輪餉助軍效命行間以自贖楊公乃勒鼎象助軍一萬兩震象一萬四千兩太僕兵屯秦和萬安之間二黃常依幕下以居已楊公復以二黃陰懷二三將誅之爲所覺于萬安一夕逃去吉虔既破鼎象仍以湖西道監軍至虔桂芳及鳳從至虔遇周雲楊大器于營中泣告之鳳偕桂芳上臺啟壞牆檢遺骨已經煙燼兩月餘肌膚委謝惟胸臆以上不壞城中赤地無可糗殮聚屋薪焚之薪盡心堅如石終不壞因合餘燼函之壘石成小冢葬章貢臺上殉節處削寸木書彭觀墓爲識鼎象行鳳謀攜骨東下鼎象不可鳳乃潛挈雲至湖西依黃幕府鳳字鳳林桂芳字九開皆廬陵人

虞書略

三

道園叢書

周雲字敬夫金陵人也太僕在湖西雲隸標下吉安再陷雲入虔中太僕復署爲標下守備虔陷被虜營中杜鳳挈之下湖西從黃鼎象今隱居吉安郊外離城三四里許其弟衡止導蒼頭至其居貽出郊走訪之相對唏噓所言與鳳略同復備述湖西嶺北軍中庶務隨筆疏之 雲言太僕在湖西間金陵失守遣雲偵會城消息兼程往省下曠無軍已棄豫章引諸軍先退屯臨江矣南昌舉人戴國士已飛書款聲桓矣先大夫厲兵秣馬聚士紳畫戰守而國士已約吉人士潛送款矣薦紳陰持兩端稍稍退入山谷已而空國去矣太僕念空城無與圖功者因入虔乞師比兵至而吉人已先導王師入城矣遂屯秦和與楊萬合兵共圖恢

復

太僕濟師下萬安萬安梁令于浹來謁大言曰明公何事張皇彼聲桓者于浹稔知之苟馳尺書下之倒戈蒲伏至矣先大夫殊不然之于浹見楊公楊公壯之署為監軍道坐憲院鳴鉦樹牙旗總兵白之裔以兵三千屯萬安城下兵丁強市民閒物民閒怨之裔入城勒餉于縣官于浹風居民閉城鼓譟圍之裔兵丁大譁將攻城楊公及太僕飛檄令開城出之裔門開之裔子單騎突入鳴礮在門人馬立斃于門中之裔既出劫曠撫軍東下降聲桓後導大兵屠萬安獲于浹囚之拷吏胥搜其所寄家口于焦源洞皆得之對于浹備極淫辱遂殺于浹焚萬安公私廬舍無子遺

卷五

四

通開卷五

雲言太僕在圍城羽檄旁午批答纖悉皆出親裁無一字寄人手筆每匝月大小赤牘公移訂藁盈寸惜無存者

太僕守臺上每清風明月多憑几悲吟題詩壁間多述盡忠致命意雲錄小本藏之為兵所焚百無一憶

太僕守臺每當矢石談兵事則鼓舞色動或勸理後園相進止必變色不應人人不敢有退志虔初被圍士民咸銳厲戰守後多怠弛太僕每佩刀巡城守陴者熟寐或扶之不起民心已灰知不可為矣圍城日久外援斷絕自誓必死無去志每日累代國恩三朝知遇一死分也爾曹猶可自為計雲等皆感奮不忍去

九月圍益逼援師屢覆雲密啟曰虔旦夕不守可聯絡輿國

為後圖太僕曰我奉命守茲土當與城存亡昔之不死于吉者事尚可為將濟師以圍進取今共主蒙塵八閩淪陷世事可知猶幸茲城未淪異域吾尙得一死所寧復問他圖乎汝曹勿復言

太僕自虔城被圍不復入公署日坐章貢臺臺高于城寢處坐臥皆當矢石蒼頭四五更番上值雲與楊大器書記羅光泰朝夕不離左右咸臥太僕臥榻下

太僕自圍城之日即佩刀袖一繩左右不知其所用憑几當梁下城既陷揮雲等皆下臺升几出袖中繩為纜梁上就几從容而逝其位置乃素所定者

卷五

五

通開卷五

小南門既陷滇粵兵開東門馳馬過臺下相招出走太僕不應旌旗漸過臺旁太僕出篋中手書遺表蠅腳數千言長五六尺授家人馮吉曰若疾走倘幸而得出以此奏行在又出篋中手書片紙五六葉分授五家人各一葉曰未必皆生有得出者作吾訃音矣馮吉死于兵遺表烏有五人者止一人生還竟無片紙得達惜哉雲等日侍側竟不知遺表及絕筆何時所書也

杜鳳覺一漁舸同貽上虔時泰和新破衝烽火南上灘行九日九月朔至虔遙望矗立飛樓高臺孤樹蒼頭孫正指而告貽曰此龜角尾章貢臺也慘裂腸斷搭帆入湧金門潛詣臺下守兵列礮臺上不敢近退坐靈山壞廟中一蒼頭從鳳攜紙錢上臺尋視初以墜鐘表界鐘移冢平不可別識手攪地

不入日暮矣乃出城

晨起杜鳳入營告之宣帥啟玉啟玉遣一丁護視啟攢借劍上臺大雨貽同鳳及二蒼頭奔走雨中衣履浸淫登臺啟土瘞陟儼然徧覺無跡崩號搶地痛念先人盡忠先帝天地鬼神宜共呵護豈一坏之土不相保全又居官仁愛口碑在人諒無私仇戕及枯骨抑收豎牛羊或相踐毀則碎函餘燼百有一存何至渺絕遺蹤卽刎首臺端終恨百身莫贖矣旁皇下臺博詢居人咸知臺上乃府君遺骨時有土人攜香楮拜其下者當無誤攬以傷瘞臧特不知攜去何人耳貽來吉安林九開密書告貽曰章貢臺先公遺骨桂芳屢託人看視有傳云興國毛明卿曾受先公大恩移歸供養未知其實今明

處業錄

六 通國叢書

卿起義不知下落到彼若經移動則明卿啟歸信矣丁亥四月貽曾遣蒼頭韓福至興國嶺北道書記蕭良輔興國人也福至其家長輔告福曰虔中新破非兵丁無敢入城汝姑且歸良輔當移骸歸興國異日至此扶喪易矣今已三年豈良輔終踐其言耶若忠魂有靈不爲樵牧所毀幸爲義士所收則移葬先靈者非毛則蕭皆在興國興國方用兵明卿不可物色時嶺北守道移駐南安舊人無一在贛欲往南安則兩粵堅壁大兵俱集嶺上南安客舟斷絕陸行無符驗旅店莫留野宿又多虎狼此中人結隊始前乃復謀之鳳鳳復告宣帥給一符令蒼頭韓福往福猶未敢行虔院提塘官郭君見其躊躇問故以實告郭君虔人也素知先大夫深相歎息曰

汝無憂吾日夜擺撥塘兵傳飛報今以一人借汝行且令鋪兵傳送汝無憂矣劉旭章者與我厚爲作一書到彼托宿可也旭章名應陸太僕舊役昔爲門子今新參吏丁亥寒食旭章以杯酒奠章貢臺下舊人之好義者余作書謝之兼以相詢是夕郭君導福宿塘兵家先人忠義感人所在秉孫之好乃如此明日福行

貽至虔臺登太僕殉節地憑高悵蒼頭孫正乃自圍城亡歸指點當時戰守地歷歷復訪故老遺民緇流馬卒圍城梗概略具于斯

處業錄

七 通國叢書

太僕在湖西募兵有撫義二營六百人都司熊夢虬統之在興國募兵千人守備毛明卿統之夢虬曾以百人夜入吉安縛偽官遂恢復吉安吉安再陷夢虬已入粵東明卿亦起義兵于興國白羊嶼今尚未下丙戌六月間中行在敘圍城戰守功先大夫自太僕卿加三級又以皇子誕生京堂三品廕一字入監讀書內外各官俱給應得誥命太僕以兼方伯秩二品應封三代贛城周十五里貢水流自西北章水流自東南合流至城東北龜角尾直下萬安十八灘城方面長形似元武沙背插江若龜尾故名城東北角飛樓三層俯瞰龜角尾曰望江樓東行五十步爲章貢臺臺連城身地全起與雉堞平屋宇出城上佛閣三楹曰寶蓋樓中一楹乃太僕坐陣處也江水繞城臺畫東北江流直望儲潭兵之來路也城四面皆山大兵列

營四山上城中屋廬街一覽畢見

初守臺城外望見黃蓋矢石攻臺弗絕太僕令植二繖于陣

睨下令守者皆避離繖所大兵見之益聚攻鉛子如雨集都

二繖良久不動始知給也嗣後雖擁黃蓋攻臺轉稀

先太僕嘗登望江樓督戰城外鳴大礮擊樓中鉛子墜樓板

上巨如升屋穿一角而不傷

大兵渡水向城而礮者適下臺太僕立礮旁令蒼頭然火一

煩迸裂煙燄漲天震死臺下一人太僕及然火者皆無損

滇粵兵每出打仗南門謀者以紅布巾其首混入城一人者

出城守關者戲批之布墜地則聞然辨雜者也拷得數人皆

殺之

虞城

八

通國叢書

虞城水北流故無北門東三門曰湧金門建春門東門南二

門曰南門小南門西一門曰西門小南門不開止五門出入

楊公廷麟守南門郭公維經守東門知府守涌金門同知王

公明偈守建春門太僕守章貢臺姚公奇允守龜角尾二營

帥守小南門西門

大兵初至以馬兵屯天竺山斷南安路城中兵民力戰燒其

營乃不復屯此

大兵圍東西北三面數匝布帳窩棚繇亘數十里舟師屯七

里塔下南畫天竺山為南安水陸孔道不列營城中久守不

下恃南方為之餉道也

高進庫屯城北山上城中規見布帳牙旗舉礮直擊營中進

庫為徙帳轉遠

圍額十營凡十五萬高進庫係高燕故部兵最多次則柯營

相亞次則徐營白營湯營馮營白即白之裔諸軍多江右降

將旗下老營止萬人戰攻半載物故十六七老營止存二三

千

城破自小南門乃營帥所守或云營帥獻城為內應

破度先登者柯永盛兵也高營忌其首功縱火焚略殆盡柯

帥懸賞先登者銀十金酒一卮止十人應募至城下已四更

守陣者熟寐一人先登悄無覺者復下招十人同上週一官

巡城以為皆守陣者論其嚴守無怠即抽刀殺之十人放火

大呼守者夢中奔潰城遂陷

虞城

九

通國叢書

太僕盡節章貢臺同其難者楊公廷麟赴水死姚公奇允被

害于龜角尾城下王公明偈自盡所守地萬公元吉投東門

江中水師救之上南雄病卒郭公維經擁滇兵出東門走免

楊公廷麟骸副將徐日彩密收之姚公王公屍卒不獲

賴無薦紳止明經通判羅公衣紅袍全家赴水死羅公捐家

貲政府治為行宮迎隆武主闔陷不果大兵破城拆毀之今

知府尚不敢居此民閒名之曰皇城

章貢臺連府治臺上下屋俱毀惟存七姑廟一間神像亦毀

太僕自圍城後不居守北道公署行李書籍猶在署中蒼頭

更番直守城破大兵焚燬公署殆盡止存大門儀門署後小

亭曰紫芝亭雜植甘蔗紫葢亭前石砌小池深闊丈餘張卿

死池中此亭巋然孤立兵丁其而居之貽遠眺徘徊不敢進
問池中枯骨也

初十日韓福自南安歸得劉旭章書曰故主盡節章貢臺應
陸亦自臺跳下被虜營中金道主查取舊役于各營口始放
入城登臺見殉難地疊石成冢有彭觀墓標題因同李陞等
攜紙錢哭拜故主復遇楊大器于營中私計厝地近城恐兵
馬往來損動謀移出城藏于天竺山觀音庵空地上未果不
知移去何人何地也痛念先人盡忠所事碎骨捐糜碧血難
灰丹心不泯固當照耀今古飲泣鬼神不孝貽兄弟罔極徒
悲飯舍莫及切齒戴天何心食息人世乎此中官民將吏無
不歎息遺忠感恩惠澤而國禁未弛行途多梗因買香爲骨

忠節

通國

綴帛爲囊械之行笥招魂東返柳妻不具塗車闕如長叫拊
膺祇有吞聲飲泣耳

楊大器金陵人字德山昔從太僕于白下因攜之湖西嶺北
同患難險阻楊萬兩公以城守之勞署爲守備太僕殉難大
器被虜營中遇杜鳳林桂芳告以太僕殉節地遂收遺骸葬
之章貢臺大器屢謀負骨東歸不果居白家邨三耶廟下貽
上萬安經此艤舟訪之居人曰大器自戊子五月開攜家返
金陵矣貽自虔歸再至三耶廟詢其所往其鄰曰大器嚮居
邨中潛與山中人往來信豐諸公札授爲副將南昌兵起大
器攜年少數人仗矛東下見聲桓今不知其死生是數人者
亦無一人還

度還道螺川遇侵粵之兵至吉因託宿城北淨嚴庵中徑極
荒邃幽篁深草杳冥蔽天有元妙觀道士段文錦告貽曰先
公在湖西時大兵壓境士民望風納款先公知事不可爲命
取文山集一部讀之作盡命歌以自見將死難于吉揮吏椽
皆去衣紅袍坐堂上待之已而大兵不至乃往晤楊公廷麟
楊公曰事向可爲毋徒死遂有濟師度中之行此開士民乃
先迎大兵入城矣廬陵諸生胡蓬嶼曾持此歌示文錦惜文
錦不能憶也今胡生已死于兵矣文錦字白先

忠節

通國

有袁州老人易有志曾任前朝典史謁余庵中曰尊先公任
湖西不數月卽遭變革吾儕不能終受德然沐浴餘波者蓋
自守豫章時久被之矣貽叩其詳易曰萍鄉人張廷機者某
至戚也爲糧道吏豐城高安兩縣相接壤二邑士紳條議減
遞餉勒石永不加徵已而豐城派餉浮于高安豐城鄉大夫
楊惟相許之直指以爲糧道吏胥得高安厚賄免加派而獨
派于豐城直指以入告方候勘而楊公以工部主事入都連
疏劾指廷機等奉行撫按究擬解部撫按難之行臬司臬
司轉行南昌府先公守南昌遂抗言曰是將起江右大獄也
夫錢穀規則加減酌之本縣詳允出自上臺小吏署案贖職
會計而已今楊公露章以數吏胥瀆宸聽至奉天威逮繫北
上苟遂坐數胥是小吏身家性命不足惜自上臺司下及府
縣將坐蒙蔽溺職之罪邇後擊登聞訐官吏短長者無已時
也是宜詳豁奏聞報部免解撫按心慰其言而上憚嚴旨內

忌楊公不敢有所左右先公卒力持之不上飛占二臣薦經
置酒相講解公揚上兩臺又書通在郡知交言于邵楊公滿
坐瑞案去是獄乃得解廷機既出獄設先公生位朝夕頂祝
之乙酉先公至湖西偶願問諸吏曰昔曹有萍鄉人否乎一
吏曰某是也先公曰若知萍鄉有張廷機其人乎曩坐豐城
高安派餉至奉部違非我在豫章力持之廷機覆家殺身矣
今其人尚存乎吏叩頭曰是某兄也廷機朝夕頂祝豫章使
君不意遇公也後廷機市虎皮數物來謁笑慰而卻之廷機
弟名廷樞今俱死于兵恐此事無知者故詳告之

杜鳳一名秉烈吉安人以舍人給事湖西道收葬太僕遺骨
鳳實冒險首事焉初滇粵兵獲勝于眞君山斬其帥高友諒

卷四

三

通國叢書

賊眾三千人橫屍滿野鳳買薪聚而焚之數千餘軀揮掩之
又于山洞中得一人敗兵也餓三日矣哀而縱之給衣食令
遠去友諒暴屍眞君廟側是逃兵者識之鳳以棺殮藏廟中
此言安冉陷友諒從子高進軍督其兵被吉安訪知之尋鳳
給以五十金令重脩眞君廟諸營兵頃刻助工數百金而是
被縱歸者亦厚以金帛酬之有廬陵丞死難無人收殮鳳感
其骨山中歲餘其子至攜喪以去鳳亦今之任使高義者流
也太僕殉節虔人無一人敢問者鳳以湖西舊恩卒能觸險
收拯屢足多矣同貽上下虔州備極勞苦歸款貽于家飲食
備具貽有所酬不受也曰願得數言爲重因賦湖西義士行

一篇

虔臺節

卷四

三

通國叢書

湖西紀事虔臺節略各一卷彭孫貽昇仁撰昇仁海鹽人爲
明太常諡節愍公觀民長子明貢生與羨門少宰並有才名
因節愍殉難虔臺杜門奉母終身不出平生耿介自守孝行
聞於時鄉人私謚孝介先生節愍官湖西兵備大兵圍贛州
困守孤城絕無援應析骸易子百折不回城陷殉難大節凜
然昇仁伏處鄉閭仰天泣血迺詢脫歸之小奚先還之幕客
備錄二載行間盡瘁戮力隨筆詮次爲湖西紀事一卷後閱
五年昇仁自往尋覓骸骨躬詣太常盡節處高臺猶在慟哭
招魂手跡煙飛故居灰燼訪舊時之部曲求未死之遺民其
其口陳又爲虔臺節略一卷後二十餘年有萬安義士曾堯
和負遺骸來海上時人莫不重之留數月而去昇仁贈以詩

湖西紀事虔臺節略跋

古

適周並書

云金風淨掃草堂塵絮酒重來感故人帳下義兒星散盡天
涯歸旆雪中新精靈驚見如生而涕淚空霑未死身拜起相
看轉嗚咽鷓鴣嘯煞贛江春墓田禾黍枕南臯流水依然鎖
舊塚杜宇歸心江月小楊花故國海天高寒瓊自冷亡臣燼
戰血猶纏殉主刀欲訪西昌諸義士魚梁城下滿蓬蒿兩書
自來無有刻木此本爲拜經樓舊藏梓人叢書俾孝介遺著
於茗齋詩餘之外又傳二種亦一快也歲在旃蒙單闕吳興
張鈞衡跋

永麻實錄

卷二十

卷二十

後學吳讓之
書首

同治四年湘鄉曾
氏棊于金陵節署

永麻實錄校勘記

十三卷第三號十二行饋勞下闕二十三字然無能飽也
率掠公安松滋澧州安鄉民以食民皆怨苦之
十八卷第四號九行願與下闕二十二字先生同死城中
式相起執其手曰吾固死此正待君爾乃

能飽也

衡陽王夫之誤

大行皇帝紀

大行皇帝諱由根神宗顯皇帝孫也考端皇帝諱常瀛神

宗第八子封桂王繼嫡妃王氏無出貴人馬氏生二子長

桂恭王次上以天啟三年癸亥歲十月十九日生上于燕

邸天啟七年秋端皇帝出封于衡州端皇帝垂顧豐背日

角修耳貌似神宗性敦厚慈易為諸王最崇禎開朝廷崇

禮親藩諸王多憑依侵有司煩苦士民獨桂邸以安靖間

編修馬世奇中書舍人張同敞先後奉勅戒諭諸王俱以

永曆實錄卷一

一

王賢報命崇禎六年詔遣編修閔仲儼卅立桂恭王為安

仁王上為永明王崇禎十年臨藍搖賊郭子奴劉新宇等

反犯衡州端皇帝發藏金饋饗請調度粵兵城守明年討

平之崇禎十三年奏請修衡州城優詔許之崇禎十四年

上納王妃王氏崇禎十六年張獻忠掠寇湖南八月長沙

陷分巡上湖南道叅議金九陞託齋賀表去衡州驚潰端

皇帝率桂恭王及止出奔僅達永州南之石期市賊追至

巡道中軍王上庸率死士截擊端皇帝乃得舍舟逸去上

庸力盡戰死上遂與端皇帝相失端皇帝攜桂恭王走全

州得達廣西應奉內豎陳進忠奉上走道州陷賊中不得

去為偽吏所得將送賊所有吳繼嗣者故為巡簡陷賊中

偽授永州經歷力調護上誦給偽大吏得稍緩已而獻忠

渡江走荊州偽吏無從致送遂免于難繼嗣迎居己署中

益虔護侍每日初出夫婦皆拜謁奉膳酌如臣禮十二月

征蠻將軍楊國威帥師復永州遂迎上入粵達端皇帝所

遂從居梧州宏光元年端皇帝薨厝梓宮于梧州南岸桂

恭王承國事思文皇帝立于福州以桂邸為神宗正允次

宜承統有疑慮心下優詔結萬元吉何騰蛟丁魁楚不次

皆遷九卿賜便宜蟒玉魁楚遂迎桂恭王及上居肇慶用

杜推戴已而靖江庶人反思文皇帝益疑密詔丁魁楚相

永曆實錄卷一

二

動靜處分未幾桂恭王暴薨上以簡靜為魁楚信重得無

恙隆武二年八月丁酉思文皇帝遇害于順昌全閩陷總

制兩廣兵部尚書丁魁楚巡撫廣西僉都御史瞿式耜議

戴上監國大學士呂大器兵部尚書李永茂皆至肇慶與

定策祭政唐紹堯副使林佳鼎御史王化澄率府州縣吏

民迎上千寓邸釋衰服治府署為行宮行監國事

十月丙戌上即位千肇慶詔請天下獎勵文武兵民同仇

恢復改明年為永曆元年 遙尊隆武皇帝為思文皇帝

順昌之訃未審或曰潛遜故也 追尊考桂端王為端皇

帝兄安仁王為桂恭王 上嫡母桂王妃王氏為慈聖皇

太后生母馬氏為慈 簡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進呂大器
為中極殿大學士擢丁魁楚李永茂瞿式耜皆為大學士
大器永茂入閣直機 務魁楚總理戎政式耜以吏部左侍
郎掌部事 命司禮太監王坤管文書房事 是月兵
破贛州總督兵部尚書萬元吉監軍試中書舍人袁從謬
通判唐□□死之 十一月蘇觀生何吾騶顧元鏡以嗣
唐王聿錫叛稱尊號于廣州改元紹武大學士陳子壯拜
表請討之 命兵科給事中彭耀諭唐王聿錫蘇觀生不
奉詔耀不屈死之 以唐紹堯為戶部左侍郎王化澄為
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兩廣 呂大器稱病棄官

永麻實錄卷一

三

歸蜀 以林佳鼎為兵部左侍郎周光夏為都御史 兵
部左侍郎林佳鼎帥師東討蘇觀生戰于三水敗績佳鼎
及水帥游擊將軍管燦死之 內批擢王化澄為兵部尚
書 十二月以中允方以智編修劉湘客充經筵講官已
而不行大學士李永茂請終制去 命大學士瞿式耜入
閣典機務 □李成棟破廣州殺唐王聿錫及蘇觀生周
王益王皆遇害何吾騶顧元鏡降 上避敵幸梧州瞿式
耜諫不聽丁魁楚走岑溪
永麻元年正月癸卯朔上至梧州遂自府江幸桂林 李
成棟攻擊慶梧州皆破之巡撫僉都御史曹慳降 南雄

韶州高州雷州廉州皆陷 二月上至桂林 進何騰蛟
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督師如故徧封楚粵黔蜀諸將
為侯伯 勅召詹事文安之王錫裘為大學士周堪庶為
戶部尚書郭都賢李陳玉皆兵部侍郎皆未赴已而堪庶
降于□進瞿式耜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給事丁時
魁奏論新政當親行陣慎賞攬威福上嘉納之 督戶
部侍郎嚴起恆為本部尚書 □孔有德攻湘陰王進才
王允成之兵潰何騰蛟走衡州遂陷長沙副總兵滿大壯
死之 大學士陳子壯帥義兵復沿海州縣進攻廣州為
李成棟所敗子壯死之 三月丁魁楚敗死于大藤峽李

永麻實錄卷一

四

成棟陷平樂 上幸全州命大學士瞿式耜兼兵部尚書
留守廣西□兵攻桂林瞿式耜帥總兵官焦璉攻卻之
進堵院錫章曠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制督師如故 劉
承函以兵入扈遂逐王坤 勅召給事中金堡 四月上
祀南郊 封劉承函為安國公馬吉翔為文安伯郭承吳
泰和伯嚴雲從清江伯詔杖給事中萬六吉御史毛壽登
吳德操已而釋之 封戚畹王國璽為武靖侯馬九爵宛
平伯王維恭長洲伯 □兵破衡州殺黃朝宣臨武知縣
李興璋死之 五月上幸武岡 以傅作霖為兵部左侍
郎掌部事 召川湖雲貴總督李若星為吏部尚書若星

稱病去 張獻忠遣孫可望攻貴州總督楊鼎和棄城走
可望攻陷貴陽已而棄貴去攻犯雲南 李成棟攻桂林
瞿式耜帥焦璉擊卻之遂復平樂 左春坊張家玉舉義
兵于東莞不勝死之 六月以吳炳為大學士入閣典機
務 □兵破嘗德堵允錫走永定衛 晉瞿式耜太子太
師臨桂伯辭不受 七月刑部侍郎楊喬然解部務請勅
入川貴督師劉承允逐之也 以嚴起恆為大學士召詣
武岡不赴 何騰蛟入見劉承允謀殺之總兵趙印選劫
騰蛟去復出督師 劉承允捶嗣通山王蘊鈺于宮門以
密報敵警故也 八月瞿式耜奏迎駕居桂林承允怒不

永麻實錄卷一

五

果行 督師大學士章曠卒于東安 □孔有德攻武岡
陳友龍迎戰于石羊渡劉承允降上出奔靖州武岡陷吏
部侍郎侯倬時兵部侍郎傅作霖死之吳炳降 上自靖
州歷苗峒出柳州 九月□兵陷黎平守將蕭曠死之
進封馬吉翔為文安侯掌錦衣衛管文書房勅旨 □兵
破沅州巡撫僉都御史傅上瑞岳陽伯王允成降 十月
分巡左江道龍文明土司覃鳴珂作亂上次象州瞿式耜
拜表迎駕 以王化澄為東閣大學士 十一月上幸桂
州 瞿式耜嚴起恆入直 十二月勅何騰蛟督師出楚騰
州 永忠盧鼎趙印選胡一青守全州 是歲雲南土

司沙定洲反攻雲南府黔國公沐天波棄城走騰越巡撫
都御史吳文瀛降于定洲

永歷二年正月上在桂林 二月孔有德攻全州郝永忠

潰走大掠桂林上奔柳州遂入南甯 封陳邦傳為慶國

公 金聲桓王得仁舉江西反正前大學士姜曰廣承制

封聲桓豫國公得仁建武侯 三月孔有德兵犯桂林瞿

式耜何騰蛟帥師迎戰敗之迨至大榕江 四月皇長子

生 瞿式耜奏進八箴上嘉納之 五月何騰蛟復全州

堵允錫帥馬進忠之兵復嘗德 六月李成棟舉廣東

反正封成棟惠國公佟養甲漢城侯授袁彭年左都御史

永麻實錄卷一

六

曹煜兵部侍郎耿獻忠工部尚書何吾騶李覺斯顧元

鏡毛毓祥皆以原官起用 江西生員雷德復奉姜曰廣

表奏報金聲桓王得仁反正至進曰廣太子太師武英殿

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督師賜便左行事以吳宗周為僉

都御史巡撫江西仍聲桓得仁承制封如故王天雷劉一

鵬蓋遇時封拜有差授德復給事中 □金固山來攻營

德馬進忠迎戰于麻河大破之殲其軍 七月以朱天麟

為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 瞿式耜表請上幸桂林接應

江楚雲貴不聽 以晏清為吏部尚書 金聲桓王得仁

討 □高進庫于嶺州不下 □談秦帥久固山之兵攻江

西破九江聲桓得仁歸南昌 八月李成棟遣杜永和迎駕 何騰蛟復東安 曹志建復道州 陳友龍以黎靖

反正遂復武岡資慶 左春坊劉季鏞舉義兵于永甯復茶陵鄱縣安仁耆耄 曹志建復郴州 九月上發南甯

幸肇慶勅陳邦傅居守廣西邦傅自稱世守巡按御史吳德操劾之 上至肇慶拜李成棟征 大將軍勅築壇授

鉞成棟辭不受 封李元 充為南陽伯提督禁旅馬吉翔提督戎政司禮太監龐天壽提督勇衛 十月 兵破饒

州遂聞南昌姜曰廣馳奏請援 何騰蛟圍永州 以黃奇遇為詹事禮部左侍郎充經筵官蔡之俊陳世傑為左

永曆實錄卷一

七

右春坊直日講上日御行宮文華殿聽講 遣使航海諭

魯王 十一月四川總兵王祥收復川南遣使奏聞封祥

忠國公命都御史范鏞朱容藩聯絡策應 修養甲謀 伏誅 何騰蛟使郝永忠攻陳友龍友龍失利走柳州永

忠大掠武靖 兵救永州胡一青迎戰于文明鋪大敗

之騰蛟復永州 十二月何騰蛟復衡州 吏部侍郎吳

貞毓誅李成棟迎駕往廣州上遣刑部侍郎劉遠生諭之

成棟惶懼奉詔 給事中金堡陸見奏劾郝永忠擅殺馬

吉翔擅權陳邦傅無功僭秩上切責堡 堵允錫以高必

正李赤心十三營之兵自巫山來趨營德馬進忠驚潰遂

焚營德走湖南掠湘鄉衡陽次于湘鄉 鄭鴻達朱成功復福建沿海州縣奉表報聞 堵允錫以高必正十三營

自置鄉攻長沙不克退屯湘潭營德復陷 是歲 兵攻破成都張獻忠殪孫可望自東川攻雲南沙定洲潰走可

望誘沐天波及副使楊畏知至脅降之詹事雷躍龍春坊閔仲儼行人龔彝皆降于可望可望遂據雲南四出攻下

府州土司 永曆三年正月上在肇慶 西洋人瞿紗微進新麻詔頒

行之 詔所在督撫勦鎮將吏勿得縱兵掠殺焚毀淫虐有故犯者督撫勦鎮削奪偏裨以下按軍法不貸 以劉

永曆實錄卷一

八

湘客為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朱天麟罷 進方以智為

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召入直稱疾不赴 遣僉都御史

張充美齎密詔金章諭吳三桂 鄭鴻達復泉州入奏優

詔獎勵之 二月何騰蛟進次湘潭堵允錫帥高必正十

三營救江西至攸縣醴陵不進 進封馬進忠鄂國公曹

志建永國公 兵大舉攻湖南陷湘潭副總兵楊進喜

力戰死之馬進忠走寶慶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 譏

泰攻陷南昌大學士姜曰廣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侯王得

仁皆死之江西盡陷蓋遇時走湖廣劉一鵬走撫州山中

何吾騶黃士俊入見各以大學士兼宮保尚書入直

三月□兵陷衡州胡一青退屯東安堵允錫以高必正十

二營走郴州 □兵陷寶慶馬進忠王進才退屯武岡

李成棟攻贛州至信豐與□兵遇大戰不勝死之杜永和

退守梅嶺 曹志建攻堵允錫于郴州坑其兵三千人羈

允錫于桃川所允錫開道奔富川 勅瞿式耜兼督楚師

式耜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嵩監胡一青趙印選楊國棟

諸軍出楚次于全州 四月孫可望自稱平東王遣前副

使楊畏知奉書貢金馬邀封王號會師□詔封可望景

國公李定國以下封拜有差 □兵陷永州及沅州靖州

王化澄病免 高必正入梧州詔大學士嚴起恆副都

永麻實錄卷一

九

御史劉湘客諭之必正遂入潯州劉希堯劉芳亮叛走郴

桂降于□ 五月遣兵科給事中趙昱司禮太監楊起春

齋詔諭孫可望 楊大甫據梧州叛 堵允錫入見詔入

直辭請復出督楚師從之 召楊大甫至行在上御殿詰

責大甫伏誅餘兵亂詔李元允招撫之皆降 以少詹事

張同敞兼兵部侍郎督兵出湖南 六月命堵允錫督楚

師賜龍旗十二調用天下兵馬允錫人潯州調高必正十

三營遂次于潯州 □兵攻陷福建沿海州縣遂陷潮州

殺總兵曾慶巡撫都御史劉中藻守福甯州城陷死之

以揭重熙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督撫建義軍及劉一

鵬之兵 何吾驕有罪免 袁彭年請假治慈母喪去詔

許之 封杜永和南雄伯羅成耀寶豐伯分守梅關 七

月□兵攻曹志建丁永明志建帥兵迎戰□兵卻走副總

兵惠延年死之 李赤心死于南甯 八月趙昱揚起春

至雲南孫可望不奉詔昇起春遁還 九月遣司禮太監

李國輔齋香帛密赴南京謁孝陵 十月下詔親征大學

士嚴起恆請開御營庫節用措餉收募親軍以劉遠生為

兵部尚書總理戎政兵科給事中金堡監御營軍從之

十一月以吳貞毓為戶部尚書郭之奇為禮部侍郎 督

師大學士堵允錫卒于潯州 高必正入南甯 追贈何

永麻實錄卷一

十

騰蛟為中湘王諡文忠金聲桓為榆林王諡忠毅李成棟

為甯夏王諡忠烈王得仁為建國公諡忠壯立壇致祭上

親臨奠舉哀百官皆大慟 追贈大學士姜曰廣為進賢

伯諡文愍 杜永和入見遂命提督嶺上諸軍恢復南甯

切責郭之奇萬翱怙黨行私 朱天麟陳邦傳遣胡執

恭以偽冊寶封孫可望為秦王李定國安西王劉文秀撫

南王艾雲枝定北王偽勅可望總理天下兵馬錢糧文武

將吏便宜誅賞勿待詔旨可望遂自稱秦王引兵出貴州

十二月考選朱士鯤吳道昌等為科道官錢秉鐙等為

庶吉士 郝永忠誘遠安伯陳友龍殺之 給事中尹三

聘奏翟紗微擅用夷 函燭亂祖憲乞仍用大統舊 函從之
永嗣四年正月上在肇慶 兵大舉 梅關羅成耀乘

南雄走 上棄肇慶登舟將西奔大學士瞿式耜馳奏請
上固守肇慶集援兵禦寇嚴起恆金堡交諫留駕皆不聽

戎政尙書劉遠生 合事中金堡奉勅往廣州諭杜永和
固守待援永和集 以守 兵陷南雄韶州 上奔梧

州黃士俊陳世傑等皆逃去勅袁彭年曹燧李元允守肇
慶 命大學士嚴起恆兼理兵部事 馬吉翔自請援廣

東次于肇慶 二月 兵圍廣州 吳貞毓萬翔程源張
孝起等疏攻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蒙正發袁彭年詔貸置

彭年勿問逮堡等下 錦衣衛獄拷之 以程源爲兵部尙
書督師黔蜀不行 楊展奏孫可望稱冊封秦王專制天

下脅展納貴州土解 兵付可望詔諭展可望王封專制非
奉冊勅命展固守貴州勿受賊誘 三月王化澄自稱疾

愈入謁太監夏國祥齋勅趨化澄入直 召朱天麟 張
同敞帥師復東安遂圍永州不克退屯全州 分命于元

煜吳李芳鄭古愛朱嗣敏皆兼僉都御史督諸勦鎮兵出
楚俱次于廣西張同敞請解任付元煜等不報 瞿式耜

奏下言官于詔獄拷掠追贓戕僅存之元氣宜速宥出不
報 張同敞奏諫詔獄詔切責之 四月以魯可溟爲南

京兵部尙書郭之奇爲禮部尙書 雷德復奏許大學士
嚴起恆起恆稱疾乞骸骨行人董雲璽王夫之疏諫不聽

勅趨朱天麟入直 焦璉馬寶入見請釋金堡等于獄
袁彭年赴行在請同金堡等詣獄嚴罪詔諭歸肇慶協

守 五月 兵陷武岡靖州馬進忠退屯西延峒 兵
永明曹志建大敗遂陷鎮峽關志建走賀縣 陳邦傳

爲高必正所逼帥兵千餘人稱言援東次于肇慶 馬進
忠胡一青楊國棟曹志建奏請釋金堡等于獄 戍金堡

丁時魁 萬翔爲兵部尙書 高必正党守素入見請趨
嚴起恆入直從之起恆拜表去勅追還趨陸見起恆稱疾

益亟不允 諭高必正党守素援廣東必正請括兵馬歸
兵部錢糧歸戶部銓選歸吏部進止一聽朝廷諸帥不得

以便宜專行奉上親征廷議不能從必正守素歸南 圍
朱天麟遣胡執恭之子欽華赴行在求封孫可望秦王專

制天下兵部尙書萬翔奏請從之大學士嚴起恆執奏勿
許乃封可望荆郡王天麟及吳貞毓程源等密啟稱臣于

可望請殺嚴起恆金堡可望不受詔稱秦王如故怒殺胡
執恭 六月李元允馬吉翔帥兵東援敗于三水廣州圍

益急 給事中李用楫使總兵李明忠殺吏部侍郎洪天
擢于高州 七月大學士文安之入見勅入關典機務安

永麻實錄卷一

十一

永麻實錄卷一

十一

之力辭請勅往荆夔號召王光興劉體圖等詔從之 朱

天麟復入閣辦事 八月颶風大作廣州水師皆覆陷

十月□兵破全州胡一青退屯大榕江楊國棟馬養麟守

海陽山馬進忠敗于西延走貴州 焦璉救曹志建于賀

縣 十一月□兵攻大榕江胡一青迎戰失利趙印選棄

城走桂林潰遂陷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總督侍郎張同儼

死之布政使關捷先監軍御史吳德操降 □兵陷平樂

總兵官都督同知朱昱如死之 上奔潯州總兵周金湯

縱兵大掠百官潰散 □兵陷梧州執王化澄殺之 □

兵陷廣州杜永和走入海 十二月□兵陷肇慶南陽侯

李元死之陳邦傳降 上奔南甯高必正走貴州

永歷五年正月上在南甯 高必正為孫可望所劫兵大

潰必正死李來亨收餘眾走施州衛遂入巫山 二月陳

邦傳以□兵攻宣國公焦璉璉與戰敗死之 □兵圍藍

山伯馬養麟于永甯州城陷養麟死之 三月孫可望使

其偽將吳都督至南甯劫上求冊寶專制大學士嚴起恆

死之並殺給事中吳霖等十餘人上出御衣葬起恆親臨

哭之 六月□兵攻南甯上奔太平 七月慈聖太后崩

冬孫可望遣兵脅上居興隆百官扈衛死亡潰散從上

者百餘人 是歲孫可望出貴州馬進忠王進才張先壁

皆附可望宣平侯楊展不屈戰敗遇害可望遂攻王祥于

遵義殺祥併其眾匡國公皮熊奔水西

永歷六年在興隆 曹志建屯賀縣結砦固守未幾卒

馬寶屯陽山 胡一青屯思明 四月孫可望遣李定

國出湖廣劉文秀出四川 五月李定國大破□兵于靖

州遂復靖州武岡 李定國復寶慶遂南攻桂林 劉文

秀復成都遂圍保寧 六月李定國大破□兵于嚴關遂

復桂林孔有德自焚死陳邦傳伏誅 八月李定國復平

樂梧州柳州遂下永州復衡州 九月劉文秀敗于保甯

退兵川南殺張先壁 李定國遣馬進忠馮雙鯉復長沙

略地岳州 十月李定國遣兵略地江西復吉安 十一

月李定國遣使奉表詣興隆奏捷候問萬安 □兵大舉

攻李定國于衡州大戰于黃沙灣□兵敗殺□敬謹王馮

雙鯉退走寶慶定國之師遂潰退屯寶慶

永歷七年在興隆 孫可望召李定國將殺之不克定

國奔永州遂自平樂破梧州攻肇慶 四月孫可望與□

兵戰于東安岔路口大敗走歸貴州 七月李定國圍肇

慶不克遂自平樂退屯南甯

永歷八年在興隆 遣兵部侍郎蕭尹齋血詔命李定

永歷實錄卷一

三

永歷實錄卷一

四

定國請詔繇海道諭鄒鴻達開道諭王光興劉體潛等會師聯絡共圖興復 李定國自泗城州開道入雲南

永曆九年正月上在興隆 孫可望取給事中雷德復等十七人殺之于貴州 李定國密迎上入雲南即孫可望所營宮殿為行宮奉上居之 詔賜李定國上殿行親王禮征討付定國餘以勅旨行事 劉文秀奉詔招孫可望

釋怨會師共獎王室可望不聽文秀飲斃死 孫可望舉兵犯順攻雲南次高沙寺李定國帥師禦之

永曆十年上在雲南 孫可望遣其將張勝開道襲雲南府將謀不軌李定國與戰于城下勝大敗被擒伏誅 李

永曆實錄卷一

五

定國奉詔招白文選馬維興皆降之可望眾大潰走歸貴州

永曆十一年上在雲南 詔討孫可望 十一月李定國兵至貴州大敗孫可望之兵可望棄貴州走武岡州降于

李定國遣兵守武岡

永曆十二年上在雲南 封白文選馬維興皆為郡王 密詔封鄒鴻達為真定王進王光興李來亨劉體潛郝永忠皆上公勅會師興復

永曆十三年上在雲南 孫可望洪承疇請兵大舉攻雲貴 鄭鴻逵朱成功劉孔昭繇海道攻鎮江破之遂圍

應天已而敗退入海 兵陷貴州 李來亨劉體潛郝永忠自竹山出攻襄陽入其城已而退去遂屯巫山巴東之西山

永曆十四年上在雲南 李定國帥師禦兵于畢節 兵自平越入曲靖州南入騰越李定國之師潰奉上居永

昌 永曆十五年 兵逼永昌李定國奉上奔緬甸 八月戊戌有大星起天中迸裂如雷小星百餘從之隕于西南白光燭天良久乃沒

永曆十六年上在緬甸李定國收兵安南緬甸人叛劫駕

入雲南前平西伯晉封薊國公吳三桂弑上于雲南及皇后王氏世守雲南黔國公沐天波死之

永曆實錄卷一

六

永曆實錄卷一終

衡陽王夫之譏

崔巖列傳

崔式相字在田別號稼軒直隸嘗熟人祖景清嘉靖甲辰
 會試第一官終禮部左侍郎謚文懿以理學文章名嘉隆
 閒父汝說官湖廣提學副使式相恂恂不勝衣泊然恬雅
 臨觴遣詠不與世事相卽而風采駿發每嬰危難神志益
 厲未嘗有疑揣之色中萬曆丙辰進士應官吏科給事中
 崇禎中初詔會推閣員禮部尚書溫體仁資序最深顧與
 沈一貫同鄉里爲一貫死黨主張時局式相建議斥不與

承歷實錄卷一

承歷實錄卷二

二

會推列體仁結周延儒通宮禁既得要領上疏自訟因訐
 禮部侍郎錢謙益浙閩曖昧事爲不當與枚卜而部科黨
 之上召赴平臺面詰式相抗言浙閩舉錢千秋卷弊獄已
 久定事坐分考顯與謙益無涉體仁愠不得與枚卜羅織
 自薦猶而無恥古今無與爲比卽甚亂國未有以爭而得
 相者況陛下勵精之始政乎上不憚然未有以折也會戶
 科給事中郝士膏大聲疾言失奏對體上遂震怒械式相
 士膏及都給事中章允儒下法司皆削職體仁遂入閣式
 相旣罷歸里築室虞山下曰東阜蒔花藥讀書其中體仁
 怒不解陰遣人至蘇募無賴子張從儒誣式相與謙益結

爲死友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擊登聞鼓疏達上下所司
 按問江南巡撫張國維檄蘇松鎮三府會訊鎮江知府印
 司奇力持誣狀國維以上問體仁因欲重陷式相死調嚴
 旨切責司奇坐鑄級從儒得志驕橫造欵曹和溫之說扇
 惑徒黨曹者權閩曹化溫者體仁也語騰輦下化溫怒
 體仁亦沮喪刑部尚書鄭三俊奏雪之從儒伏辜死事旣
 解而溫周相繼秉權式相卒閒住匿光初稍起應天府丞
 已擢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時楚寇初退粵土稍安式相綏
 撫有方人士避亂者依爲樂土已而南都陷思文帝立
 于閩靖江庶人者素狂悖喜亂使其私人孫金鼎蠱平蠻
 將軍楊國威爭立遣金鼎說式相推戴式相怒折之庶人
 乃械式相坐蠶下欲加害式相神色閒定言論莊簡稱大
 義諷令解兵賊眾沮畏猶繫著小舟中下府江式相密諭
 國威中軍官焦璉與兩廣總制丁魁楚陰相結約將抵肇
 慶璉從中發擊殺國威式相旣免遂與魁楚會擒庶人斬
 之粵乃定事聞加兵部侍郎已而思文皇帝陷于順昌蘇
 觀生挾唐王聿錫入廣州稱尊號式相飛舸下肇慶謂魁
 楚言永明王神宗皇帝孫宜立久矣向者鄭鴻逵擁立非
 次下橋上疑致布高爵重權卽督撫鎮將威令不行天下
 坐潰今僅南方一隅地猶使非分者因仍覆軌恢復不待